



魔法禁书目录 17

鎌池和马

简介  
=====  
魔法禁书目录 第十七卷 自翻  
=====  
作者：鎌池和马  
插画：灰村清孝  
译者：faxiajin  
EPUB制作：祈者之路  
  
转载时，请注明以上信息，尊重翻译者的辛勤劳动  
轻之国度：http://www.lightnovel.cn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轻之国度不负担任何责任  
本文特别严禁转载至SF轻小说频道  
=====

内容简介

英国清教「必要之恶教会」的最高主教萝拉·史都特发出了「禁书目录召集令」。下达了与英国王室一起调查连结英法的欧陆隧道的爆炸事件的命令。  
接受命令的茵蒂克丝与她的保护人——上条当麻，搭上了前往英国的飞机。两人原打算享受和乐融融的空中之旅，谁知机内竟有神秘人物打算劫机……！一条一面拼命安抚肚饿的修女，一面打算解决事件，他的命运究竟会如何呢！？这次的「不幸」，在英国开幕了！

【卡提那二世】

由英国王室代代相传，在戴冠式上使用的仪式剑。持有此剑的人，可以拟似地拥有与「如神者」同质的力量。不过英国女王艾莉莎德所持有的是第二把。「卡提那二世」作为是「一世」的替代品，经王室之手制作的。在历史上最初登场的「卡提那一世」，现在正下落不明。

=====  
魔法禁书目录 第十七卷 自翻  
=====  
作者：鎌池和马  
插画：灰村清孝  
译者：faxiajin  
EPUB制作：祈者之路  
  
转载时，请注明以上信息，尊重翻译者的辛勤劳动  
轻之国度：http://www.lightnovel.cn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轻之国度不负担任何责任  
本文特别严禁转载至SF轻小说频道  
=====

序 章

很久以前，某个地方有座城市。  
城市四面围着城墙，  
在那之中似乎王与人民一起生活着。  
有一次，城的附近来了头恶龙。  
王与人民协力想要把恶龙打倒，  
却失败了。  
据说暴怒的恶龙放出了强力的诅咒，  
折磨着这座城市。  
王与人民为了息除恶龙的怒气，  
每天向它供奉上两头羊。  
但是羊的数量有限。  
当羊不够了的时候、  
据说就每天供奉一头羊加上一个孩童。  
孩童从城中消失了。  
终于王的女儿——  
公主得与羊一起被供奉上了。  
王只是恳求公主能够原谅自己，  
但人民似乎无法原谅。  
因为他们自己的孩子，  
已经被供奉给龙了。  
然后，公主与羊一起  
被带到了恶龙的居所。  
公主对自己的命运已不抱希望。  
这时，一个骑着马的流浪骑士来到了公主身边。  
携带着一支枪与圣剑的  
骑士中的骑士。  
据说他的名字，叫做圣乔治。

十月十七日的早上，原本这段时间，因为厄尔尼诺现象使得酷暑长驻不退，但在伦敦的日本人街，却被萦绕脚边的冷气包围着。现在正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期，四面望去人山人海。不知为何，人群中看不到一个观光客的身影，不过也没有为此议论或感到疑惑的人，人们都知道原因。

天草式十字凄教的少女五和也身处在这观光客消失了的日本人街上。和中华街，印度街一样，构成日本人街的一大支柱是[食]。为了在外国也能吃到熟悉的味道，文字相通，言语相同的人们便自然而然地聚集到一起，制作出各种料理。

事实上，日本人街的大街上，就鳞次栉比的排列着寿司店，定食店，各种火锅店等等店铺。五和住的公寓一楼的一部分，也是一间便当店。住在伦敦的日本人不用说，因为[购买方便，口味地道]而在上班途中顺路来惠顾的喜欢和风的英国上班族也颇不少。再加上日本人的优点[守时]，可以媲美F1赛车比赛时中途加油的购买速度。在繁忙的社会人士中很受好评。

五和也偶尔去便当店帮忙，不过现在没有在工作中。服装上也换上了和工作时不同的私服。五和在伦敦的着装更雅致成熟一些。米色的运动衫外套着夹克式的短外套，加上浅茶色的细身裤子。再在衣着上打扮一下，未成年的五和就算是为了「必要之恶教会」的工作潜入夜店，也不会受到警官的盘问吧。

她现在正在店铺内部的店员用休息室中，战战兢兢地看着笔记本电脑上显示着的日语网页。

「近距离恋爱的关键在于是否留在他/她的记忆里！印象淡薄的家伙将红线断绝！？成功与失败者的分歧点就在这里！！」

画面随着发抖的手指的操作向下滚动，下面写着「成功案例一，掠夺特别篇！？用更强烈的女人味让他印象深刻！！」之类的内容。

瞬间五和的脑海里浮现出几天前的事。

为了护卫被后方的AQUA盯上的上条当麻，五和可以说是贴在他身边，总算是努力缩短了那么一点英国与日本之间那横跨了半个地球的距离……没想到新生天草式十字凄教的女教皇神裂火织突然出现，好像掀起通货膨胀风暴一般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不说，最后的最后还使出了一击必杀的秘奥义。

（堕，堕天使工口女仆……！没想到居然准备了这样的杀手锏，不愧是女教皇！这样一来，对AQUA一战的回忆不就被集中到那一点上了吗……！？）

五和将目光投向身上雅致而成熟……换言之「没有个性的服装」上，深深叹了口气。

这就是凡人和天才的差距吗。魔法师终究是没法追得上圣人啊。

虽然被同属天草式的建宫戏称为「隐藏巨乳」，也敌不过「普通巨乳」的神裂啊。一想到深深烙印在脑海里那个鲜明的巨乳露大腿的性感马尾女仆形象。五和一瞬间几乎要晕过去了。根本没有胜算嘛。

……姑且在这里说明一下，其实上条和五和之间并没有建立什么特别的关系，不过这都无所谓了的样子。恋爱中的少女在各方面都是盲目的。

（普，普通的巨乳，再以堕天使工口女仆来加以强调的冲击作战。不正是心技体合一的战略吗……。可怕的女教皇，一击，一击就完全击破了。已经没有逆转的机会了吗……）

唉，五和发出无力的叹息，心不在焉的随意浏览着新闻网页。

突然她的目光停在了远离一般新闻的《本周八卦消息TOP10》的一角。

「传说的新商品名为大精灵光之女仆！！具有人脑Z分割的破坏力。今秋发售决定！！」

五和的时间一瞬停止了。

搞不好自己可以追得上那个圣人。

不，现在是自己超过那个圣人的时候了。

在千载难逢的机会前，五和陷入了沉思。

「呜，呜呜……。我不能穿成这样啦！！」

五和一边沙沙地抓乱头发，一边极认真地选择答案。自我嫌恶地伏倒在桌上。能不能踏出这一步，大概就是平凡与非凡的差别吧，她认真的烦恼着。

……顺带一提，这个时候，休息室天花板的一角正传出「NO！五和，再加把劲啊！NO！！」「干脆我们先买来用纸箱装好放在五和房间门口吧！！」「代理教皇……啊不建宫先生！你通过按摩作战已经掌握了五和的体形和胸围了吧！！」「为了看到堕天使工口女仆和大精灵光之女仆的战斗，我们也要付出相应的血汗！！」「我说你们还不快去工作……」之类的低语，不过五和完全没有发觉。

传闻中的堕天使工口女仆——神裂火织好像感受到了远距离放出的那不知所谓的怨念一样，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

她现在正走在白金汉宫近效的道路上。英国王室的根据地对神裂——或者说对英国三派阀之一的「清教派」来说，是不太熟悉的区域。在这里，其他两派阀——「王室派」和「骑士派」的影响太过强力了。

……神裂来这里，是为了到白金汉宫附近的内务省接收文件，没想到在途中遇到了熟人。

「骑士派」的领袖，骑士团长。

外表上多少有点特意往年轻打扮，实际上年龄已是三十过半——有神裂的一倍。从整齐的金发，端正的五官等外貌，到穿着和昂首挺胸的走路方式，都充满了王城和宫廷的风范。

实际上神裂有点不擅长应付这位骑士团长。

并不是对贵族社会特有的气味感到刺鼻之类的原因。

「十月的活动的话，有温莎城的夜会与利物浦的船上酒会，要说最合适的还是在QUEEN'S HOUSE举行的兼作詹姆斯

上议员生日会的舞会，客人的层面虽然有点「杂」，但考虑到主宾的面子，应该不会出现在暗处骚扰妇女的男人。若是因为舞会的原因发生点什么的话，可是会给詹姆斯上议员脸上抹黑呢。」

「不，那个，嗯……」

神裂拿着装着文件的大信封，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骑士团长看着她稍稍皱起眉，

「唔。更高级别的话，可以在万圣节的时候到白金汉宫参加假面舞会，不过初次出席的宴会却要将名字和相貌隐藏起来呢……或者你是对客人方面不满意吗？受不了被好色的目光盯着的话，可以去稍远一点，爱丁堡有完全招待制的……」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啦。」

神裂好像难以说出口似地，避开骑士团长的目光说道，

「原，原本你说的夜会和舞会……呃，好像是交友性质的……？我好歹是统率清教旗下部队的身份，应该避开这种事情」

「可是啊」

骑士团长打断道，

「不是你要我教你英国的言行的吗？」

「那，那个……」

神裂站在上班上学的高峰期的人潮中支支吾吾。

骑士团长看着神裂露出惊讶的表情。

「比预定的时间延迟了这一点我表示歉意，不过既然接受了委托就一定要有始有终。社交界的作法之类的尽管找我商量好了。」

「不不。那是我刚来英国时的事了，因为天草式术式的关系，我需要学习英国国内的礼仪和风水环境。并不是想生活在贵族的世界里」

在同是日本人的土御门元春的帮助下，不用说英国的各种规矩，就连各地方的不同方言神裂都已经学会了，现在骑士团长所教的这些已没有什么意义了。

「可是啊，现在你几乎不在宴会和舞会上露面。果然是对社交界有畏惧意识吗？」

「……我只是觉得对英国清教的人来说，没有必要特意接近那种地方。」

「走在正道上和磨坊贵妇人的美丽并不矛盾吧。美丽和欺骗也不是同义词。只要你自身行得正，走到哪里都不会变。传说圣女阿格涅斯被带到妓院，一瞬间变成了光辉的布教场。这不正说明了心灵的坚强吗？」

「在例子里说到妓院，是自认夜宴会对女性是这类危险场所后还邀我出席呢。」

貌似在我不在的时候也曾带着花束来打算邀请我出席舞会过呢……神裂叹了口气。

看到这种反应，不知为何骑士团长歪着头问道，

「话说，你最近不是开始摸索作为一个贵妇人的生活方式了吗？」

「那是哪里传出的谣言啊？」

「……唔，怪了。堕天使工口女仆的消息是假的吗……？」

听到骑士团长的喃喃自语的神裂顿时好像呛到般喷了出来。

骑士团皱着眉说道，

「可那种举动实在说不上是个贵妇人呢。」

「什什什什什什……」

「不过，做为一个英国绅士，要说对工口啊女仆什么的没兴趣的话就太虚伪了……不过堕天使还是不能接受。说到贵妇人的美的话，并不是由外表的妖艳来决定的，重点还是内侧的，人格上的美呢——」

「等一下！请听我说啊！！那只是极特例的情况，并不是做为自己的未来设想图才穿上那种不知所谓的衣服的啊！！」

「说起来近卫侍女的西尔维亚小姐和你一样是圣人，也在以女佣的身份在进行武者修行中呢……这个国家的女性在说到学习女性的言行时，首先是想到做女仆吗……？」

「那个，西尔维亚是有着作为仕奉君权神授制的顶峰的巫女这一责任的。所以要建立相应的地位……。哈！？现在重要的不是你说的这些，我希望的前途可绝不是什么工口女仆啊！！」

虽然神裂方寸大乱，不过骑士团长看来并不太关心这些事，没有深入下去。

「不过啊，反正一举两得。在社交界学习贵妇人的言行举止的同时，介绍自己武者的名号。从这个意义来说，建议你避免要隐藏这些的假面舞会。」

「……结果真心话是这个啊。」

神裂终于回复了平静，不厌其烦地说道。

「我已多次说过了，我没有从『清教派』移籍到『骑士派』的打算。我的剑技只是术式群的一环，我的核心在于信仰，本质上并没有走上剑之道，若得到骑士或武士的地位就太失礼了。原本骑士的世界不是女人止步的吗？」

「国家元首都允许女王的存在，其下的骑士不可以有女性不是太矛盾了吗。在无益的传统和有益的战力中，选择后者的度量我还是有的。」

「即使如此，我的回答还是一样。现在的神裂火织要和天草式在一起才能发挥本领。我不会舍弃依仗我的同伴来换取自己的地位。」

原来如此，骑士团长喃喃道。

那么将天草式做为骑士下的佣兵呢。

「要邀请修女参加夜晚的活动也没关系」

神裂强行改变了话题，轻轻扬了扬手中的大信封。

提示骑士团长这是从内务省拿到的「资料」。

「不过更要关心的是这些问题的解决。」

「哼」

虽然无法透视信封的内部，不过骑士团长看了看什么都没写的信封表面，似乎想说些什么。

神裂盯着他问道，

「欧陆隧道的情况如何了？」

那是指岛国英国与大陆法国相连的巨大海底铁路隧道的名字。贯穿大地的三条隧道，可以说是运送人员，物资的生命线。

「还没有开始修复」

骑士团长干脆地回答，

「浸水区域的救援活动已经结束了。现在要查明原因，是人为的这一点是很明显的。究竟是魔法方，还是科学方，哪

里的组织做了些什么。根据结果，『骑士派』可能会发出宣战布告。」  
也就是说英国现在发生了如此等级的危机。  
……所以今天的劝诱那么强硬吗，神裂猜想，不过现在不是胡思乱道的时候。  
「听说现在与法国相当紧张。」  
「有不少事情都纠缠不清啊……对方也有对方的说法。这一点倒是彼此彼此。英国议会中也有军方的鹰派主张对法国进行先制攻击，真是辛苦呢。」  
掌握议会政治是「王室派」的工作，而保护「王室派」则是「骑士派」的任务。在工作中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消息吧。  
「我们也发现有数个国内组织在混乱中有不安分的举动。撑到现在的家伙，开始认为自己『有胜算』了吧。」  
「……说到信封的内容。这些反政府组织中，混有真正的魔法结社吧？」  
「还没有确定，不过真是如此的话，用普通的警察镇压的话百分之百反而会被击杀。若不仔细调查的话呢。所以才需要『清教派』啊」  
「腹背受敌，要做的事都是堆积如山啊。」  
「是啊。」  
神裂对骑士团长的话点头同意。  
「没有玩耍的时间了。更没有烦恼要在夜宴会上穿的礼服的颜色的空闲。」

3

对这些令人不安的对话一无所知的，极普通的不幸的高中生，刺猬头的上条当麻结束了这天最后的课程，正在享受班会开始前的短暂休息时间。  
这里是日本的学园都市。  
拥有接近东京都三分之一面积，二百三十万人口的超能力开发机关。举目四顾是全是学校的学生之城。现在正为了十一月举行的超巨大文化祭「一端览祭」做准备，马上就要开始了的气氛好像海浪一般正在向人们靠近。因为各种原因期中考试中止了，大家的心情也有余裕得多了吧。  
教室里各处自由形成小组的学生们，也都小小兴奋着的感觉。  
「那么说，高中的一端览祭和中学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啊。予算一大把的话，各种活动都可以搞得大点吧。」  
「喵。那是因为还兼有学校参观会和校园开放日活动。若不是这样积极的地方的话也不会拿出大笔预算了喵。我们的高中可是完全没有那种欲望的平凡学校，朴素得很呢。」  
这时候，坐在上条附近的青发耳环和土御门元春马上就把话题扯到了金钱上，和他们相对，黑发秃额头的巨乳实行委员吹寄制理抱着双手，从鼻子里喷着气。  
「世界最大的文化祭一端览祭接近了，我的季节终于来临了。你们有时间在这里浪费的话，不如更有意义的使用如何？搞不好会发现自己新的一面哦。……特别是在那里搓橡皮末玩的刺猬头！！」  
被指名的上条当麻「咕」的抖了下肩。  
「咦，咦咦！？新的自己怎么都好啦。反正就好像原本一直以为自己喜欢的是女仆，结果发现其实喜欢的是女服务生一样。」  
「喵！!这可是超重要的啊！！女仆可以做女服务生能做的事，女服务生可做不到女仆能做的事啊，这个可不能忘喵！！」  
「哼……愚蠢。没有喜欢女仆就不能喜欢女服务生的道理吧，为了某个特定的自己喜欢的类型而守节这件事本来就可说是恶行啊」  
看到这三个笨蛋的三种反应，感到自己在迫近的一端览祭前燃起的领袖之魂被践踏的吹寄像往常一样地大发雷霆。随着「你们……给我把那不知所谓的思考回路改一下吧笨蛋白痴混帐们！！」「这讨论对于是开普通咖啡店还是女仆咖啡店来说可是绝对必要的啊！！」的喊叫声，上条被一头槌槌飞了。  
上条在地上咕噜噜滚到同班的姬神秋沙的座位旁才停了下来。这也是个黑长直发（不过不是巨乳）的女孩子，正一脸认真的翻着本相当厚的书。  
蓦地从地上爬起来上条，带着正在看什么的疑问，越过姬神的肩头看向细小的文字。  
「如果不想被埋在班级里，最需要的是能压倒他人的光芒了，对，攻击力是很重要的。为了获得攻击力最重要的毫无疑问是个性。有什么特技的话是最好的了。一时难以达到的话，参加社团活动和学生会也是一个办法。生活节奏的变化本身就是为你的内在与外在带来变化的极好材料——」

「……………」  
上条当麻用有些微妙的视线，看着姬神的后脑勺。  
「……我说。有什么烦恼的话，就和我商量吧。」  
「不用。我自己努力就好。」  
「是，是吗。我就给你出个主意，你就是认真做料理的平和个性就好了。」  
「！？」  
「哈哈。每天自己做便当带来这点，不就已经具有强烈的攻击力了吗？上条这个自吹派可都做不到这点哦！」  
「我，我……。莫非，我已经具有自己正在追求的东西了……」  
「嗯嗯」  
「今天起是我的时代了。通过制作魔法的便当。坐在角落面无表情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啊，不……嗯，大概……？」  
就在这时。  
班主任月咏小萌走进了教室。  
「好。那么开始班会了哦。今天为了迎接一端览祭，要决定各自分担的任务哦。请把因为社团活动和学生会的关系有优先顺序的同学报给老师！」  
「——」  
姬神秋沙的动作忽然停止了。  
身高一百三十厘米，乍一看来十二岁左右，正适合背双肩书包的小学生体型，却是个酷爱烟和啤酒，除了专攻发火能力外还通晓各门学科，并痴迷于学者间争论不休的AIM扩散力场相关研究的……全身都是个性的怪异老师，她再次确认了这些特殊性后，  
「……。哈啊」  
「姬，姬神？为什么满脸发黑地绝望地倒下了啊？姬神，姬神——」

既使被人咯啦咯啦摇着，她也一点反应也没有了。

4

御坂美琴感觉有些心神不宁。  
在说是黄昏，但几乎已经入夜的繁华街上。行动时间本身没有变化，但因为季节的变换，日照的时间也改变了。马上就放学的时间了。  
她心神不宁的原因很明显。  
（……说，说出了不得了的话了！！完全没有考虑后果，说了不得了的话了……！！）  
脑海里想着的是在第二十三学区——学园都市最大的地下街里和某个刺猬头的少年的一段对话。  
那个时候，上条当麻好像就要死去一般，正拖着濒死的身體前往某个事件的中心，让美琴无法平静。总之为了阻止上条当麻，没有任何打算和顾虑地，把自己心中的话全部吐露了出来……。  
（不，不妙。一想到这个好像胳肢窝都发痒了似的，从各方面来说都不妙了！！）  
于是这几天来一直辗转反侧，令同室的白井黑子疑窦大起。唯一幸运的是（或许是美琴的防卫本能起了作用）一直没有在街上遇到过那个少年。  
现在碰面的话毫无疑问会大脑一片空白吧。  
总之等解决自己心情问题后，再到惯常的地方用平常的感觉去和他见面吧。本来是这么想的。  
「嗯？咦，放电妹。你在这里干啥呢？」  
突然从后面传来的声音，让美琴肩膀一阵颤抖。  
「不，不关你的事吧。和平常一样在踢自动贩卖机啊。自动贩卖机！！」  
「呀，那个，也不是完全不关我的事吧。」  
那个上条在身边，现在状态的美琴却内心「咦」地感到疑惑。  
……没有那么讨厌啊。  
根据事前做的各种模拟，在遭遇上条的瞬间自己肯定会羞愧得要死。就算上条什么都不说，美琴认为自己也会单方面地发窘。  
可是，打开盖子后也没什么啊。  
反而这数日未有的对话让自己安下心来。  
「那个，你……你的伤已经没事了吗？」  
「哎差不多吧。不过，是吗……。因为意识朦胧的关系其实记不太清了，你果然知道了啊。」  
相对的，上条倒是露出些许寂寞的神情。  
难得一见的表情呢，美琴想。  
「希望你能对其他人保密哦。丧失记忆什么的难免让人操心啦。不过我会像平常一样生活，你像平常一档和我接触就帮我大忙了。」  
「是，是吗。」  
在美琴为自己的感情而困惑时，上条改变了话题。  
从她的角度来说，完全跟不上现状眼花缭乱（美琴的脑子完全在猛力地空转）地变化。  
「说到自动贩卖机。你还是对在人前穿着裙子使出高踢腿这种事自重点吧。就算下面穿着短裤，还是看得到大腿根哦。」  
「……」  
「咦？……。这么老实。那个御坂居然在往自动贩卖机里塞零钱。」  
美琴没有回嘴。原本以为自己好不容易建立的足够厚的心防，就好像海绵制的一样，一下就被水浸透了，这种状况让美琴眼珠转来转去，不知停在哪好。  
「怎，怎么回事啊……。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下不是应该马上跑掉了吗？为什么心情反而感到愉快起来了！？」  
「哈？我说，你怎么怎么放起电来……。？喂喂，暴走了啊。全身都在啪吱啪吱的放电。我又做错什么了！？」  
「噗哧——」  
「噗你个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啪吱啪吱地让人心惊胆颤的电击声炸裂开来。

5

今天的姬神和美琴都有点古怪。  
被疲累侵袭的上条，打开了学生宿舍玄关的大门。  
「……不会连茵蒂克丝都变古怪了吧。」  
「？？？怎么了，当麻？」  
回应当麻的自言自语的是正躺在客厅的地上，穿着白色修道服的少女。这个一头银色长发，绿色瞳孔的女孩子，是拥有「看过一次就绝对不会忘记」的绝对记忆力，并用这种特异体质，将十万三千册的魔道书一字不漏地记下的魔道书图书馆——禁书目录。不过最近完全没派上用场。这时她看来正对炖猪肉罐头束手无策，开罐器也丢在一边。顺带一提，蹲在她身边的三色小花猫好像说着「别放弃！现在要放弃猪肉还太早了」一般，正用脚上的肉球戳着成大字型瘫在地上的茵蒂克丝。  
看到这种情形的上条叹了口气。  
「茵蒂克丝还是和平常一样。」  
「完全把人当笨蛋了啊。」  
没那回事，上条马上否定道。  
把单薄的学生书包扔到床上，随手打开了电视的开关。电视里正在播放二小时的特别节目的CM，内容似乎是总结世界各地的奇迹般的救援行动，现在正在介绍从进水的海底隧道中救出了三百七十人的英国海中作战部队。  
「……好像有点冷啊。三毛猫也完全换上冬毛了。那个也差不多是拿出来是时候了吧。」  
「什么！？什么要出来了！？啊！！莫非今天要吃传说中的河豚火锅！！」  
「别随便决定啊！！吃那个是能让身体暖和了，可家计就要突入冰河期了！！不是啦，我是说差不多要把暖桌拿出来了，茵蒂克丝小姐。」

「那是什么？暖桌火锅里面放的是什么？海马？」  
「不是吃的啦。暖桌指的是这个！！」  
上条一面大喝，一面从墙边的小储物间拿出被窝和桌子哗啦地组合起来，茵蒂克丝看到安放到房间中间取代玻璃桌的暖桌大吃一惊，  
「柿子！！」  
「别就看到暖桌上的茶点啊！！把脚伸到暖桌看看，亲身体会下日本的特殊暖房器具吧！！」  
「？」  
茵蒂克丝半信半疑地把脚伸进被窝里。  
马上，  
「呼哇……。好像有点困了。」  
「使用五秒就感受到了暖桌的真理，可怕的茵蒂克丝。不过那种睡意可是引发感冒的陷阱哦。」  
看来茵蒂克丝对暖桌很满意。三毛猫也嗖地跳到暖桌中间坐下，一幅「这个暖和的地方就是我的地盘了」的模样。  
（太好了太好了。没有自信满满的拿出来，却因为「日本的文化我不懂啦」地被一刀两断）  
上条一面想一面把脚伸进暖桌里。  
茵蒂克丝这时一脸睡意朦胧地伸手从暖桌上的茶点筐里拿出装柿子的袋子打开。  
「给，这是当麻的分。」  
「……！？」  
奇迹啊。  
那个做不了方便面的少女（理由是忍耐不了有食物放在面前三分钟之久都不能吃），居然会让出拿在自己手里的食物……！！  
「怎么了，一脸意外的表情？」  
「没，没什么——」  
「？」  
茵蒂克丝有点奇怪，不过看来她对初次见到的暖桌的兴趣更浓一些。为了抵抗睡意，她暂时把脚拿了出来，不过接下来改为把头伸进暖桌里探险起来。哎呀，大受好评真是太好了，上条松了口气。  
噗。  
暖桌里响起上条的放屁声。  
一瞬间，把头伸进暖桌的茵蒂克丝猛地站了起来，像举重选手一样双手把暖桌举在头上。  
「当麻————！！」  
「咦咦——！！对不起茵蒂克丝，刚才是不小心！！先把暖桌放下吧！？三毛猫呆在空中要塞暖桌上会很困扰哦！！」  
就在这时，上条家的电话嘟嘟地响了起来。在手机普及的时代，家里的电话响起倒显得稀罕了。得救了，不对搞不好是什么重要的联络，上条一面想，一面好不容易把茵蒂克丝安抚下来，拿起话筒。  
是土御门元春打来的。  
「喵，阿上。要说的事情有点花时间哦，有问题没有喵——」  
「啊？你不就住在隔壁，还打个什么电话。过来不就好了。」  
「我也是不得已喵——。不过在晚饭的时间打扰真是抱歉了。」  
「这时候我倒是想感谢你了……已经这个时间了！？不好，晚饭还完全没准备！！土御门，拜托你长话短说吧！！」  
「嗯？是吗吗。不过，哎，可是……。要从哪里说起呢……。欧陆隧道爆破……。开始说的话太突然了。不先回顾下情势的话不行呢……」  
「说重点！！茵蒂克丝发现今天的晚饭做迟了的话又要怒发冲冠了！！」  
是吗——，土御门的声音听起来很不平静，  
「那我就长话短说了。现在马上去英国一趟。」  
……  
「哈，那个，咦。你说啥？」  
「飞机我们来准备。到了第二十三学区后，在国际机场第三接待台的寄存处拿三二九三号柜的行李。护照和必要品都放在里面了。学园都市的ID就先用寄存处的号码牌来代替，对接待人员报上你的名字就行了。」  
「喂，等等！太突然了完全让人搞不清状况啊！！英国？现在？我说你应该更详细说明一下吧！！」  
「不是阿上让我长话短说的吗。」  
「虽然如此，可你今天也太离谱了。原本来说为什么要现在去英国啊……。等等，我有不详的预感。意大利的基奥贾，法国的阿维尼恩，扯到海外旅行都没遇到什么好事！！再加上这次是魔法结社横行的英国清教根据地。这次绝对很不妙——！！」  
「嗯，阿上啊。你的想法大致没错，不过现在说这些太迟了哦。」  
话音刚落，阳光上落下个发胶瓶大小的铁罐，撞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音。貌似是从隔壁扔过来的。  
随着「咻咻」的声音，铁罐里喷出气体。  
「呜！咳咳！！这是催眠瓦斯！？」  
「对对，最后还有一点。在海外也好哪里也好。反正阿上都是要遇上倒霉事的嘛。」  
虽然是无法认同的台词，不过现在已经无法反驳了。  
被全身麻醉般的强烈睡意侵袭的上条和茵蒂克丝（+三毛猫），落入了强制的沉眠中。

6

「因为联通英法的欧陆隧道的爆炸事故，空中交通负担加重。为了运送两国间的人员与物资而动员了大量的飞行员，普通的日程可能产生延迟。详细的班次请到各接待台咨询——」  
上条当麻就在广播中坐在长椅上醒来了。  
「……这次搞得太刺激了吧……」  
摇了摇有点发沉的头一站起来，便感到手里便条的触感，定睛看去，  
「喵。现在已经是完全放学时间了，最后一班电车和公车都已经没了喵。寄存处的行李中有些英国的货币，就用那些来享受旅行吧。」  
（……这混蛋）  
即使打算拿到寄存处的行李就回去，英镑也无法直接用来支付日本的的土费，想兑换这个时间银行也关门了吧。

（再说了，到学园都市「外面」去，不是要在体内注入纳米机械，还要有监护人同行的吗？好像最近尽在走后门啊……）  
上条一面想着，一面抓住同样睡在长椅上的茵蒂克丝的肩膀摇晃着，  
「喂，茵蒂克丝，起来了。」  
「呜嗯……。我感到自己再睡个三天都没问题。」  
「那种不自然的睡意太可怕了吧。三毛猫也给我起来了。」  
上条用手指戳着前脚乱动好像在做什么梦的小猫的鼻尖，让它醒了过来。拖着又变得晕晕乎乎の茵蒂克丝，按照指示来到第三接待台。  
「上条当麻先生吧。三二九三号的行李在这里，请看看有没有错。」  
接待的姐姐说道。上条也不知道行李有无缺失。只是随便点点头接过行李箱。啪的打开后，看到里面放着一叠纸币和护照，机票，貌似是指令书的纸卷，和看来是在超便宜折扣店里买来的换洗衣物。  
上条拿出机票，看了看上面的内容后不禁发出呻吟，  
「……有没搞错。还真是写着伦敦的机场。」  
「原本来说，究竟为什么非要去英国不可啊？」  
「喂……上面好像写着什么。」  
把目光投向指令书般的纸卷，因为催眠瓦斯的影响，现在还处于头重脚轻状态的上条既使集中精神，也感到脑子追不上眼睛看字的速度。  
「……唔……。什么……。英国出现了巨大的魔法机关，由国家正式召集茵蒂克丝……」  
上条嘴里咕咕啾啾地念着  
「呃……。现在的茵蒂克丝的监护人为上条当麻……。我也非要一起去啥的……」  
「当麻是我的监护人真是让人无法认同的评价呢。」  
「这就是你对每天给你做饭吃的人说的话吗。哈……不去不行了，真是超麻烦啊。」  
特意要把茵蒂克丝召回去的巨大魔法机关，真是让人感到不想去啊。不过就这么回宿舍的话，搞不好那个炎之魔法师，史提尔·玛格努姆就会冲过来了。看来问题很大，无法无视呢。  
（说来英国前段时间不是发生过什么隧道大爆炸吗……。真是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不祥的预感呢……）  
满腹牢骚也无济于事了。  
虽然如此，乘机的手续还是必要的。  
把宠物猫放进带标记的笼子，通过金属探测器（和基奥贾的时候一样，茵蒂克丝身上满是安全别针的修道服又要换掉）花掉了不少时间。  
「不过啊，要去英国呢。」  
穿着行李箱里的超便宜换洗衣服里的朴素连衣裙的茵蒂克丝说着。  
「说起来，去英国清教的根据地这件事，对你来说相当于回到故乡呢。」  
「嗯。没什么实感。我不记得一年前的事呢。」  
这么说着の茵蒂克丝并不是胡说，而是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就连指示在英国的行动的指令书都交给上条了。  
（……没有记忆，吗）  
茵蒂克丝没有察觉当麻的想法，问道，  
「当麻，我们坐的飞机是哪一个？」  
「嗯？土御门那家伙说是特别准备的。」  
候机厅的玻璃墙正对着夜间的跑道。几架巨大的客机停在那里，地勤的机车在其中穿来穿去。  
「呃，四号通道的0001航班——」  
抬头望去的上条突然停了下来。  
他的眼前停着一架客机。  
最大时速七千公里。  
横跨日本与西欧只需二小时的怪物飞机。  
一瞬间，上条和茵蒂克丝的脑海里浮现出从基奥贾紧急回国时，在内脏受到强力的G力压迫的痛苦状态下，茵蒂克丝还是闹着要吃机内餐结果食物全部被吹到后面的恶梦。  
「……」  
「……」  
磨磨蹭蹭间，超音速客机开始进行离陆准备了。货物电梯所运送的那个集装箱里，应该有之前寄放的三毛猫吧。想到这个，两个人低声说道，  
「喂，茵蒂克丝。」  
「什么，当麻。」  
「……故意错过那架，等下一班吧。我想坐对人体无害的普通飞机啊。」  
「我只要吃饭的时候食物不会向后飞就好了。」  
上条和茵蒂克丝紧紧握着手，静静地目送着超音速客机离去。  
好像能听到三毛猫「无情的家伙」的叫喊呢。

### 行间 一

法国似乎终于行动起来了。  
不过，有罗马正教在背后施压，反应还真是温和呢。连接英法的欧陆隧道被爆破，对法国的经济应该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吧。而且是将三条隧道全部爆破了呢。  
因为比起英国要好多了吗？  
的确，你说的对。  
对岛国英国来说，唯一的陆路断绝可以说是被切断了一半的生命线呢。虽说现在增加了海运与空运来保证物资不至匮乏，但马上成本上的赤字就会超出容许范围了吧。  
虽然货物的量相同，用火车运和用飞机运相差的费用太大了呢。  
也有乐观的评论家认为可以通过海运来解决。不过还是不可能吧，随着欧陆隧道的建成，因为「要以使用海底隧道为前提」，有不少港口已经被拆掉了。现在想要走回全部依靠海上运输的老路的话，运力马上就会不足吧。交通会出现堵塞，就好像打折期间百货店的电子收银机一样，会被单纯的物量给撑住呢。



海底隧道的修复最低也要三个月吧。那修好之前，商店的货架情况也会大不如前呢。再加上修复工程也有各方各面的顾虑，不出点什么麻烦事反而会让人奇怪呢。

嗯？对，如你所说。  
法国的后盾有以罗马，俄罗斯为首的欧洲各国。相对地英国方面好像向学园都市和美国求援了。  
哈。  
欧洲大战呢。  
因为阿维尼恩的C文书事件，经济上受打击最重的就是美国啊。因此投资家的目光都投向那里去了。他们正是自觉到自身的窘境，才极端害怕欧陆等旧市场恢复活力，拼命扯敌人的后腿。

无能的左方的Terra的愚行的结果啊。  
你知道得很详细吧。  
是你亲手了结他的啊。  
这次的事件的直接原因是英法之间长达数百年的不和呢。不过，由于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和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之间的冲突，现在完全进入「英法冷战」的状态了呢。

欧洲开始混乱了。  
现在开始的不是单一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了。  
不能那么简单的结束。  
看来Fiamma那混蛋想让欧洲化为火海呢。让人生气的是，正是这个Fiamma几乎完全掌握了罗马，俄罗斯势力。我和你发号施令的地方，已经一个追随者都没有了。完全没有权限了呢。

那么，你要去吗？  
你的战力还的确还不错。要是正面对殴的话，比我还要强点。  
只是在国家和世界本身都会被破坏的灾难面前，你的力量还有用吗？面对没有敌我，没有方向，好像恐怖电影那样，袭击从四面八方而来的事态，你的力量派得上用场吗？

不过，你说要去的话也无所谓。  
我既没有阻止的权利，也没有道义为你的性命担心。  
只是，告诉你我的方针吧。我是不会去的。啊？别说些小看人的话啊。我可不是害怕。因为那个「天罚术式」已经不能用了呢。「神之右席」可是——你是个例外——可是不能使用普通的魔法和灵装的。我要去几个地方转转，做点准备。

再说，比起老实地正面冲过去。我的作战能更有效地一口气打倒右方之火。  
别对我用命令式。  
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  
嗯？  
你说我的口头禅不是「别对我用否定式」吗？  
那种事情怎样都好啦。  
只是根据当时的心情随便说的。我像是那种会被自己束缚的聪明人吗？

## 第二章 浮云上的钢之战场

——Sky\_Bus\_365。

### 1

天草式的少女五和正带着不快的眼神，鼓起腮帮生着气。  
一听说少年上条当麻要乘坐学园都市制的超音速客机过来的消息，五和马上慌慌张张的做好了准备，以日语向导的身份来到伦敦机场，结果机门打开，却发现上条当麻根本不在。也不知是因为什么差错，只收到了宠物三毛猫的笼子。  
对一心想着「趁这个突然的机会！把大精灵光之女仆装什么的买来好了！！」的少女来说，这实在是个相当让人沮丧的结果。抱着装着三毛猫的小笼子回到伦敦的日本人街的五和（未成年），坐在矮桌边拿着酒瓶一顿猛灌，还在小碟子里准备好了鱿鱼干。作为禁书目录管理业条的一环，本来那个少年应该也会来伦敦的说。  
身为同事的小个子香烧和女性对马看到这样的五和不由得脸色发青。对把芋烧酎（一种日本酒）藏在厨房地下储藏室的大块头牛深来说更是感到冲击巨大。

「啊，五和，小姐……？这次只是稍稍错过了而已，也不用那么消沉吧……？」  
已婚的野母崎满脸堆笑，一面拉住因为自己的「芋男爵」被喝掉而发飚的牛深，一面对五和说道。  
相对地，五和毫不客气地把酒咕咚咕咚地倒进玻璃杯，歪着头两眼发直地望向这边。  
「嗝儿……也不是……消沉啦……。畜生，是吗。真是的。为啥我要……。」「  
五和的嘴唇几乎不动地咕啾咕啾地一直碎碎念着些什么，好像发脾气一样说道，  
「……真是，原本来说……什么芋男爵的？这种……让人都分不清是马铃薯还是芋头，真是名字都够麻烦的酒……」  
那你就别喝啊！不要夺走我的乐趣啊！牛深泪流满面。

这个时候。  
年近半百的谏早一脸惊慌地走进房间说道，  
「喂喂！！那个少年，还是照预定到了伦敦了！！」  
眶当！！五和慌慌张张地站了起来。酒瓶一下被撞倒，咚……的一声高级酒液流了一桌。「芋男爵啊啊啊啊！！」牛深发出惨叫，被对马一手刀放倒才安静下来。五和现在受到的冲击更大。

那个少年现在在伦敦？  
虽然机场方面说「没有这么个人」，那果然是搞错了吧，那个少年还是在飞机上？那么，莫非……有可能会来这里！？  
五和的脸上几乎要发出光来。可突然她那幸福的表情凝固了。  
她注意到了自己的惨状。  
……居然会喝下那么多酒，现在连吐出的气都充满了酒味了，嘴边甚至还粘着鱿鱼干的脚，要是这种丑态被看到了……  
「完，完了！！那样的话就完蛋了！！」  
总之先要解决外观问题，五和的打算是把鱿鱼干的脚一扫而光，吃颗口香糖，洗把脸再做下伸展运动，可是却因为醉意而脚步虚浮，脸红得好像赛马场里的大叔似的。  
（没，没事，虽说来到伦敦了也不一定会马上来日本人街，一般情况应该会找个旅馆，然后先去白金汉宫！现在先要全力重整态势……！！）

五和乐观地想道，可谏早好像猜到了她的心思般摇头道，  
「没用啦五和。那个少年已经往这边来了。」  
咦！！五和一阵颤抖。她晕头转向地想着。  
（可是为什么啊！？不可能是偶然地到这种地方来……！！）  
要说那个少年为什么要直冲这里的线索的话，  
（说来在机场领走了小猫……不好！！为了拿回自己的猫的话，到这里来一点也不奇怪啊！！）  
啊哇哇哇哇哇，惊惶失措的五和听到咚咚接近的脚步声，接着，咔嗒一声门打开了。

「来了！！」  
谏早的叫声在五和的耳边响起。  
房间的构造虽然是洋式，但门与内部却有拉门隔开。拉门的薄纸上清楚地映出刺猬头的影子。  
不管怎么样那边到这里都是一条直线。  
（怎怎怎怎怎怎么办！？）  
陷入绝境了。  
在脸色发青的五和眼前，拉门正向旁边移动。五和现在别说吐气，连毛孔都好像在喷出酒气，连对面的三毛猫也一幅「小姐啊。那气味能不能想想办法啊。」的表情逃开了。确认这现状的五和陷入了极度的混乱。

（哇！！）  
紧接着，  
「锵锵！！刺猬头的建宫斋字登场，呜哇！？」  
少女心被同事戏弄的五和，单手拿起矮桌，毫不留情地将建宫抽飞到房间外面。把配合建宫恶作剧的谏早吓得脸色发白。

### 2

空客365。  
这是上条和茵蒂克丝舍弃三毛猫后乘坐的极宽敞舒适的大型客机。座席部分有两层，不仅是单纯地扩展了面积，增加了乘客数的同时也扩大了每个座椅的面积。说到经济席的话一般会让人想到电影院那样狭窄的座椅，这种常识在这架空客365却完全被颠覆了。最便宜的座位也能宽敞到能让人把脚伸直，而且还有按摩功能。  
要说唯一的缺点的话……  
「哎呀，没想到一架到伦敦的飞机都没有。」  
到伦敦的飞机早就被预约满了。于是上条他们只有先飞往苏格兰的爱丁堡，再从那里换乘国内航线的飞机去伦敦。……

这要多亏各个接待台的接待姐姐的建议。

顺带一提，苏格兰在英国的北面，伦敦在英国的南面。

总之另外寻找飞往英国的班机的上条他们，当然要花钱重新购买机票。因为土御门的「禁止从机场逃走作战」，上条的钱包已被掏空了。不幸中的万幸的是，总算是精打细算地用手机钱包买到了机票。

（……不过手机钱包是像信用卡一样的东西。以后不会看到金额高到会让人发出惨叫的催款单吧……）

与想着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的上条相反，没有穿着别满安全别针的修道服，而是换上朴素的连衣裙的（否则会因为全身是危险物无法登机）茵蒂克丝倒是非常乐观。正沉浸在「飞机」这个稀罕的空间里。

「当，当麻。这椅子在闪闪发亮呢！！」

「按钮是很多啦，不过可不是游戏机哦。我说那不就是电视机吗……啊！？马上放手茵蒂克丝，你看的是收费频道啊！！」

「beef or fish！！beef or fish！！」

「我知道你老早就等着机内餐了！！哇！！最新电影频道超贵的！！」

「这个按钮是什么？哇！！出现了系着带子的透明茶杯！！」

「那是紧急时用的氧气面罩啦！！」

身材劲爆的金发乘务员收到危险信号后一脸紧张地赶了过来，结果照例还是由当麻代替仍然沉迷于按钮游戏中的茵蒂克丝低头道歉。

被上条一通机内礼仪教育后，茵蒂克丝奇怪地问，

「电视还分收费和不收费的吗？」

「所以说了，那个屏幕不能拿来玩游戏的，那么多按钮就是收费频道的陷阱啊。来看，免费频道也很有趣嘛……」

「当麻。只有方块和一些数字而已哦。」

「可恶，特意放一些无聊的频道，诱人选择收费服务吗？」

上条正泄气时，电视上映出一个大叔的身影，正在进行世界经济的评论。貌似因为欧陆隧道的爆炸，世界市场出场了各种各样的混乱。

茵蒂克丝慢慢地坐正身子，

「当麻，飞机上的饭什么时候送来啊？」

「机内餐？嗯，晚餐的时间已经过了，下次机内餐是九个小时后吧？周围的人看来登机前已经吃过了，因为没包含餐点所以机票比较便宜啊。」

「……！！！？？」

「NO！茵蒂克丝，我知道你受到了打击，不过别情不自禁就咬上来啊！！计划就是这样了没办法了！！」

不过在晚餐前就被土御门的催眠瓦斯放倒后送到机场来了，上条的肚子也饿了。客机上有小卖部吗，上条向四周张望着。看到座席区的最前面自助茶水角的告示板后，说道，

「茵蒂克丝，我去旅行一下哦。」

「去饭，饭团国吗！？？」

「虽然不是去那么棒的谷物国家啊，姑且也能拿到点咖啡哦。」

轻轻从座席上站起来的上条，向自助茶水角走去。空客365是超大型的客机。整齐地排列着三排二个一组的座椅，总数超过五百。用隔壁分开经济舱，商务舱，头等舱三个档次。每种座席空间又分两层，实质上有两倍的空间。真是夸张。

一眼看去，乘客大多是外国人，大半盖着用据说由NASA制造的材料织成的三毫米厚的大毛毯在睡觉，这些都是在日本的学园都市结束营业工作回国的商务人士吧。

上条的座位在最后面的经济舱。自助茶水角则设置在区分经济舱与高务舱的隔壁处。

（……这也是为了防止恐怖行动？）

的确，为了防止带入液体炸药，现在的飞机上别说塑料瓶，就连牙膏都不准带。相对的，航空公司为了安抚「被夺去自由」的乘客们，在飞机上设立了免费的茶水角。

自助茶水角放着随处可见的家庭餐厅里的那种，把纸杯放上去，按下按钮，就会「滋」地喷出饮料的机器。不过种类只有四种。咖啡，红茶，橙汁和世界最有名的那种碳酸饮料。所谓「咖啡」，也是完全省略了产地苦味和酸味的。连冷热都不能选择。

（唉，总比什么都没有强，没吃晚饭还真是有点难受……？）

上条的目光停住了。

竖着叠在一起的纸杯筒的旁边，放着许多盐饼干。这微咸的味道本来是用来配茶的……不过多吃一些的话也能饱肚子吧。

（咦，最近的飞机上还免费提供这东西啊。哦，还有黄油和蓝莓，酱料也很全啊。听说现在海外旅行的燃料费提高，都在进行服务竞争，这些地方也有努力嘛）

那就不客气了，之前一直没意识到，现在食物当前，胃袋就开始主张自己的存在起来！！上条正打算伸手去拿盐饼干。

突然动作停下了。

「……」

盛盐饼干的盘子的旁边，放着个小箱。

盘子上用某个乘务员可爱的字体写着。

收费。

九小时后。

结果没有拿盐饼干空着肚子的上条和茵蒂克丝乘坐的空客365，暂时着陆在法国的机场。

一般来说会因为补充燃料或者不能直航而降落在其他机场，不过这次原因似乎不同。

随着「嘟」地一声柔和的电子音，女声的广播随后传了出来。用英语，中文等语言重复了几次相同的内容后，上条听到了日语的广播。

「因为欧陆隧道爆炸事故的影响，本机也要协助进行英法之间的物资运输服务。耽误各位乘客的行程十分抱歉。现在进行追加货物搬运工作，请稍候。」

上条一面听着广播一面嘟囔道，

「说起来，新闻上的确说过，应该那个大隧道用不了了，所以要用船和飞机来运货。」

「当麻，还不能出发吗？」

「哎，困难的时候要互相帮忙嘛。」

窗外一片漆黑。日落后登上飞机，经过九小时后还是日落。和计算不合啊，上条体内的生物钟叫着。这不过是地球的时差造成的魔法罢了。

虽然从这里的窗户看不到，客机的机身应该啪地打开了一部份，许多运货电梯正在向里运送集装箱吧。

「当麻。牛排和鱼还没来吗？」

「机内餐只能选一个啦，不要突然以两个都吃为前提了。你该不会是想把我那份也给吃掉吧……」

「唔唔！那个穿工作服的大叔正在吃三明治啊！！」

「人家是在一边吃一边工作，机场的人可是很辛苦的……怎么又进入野兽状态了啊茵蒂克丝！？你再怎么闹三明治也不会变过来啦，痛啊！！……嗯？」

左躲右闪的上条的手肘碰到了某样东西。

定睛一看，直到刚才为止什么都没有的窗户内壁的一部分被切去了四角形的一块，好像汽车的仪表盘被打开了一般，里面露出了二十根以上的危险的线缆。

哎。

莫非我擅自打开了不该打开的东西？

「……」

上条想了想，然后用全身的力气，啪嗒地把盖子盖上了。

不知道是不是听见了上条他们的对话，在通道上巡视的身材劲爆的金发乘务员走过来用日语礼貌地搭话道，

「真对不起。我们会最大限度地考虑客人的需要。」

「没，没事。我们也不是想投拆什么的。」

为了转移注意力，上条改变了话题。

「不过，要用飞机运送日常品，是不是太不划算了呢。」

「不，那个……」

乘务员好像有点感到不好说明。

「那是当然的，毕竟是特意从外国进口的东西，英国本土没法获得的东西太多了。现在海底铁路被封锁，只有分给船舶和航空运输了……」

「英国本土无法获得啊……」

「英国虽然是岛国，可近一半的鱼类需要依靠进口。这类货物如果用船运的话会有很大损近，必需使用空运。还有，这趟运送的集装箱里……好像还有燕麦。」

「流质食品？」

「嗯，病名我不太清楚……有那种无法进食一般的饭食，只能吃调整食品的患者。这种食品似乎只能在法国的某个食品公司的附属设施制作。」

真是不得了呢，上条再次望向窗外。

现在飞机中装载的集装箱里，没有不必要的货物。为了这些货物的追加工作而花费的时间，也是为了在英国的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食品……」

茵蒂克丝魂不守舍地说着。

「……食品……食物……飞机饭……机内餐……牛排……鱼！！」

「咕啊！！茵蒂克丝，我知道你没吃晚饭现在已经肚饿到极限了，不过冷静啊！！马上就到吃饭的时间了！！」

「马上是多久！？？」

「……一小时吧」

「……！！！？？」

「笨，笨蛋！！上条先生的头可不是牛排或鱼啊！！」

看到上条受到被肉食精神支配的茵蒂克丝的袭击。乘务员说着「马，马上就给您拿来！！」跑开了。

「你看茵蒂克丝！！你的胡闹给人家添麻烦了！！为了一个人提早准备机内餐，可是相当罪过呢！？」

「就算你这么说，我可是饿到极限三次了呢！！希望你也能理解我一分一秒都等不下去了的状态！！」

茵蒂克丝玩着乘务员离开时送给她的笛子玩具（多半是机票积分的赠品之类的球形笛子），拿在手里哗哗地吹着。

没想到，上条和茵蒂克丝东拉西扯了半天时间，那个身材劲爆的金发乘务员都没有回来。

「各位乘客久等了。追加货物的搬入已经完成。本机现在要进行起飞准备。请乘客们回到座位上，系好安全带。」

「嗯，难怪。起飞时飞机会倾斜，站在过道上会很危险呢。机内餐的手推车和餐具好像也要固定住。要等飞起来后再吃饭吧。」

「……」

「哎呀只要二十分钟左右机体就安定了，就忍耐到那时候吧。喂？茵蒂克丝小姐，你靠上来想干什么——」

没有回答。

只听得到「咕噜噜」的好像野兽般的声音。

请尽快把机内餐送过来！！感到危险的上条虽然想把想法传达出去，可惜无能力者（Level0）是不能使用心灵感应的能力的。

茵蒂克丝的牙齿，开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空客365平安地起飞了。

飞机的角度也安定了下来，对乘客的安全带限制也解除了。

大型客机再次开始为客人提供舒适的空中服务。

这时候，有个男人正在稍远一点的地方，观察着上条和茵蒂克丝。

不，说是观察，不如说是发呆吧。

男人站在走道上。

本来这个男人不是上条所处的经济舱的乘客。为了不引人怀疑，他特地买的商务舱的票。经过分开商务舱和经济舱的「壁」的区域——也就是机内洗手间，自然地来到经济舱……可是……

（怎么回事？）

男人感到疑惑，然后拿出手册来。  
原本应该尽量不使用手册。可是当真正重要的事件发生时，还是要使用手册来进行再确认。现在正是那种时候，男人沙沙地翻动着手册。  
手册上记着的就是那个座椅的号码。  
那个刺猬头的东方人座的位子应该是空的啊。  
男人的同伴应该用假名买了那位子的票。  
「……」  
男人用拇指划过记在手册上的那个号码，想到了唯一的答案。  
（可恶，买了退票吗……！？）  
提前预约了座席的乘客也有可能中止搭乘，这种情况下，座位将会被退票，并可能转给其他客人。那个刺猬头就是这样坐到了本应是空座的位子上。  
情况已经明白了。  
可是，想不到解决的办法。  
（怎么办……）  
一直站在走道上会被人怀疑。男人在走道上慢慢走着，姑且先前往内部的楼梯。空客365是有两层，先到另一层再过走道走回来的话，被人发现「这个人不是才见过吗？」而感到怀疑的危险性就降低了。  
将手册揣回怀里，经过刺猬头的东方人身边时，男人的头脑飞快地转动着。  
（怎么办。不使用那个座位的话。「计划」就无法实行了。）

5

机内餐的时间不断被延迟。  
客机已经离开跑道飞到空中，机身也稳定了。可是乘务员一直没回来……说起来，机内餐可以提高的吗？该不会为此被同事和上司责骂了吧？  
「唔，有点担心起来了。我去乘务员那里看看。」  
「我也担心我的鱼啊。」  
「你太吵了啦，乖乖坐在那。」  
上条打算如果看到那金发美女乘务员真的被说教的话，他就冲进去「还是算了，没关系的！！」地打圆场。要是饿着肚子的茵蒂克丝冲进去鱼鱼鱼地机关枪一样地乱叫的话，绝对会让情形恶化的。  
于是上条站起来，从茵蒂克丝腿上跨过来到走道上。前往经济舱与商务舱之间的「壁」区域——这是聚集了机内洗手间，自助茶水角，机内食物区，前往其他层的楼梯等设施的地方。  
（唔。真的被说教的话怎么办……）  
上条有点紧张地一直线进入「壁」区域，这里比客席略暗一些。  
四周望去，没有看到乘务员的身影。  
（咦？不在这里吗？）  
还自顾自地猜想人家正在这里准备机内餐呢，看来没这么回事嘛。  
虽然看到了看来是存放机内餐的小房间，但上条不知道是不是允许乘客打开的。贴耳上去，里面似乎没有人正在工作的样子。  
（要找其他地方找看看吗。如果没有给人添麻烦的话，也用不着特地追着人家到处跑吧）  
正当上条转身打算回到茵蒂克丝那里去时。  
忽然听到「呀啊！？」的一声尖叫，接下来感到被人「咚」地撞到了。  
看来是某人想从上条身边快速通过，结果摔倒了。转头一看，正是那个身材火爆的金发乘务员。两手抱着纸卷，看来在撞到上条时散落了一地。A4大小的纸张上密密麻麻地印着细小的铅字。不过上条对外语是一窍不通。  
不过现在也不是看文章的场合。  
「哇！对不起，没事吧——」  
条件反射地刚低下头，金发乘务员马上刷刷地用倒在地上的姿势极快地把散落的纸张拢了起来。然后问道，  
「看，看见了？……」  
「裙底什么的完全没看见！！」  
上条当麻老实地回答。  
「？」  
穿着迷你裙的美女一脸疑惑。  
看来关心的并不是这个呢。  
（？？？那么，是「看到」什么了……？）  
上条再次把目光投向金发乘务员抱着的纸卷。正打算仔细看看时，她慌慌张张地站了起来。  
「对，对不起。机内餐的话，那个，我马上给您拿来！！」  
「哈，那个」  
上条正要说什么，可金发乘务员低头说了声「对不起」后，马上跑开了。  
（……搞什么啊……？）  
上条歪着头想。  
他没有茵蒂克丝的完全记忆能力，没法看一眼纸张上的内容，就马上铭记到脑海里。  
在满篇的英文字母中，上条记住的只是，  
（那是什么？飞机的航班名吗？）  
而已。

6

空客365，从机头开始，顺序是头等舱，商务舱，经济舱三个档次。

当然，在头等舱之前，还有一个区域。  
驾驶室。  
不用说正面和侧面，连天花板上都满是按钮和开关，四脚椅子被埋在这狭小空间里。前两只脚是操纵用，后两只脚是待机用。现在有机长和副机师三人常驻在这里，有一个备用席空着。  
「管制发来的报告打出来了。」  
说话的是金发的乘务员。说的是日语。  
本来她只是可以进入驾驶室的人。不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这是白纸黑字的公司规定。可是现在她在驾驶室是有着很单纯的理由。  
现在是紧急状态。  
「这就是送到航空公司的威胁信的全文吗。」  
穿着以白色为基调的军服式的衣服的魁梧男人低声说。  
他就是担任这架客机机长的驾驶员。剪得短短的黑发，皮肤微黑，正如他说的语言，是个日本人。  
他说话的对象并不是乘务员，而是通过耳机和他联络的日本学园都市国际机场的管制中心。  
「最糟糕的内容吧？」  
航空警备员的话让机长发出低吟。  
「确实，太糟糕了。不可能接受这种要求的。」  
航空警备员苦涩地说道，  
「不过，那样的话，贵机就可以受到攻击。」  
「敌人……是法国的反英组织吧。」  
「原本英法在历史上就是时友时敌，他们看来是其中负面感情的凝缩物呢。」  
虽然不知道是从什么渠道得到的，学园都市的航空警备员送来的情报却是绝对准确的。  
「这次欧陆隧道的爆破，他们也认为是『英国自导自演的阴谋』，只有法国单方面受害，所以要让英国也受到相应的损害」  
「所以打算彻底摧毁英国的空中航线吗」  
真是小看人的要求呢，机长低声说道。  
欧陆隧道对法国来说不过是「一条重要的陆路」罢了，对英国来说却是「与他国联系的唯一一条陆路」。英国没有爆破隧道的理由啊。  
「法国当局已经逮捕了送出威胁信的人，不过实行犯看来另有其人。再说，他在审问室里也是一言不发，用普通的方法看来难以获得情报。」  
「时间拖久了就麻烦了。从巴黎到爱丁堡只要四十分钟到一小时。」  
机长握着操纵杆，静静地说。  
「恐怖分子如果是认真的话，很可能在这段时间行动。」  
「可是，真的吗？」  
机长不禁反问道。  
「坠机的话。他们的同伴也在机上啊。」  
「他们的第一目标，就是发给你们的威胁信上的航班吧。只是。他们应该是有没达成要求就自杀的觉悟的。」  
「……」  
「要么要求被接受，不然就使空客365坠落。不管怎样，这些恐怖分子都能重创目标。不管哪种结果，对他们来说都是『成功』。」  
「……太糟了。我都想立刻返回巴黎机场了。」  
「现在回转的话可能会惊动恐怖分子。既使他们没有发觉，也没有这么多燃料绕这么一个大圈了……航空产业也在受原油价格升高的影响呢。这个你也明白吧。」  
「结果只有在恐怖分子行动前，由我们来找出潜伏者吗？」  
该死，机长嘟囔道。  
空客365的客席是两层构造的世界稀少的大型客机。乘客在五百人以上。一个一个检查也要「一小时」以上。再说，不进行盘问，光靠远距离的观察来锁定犯人。对警察来说也是难事吧。  
「就算这样也要做啊。如果能使用学园都市的空间移动系能力者就好了。现状是想往机内送入警察机关的人员却做不到啊。」  
航空警备员的话并不是讽刺。  
把空间移动这个词认真地做为「具体地方法」，对学园都市的人来说，是很痛苦的。  
「还有……。我想你们也都知道，请千万不要把这件事让乘客知道。无处可逃的机内会变成混乱与暴动的地狱的。」  
「我明白。我也是肩负飞机与乘客生命的身份。不至于腐烂到拿乘客做挡箭牌。」  
机长正说着，耳机上插入了航空管制官以外的频道。  
是从机内而来的。  
「紧急情况。恐怖分子有行动了！！」  
乘务员的话让机长的身体僵硬了。  
报告还在继续。  
「负伤者一名。还有意识，貌似是从身后受到的袭击，没有看清袭击者。怎么办，机长！？」

7

茵蒂克丝已经肚饿到极限了。  
「机——内——餐，机——内——餐，鸡——耐——将……」  
「……从身边传来好强的压迫感啊。旁边座椅上是位一脸严肃的狮子小姐，上条要怎么办才好呢。」  
「不但饭一直没送来，旁边还有资产阶级嘎吱嘎吱地吃着收费的盐饼干，我的胃袋都要烧开了一样了啦。」  
虽说如此，钱包已经被土御门抢走了，行李里也只有英镑……上条挠着头想道。突然他停了下了。对着奇怪地看着他的茵蒂克丝，低声说道，  
「……等等。这飞机是从学园都市飞往英国的吧，英国的货币应该是能用的吧……」  
「！！！！？？？」

「NO！！茵蒂克丝你发火有理，可是在这里把我的头盖骨咬碎了的话就永远吃不到盐饼干了啊……」

上条拼命抵挡住咔吧咔吧大咬地猛兽之口。站起来前往自助茶水角。

（……说来我刚才起就一直晃来晃去，不会被当成什么可疑人物吧）

杞人忧天的上条在走道上向四周张望，有不少人为了消除疲劳而离开座椅，走道上人还不少。座椅虽然带按摩功能，但毕竟是经济舱，并没有能进行全身按摩的高性能。

自助茶水角在分隔经济舱与商务舱的「壁」区域。收费盐饼干的旁边放着的透明小箱子里，塞进了各国的纸币。小黑板上写着各国的货币汇率。看来是可以英镑的。

（我看看……三镑十块吗。话说三镑是多少日元？）

对外国货币没概念的上条也不管是便宜是贵，把纸币投进箱里。

收好钞票，拿起用透明包装裹好的十块饼干，正打算回到茵蒂克丝身边时，他忽然停了下来。

「……，咦？」

「壁」区域里，除了自助茶水角，还集中了机内洗手间，收纳清洁用具的储物间，保管机内餐的小暖房等设施。其中有一扇门半开着。是机内餐间。

刚才不都是关着的吗。

（这种飞机上的门，半开着不好吧？）

客机在起飞着陆时机体会大幅倾斜，还可能因为遇到乱流而摇晃。这种时候，如果门开着会由于忽然开合而夹伤手指，门上的金属物也有可能损坏而引起事故……上条想起在纪录片里看到的这些内容。

「关上比较好吧……」

上条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向门边走去。

只是关上应该不会挨骂吧。他握住门把手，一转眼。

看到了。

半开的门对面的情景。

房间很狭窄。在看来是加热机内餐的一侧区域有金属架，上面用螺栓固定着许多电烤箱。

不过问题并不在这里。被固定在墙面上的电烤箱上，好像粘上了什么黑红色的东西。宽十五厘米，长五十厘米左右。就好像「某人用脏兮兮的手按在墙上，想站起来」而形成的形状，上条想。

那究竟是什么啊。这是加热机内餐的地方，是不是什么汤或酱汁溢出来弄的啊……。

「你看到了呢。」

突然，有人在背后说道。

是个女性的声音。

上条回过头，是那个身材火爆的金发乘务员。

「你看到那血迹了呢。」

她说出了上条并不了解的事实。

「这是……」

上条正想说话间，突然听到「咚」地一声。他花了一秒种左右的时间，才发觉这是自己手被扭到身后，压倒在地

的声音。

金发乘务员用几乎是骑在她身上的姿势，对俯倒在地

的上条耳语道，

「（对不起……，为了在不能携带武器的机内应对各种事故，乘务员都学习过这种格斗技巧，不过只有训练水平就是了）」

「什，什么……？」

晕头转向的上条结结巴巴地说道，乘务员一手扭住他，另一只手按下了无线电一样的东西的开关。

「机长，紧急情况。」

乘务员用日语说道。声音非常冷静而公式。

「在擦掉血迹前，被一名乘客看到了。我认为他已经知道了在机内发生的『事件』。要如何处理呢。」

8

按住上条的金发性感乘务员似乎是在等着什么人的样子。

空白的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这期间，乘务员回答了上条的问题

「是恐怖分子……」

「乘务员小姐是恐怖份子吗！？」

不，不是啦！！金发美女慌忙否认。

「机场的管制通知我们的，好像是潜伏在机内的样子。如果我们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就会攻击空客365的构造缺陷，让飞机着陆失败——也就是坠机，爆炸。」

「……不会吧。」

「你看到的血迹，是我的同事的。好像是被那个恐怖分子忽然从背后袭击了。」

「你不会认为我就是犯人吧……」

上条感到不妙，不过乘务员摇了摇头。

「我没有那么想……。不过，这个消息绝不能让其他乘客知道。在这种危险的状况中，如果这个消息扩散开来的话，在这无处可逃的机内一定会引起恐慌。甚至有流血的危险。最糟的情况是会刺激到犯人……」

听起来非常伤脑筋。

可能是感到过意不去才告诉上条这么多事吧。

虽然能用护身术之类的技巧完全擒住上条，可她们其实是处于弱势。

「具体来说你们打算怎么办？」

「这个……」

在她考虑怎么回答时，增援来到了。

不是上条，而是乘务员的。

是个魁梧的男人，穿着好像白色的军服一般的衣服，应该是驾驶员吧。

看来是机长的男人，看着伏在地上的上条，用日语问道，

「……只有把他和其他的乘客隔离了。」

「可，可是，这样好吗。虽说我们有保护乘客安全的义务，可是应该没有隔离乘客的权限的。」

身为把上条按住的元凶的性感金发美女反而感到不安。

相对的，机长没有一点动摇。

「你觉得请他保密，然后放他回去就可以了？他一定会闹起来的。那样机内就陷入恐慌了……你不也是知道这一点才把他制伏的吗。」

「……」

「为了控制事态，只有先让他留下了。做为协助的谢礼，我们可以免去他的机票费用。要是还不满意的话，就交给公司的法律事务部门来处理吧。」

「等，等等！！」

上条在途中插话道。虽然一只手被扭到身后按倒在地，他还是大声说道。

「你们不是说有恐怖分子吗，要是真的话，现在就不是做这种事的时候吧？你们不是要找出犯人吗？那战力越多越好吧，那样的话我也……」

机长听了上条的话喷了喷舌。

「……就是为了不出现这种情形，才制伏你的。」

「你说什么？」

「听好。机上有五百以上的乘客，恐怖分子就混在其中，手握所有人的性命。这种情形下，你这种外行人随随便便地行动，引起混乱才是最让人头疼的。」

这种好像想吵架似的说法让上条一时火大起来，可机长继续抛出冷酷的言语，

「你能承担起五百人的性命吗？」

「……」

「我是机长，有这个义务。就算因为开罪乘客被公司开除，也要以全体乘客的生命安全为优先来行动。没有相应的觉悟的话就不要再说什么要帮忙了。你做不到，也没有必要这么做。」

机长走上来说对乘务员发出「走」的指示。

不是要放掉上条，而是要把他隔离到其他地方去。

「正好机内餐的加热间空着，就关在那里吧。有什么问题都由我承担。」

门发出上锁的钝响关上了。

房间里只剩下电烤箱和血迹，上条在金属架上找了个空坐了下来。

机长先行离开了，在把他关进来前，金发乘务员好像感到很抱歉似地低头道，并说明了一下当前情况

「对，对不起了。为了避开机内混乱，这是必需的处理。」

上条回想着金发乘务员说的话。

看来「有恐怖份子混进来了」的情报是相当正确的。

送到航空公司的威胁信的内容是：

空客365上有构造上的缺陷。我们经过数次试验已经确定。若不销毁英国的四家主要航空公司的主记录机的话，我们将会攻击空客365的缺陷，让客机坠毁。

「主记录机？」

「是指集中管理乘客的机票和行李标签的电脑。没有那个的话，航空业务就会完全停止了。那不是能用手工作业的数据量呢。」

具体的破坏方法好像是用附在威胁信中的病毒感染主记录机。

「据说以联网状态感染的话，主记录机就会完全被破坏，并且还有在破坏后自动把日志文件发送到大型博客网站的评论栏的功能。虽然可以在通过分析日志文件后制作「假日志」，伪装成主记录机已被破坏的样子，不过好像日志文件是加密的，破解也要数天的时间。」

「据说」和「好像」过多，大概是因为那是她不擅长的领域吧。

「……所谓构造上的缺陷是指什么？」

「不清楚。不过，调查威胁信上所记载的航班后，发现都是空客365机型的，有巴黎发往莫斯科的5991航班，尼斯发往纽约的4135航班，马赛发往北京的7558航班……各机好像都发生过飞行中发动机停转十五秒的故障。全部拆成零件状态也没有查出什么原因，现在也都还在使用。」

以前那三机是恐怖份子的预演。

这次就要来真的。

调查当局貌似是这么解释的。

「那刚才那血迹的确是因为你的同事受到了袭击吧。」

「不知道有什么目的……原本我们也没搞清机内的恐怖份子要用什么手段来攻击缺陷，莫非这个袭击是其中的一环吗……」

关上门前她的表情充满疲惫。

「……恐怖份子的目的是完全封锁英国的空中航线，吗。」

上条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自语。

接受要求就是破坏主记录机，拒绝的话就使空客365坠毁。不管怎么样都能给英国航空业巨大的打击。

更何况现在欧陆隧道被毁，若发生这种情况的话……

（这么说，陆路也和恐怖份子有关了……）

上条思考了一会，摇了摇头。

什么情报都没有的情况下，外行人怎么想都猜不出真相的。

自己的现状还是被关在这狭小的房间里。

（……以待客而言可说是恶劣之极了，不过五百人的性命的确是重担啊……）

上条放松下来。积极地想着，下次开门时，带来的应该会是好消息吧。



空客365从机首开始，顺序是头等舱，商务舱，经济舱三个档次。再加上座席分两层，总计有六个区域。前往一，二楼的楼梯，位于分隔各舱室的隔壁区域。说是隔壁，其实厚达七米以上，集中了自助茶水角和机内洗手间等设施。

在这个隔壁区域中，还有一个「舱门」与货物室相连的消防用舱门。空客365的货物室在客席一层的更下方。本来，客席和货物室没有必要连在一起，可是万一货物室发生了火灾，却无法进行灭火工作的话，飞机就只有坠机了。所以准备了紧急用的舱门。

「……」男人杵立在舱门前。哔－微弱的电子音拒绝了男人行动。他的手上拿着一张卡片钥匙。这是特意从背后袭击了乘务员后拿到的。（……该死）男人再一次把卡片插入读卡槽，划了下去。可是回答的还是和刚才同样的拒绝音。（畜生。这里也打不开就没办法了……）男人的喉咙里发出呻吟般的声音。他的手里拿着黑色的手机。里面有「必要的程序」。只要把手机下方的接口和机内线缆相连，就能将「必要的程序」注入这架空客365，攻击「构造缺陷」的准备就全完成了。

为了「程序的注入点」，本来他的同伴特意用假名买了经济舱的票保证了座位无人，可现在却被那个刺猬头的东方人占据了。如果使用暴力强行进行的话，那以百为单位乘客都是自己的敌手了。这个方法已没法用了。

于是，要转而使用「计划在无法顺利实行时的预备计划」，就必须打开这个舱门。（可恶，可恶，可恶！！果然乘务员级别的安全权限是打不开这里的吗。极限更高的驾驶员都在驾驶室里。要是能侵入那里的话，也不用准备攻击机体缺陷这么麻烦的计划了）男人不甘心地转头望向隔壁区域的出口……通往经济舱的走道的方向。如果不是那个刺猬头的话，根本就不用做出袭击乘务员这种「引人注目」的行动。（该死。要用到货物室的「那个」，真是最糟糕的情况了。要是那个座位空着的话。事情就能顺利进行了……！！）「……

咦？」男人不禁发出声来。没人。不知是不是去洗手间了，刺猬头的少年没有坐在那个座位上，而且和他同行的银发碧眼的少女也离开座位在走道上晃来晃去。机会来了，男人想。这是不使用货物室的「那个」而控制客机的最后机会。男人从口袋中取出手套。就这样前进的话会碰上那个银发的少女。还是先走楼梯到其他楼层，通过走道绕到少女的背后接近那座位吧。

1 1

上条当麻一直没有回来。等着少年拿饼干回来的茵蒂克丝终于无法忍耐地离开了座位。当麻不会是自己吃独食去了吧……茵蒂克丝想道，不过搜索行动马上就陷入了困境。上条明明是直走过走道进入隔壁区域的。这段并不长的距离里，并没有看到他的人影。

「？」茵蒂克丝满头问号地转向来路，却一下停下了脚步。上条当麻的座位上，坐着其他人。一个穿着不起眼的西装，皮肤苍白的男人。年龄看来在二十出头。身材颇高，展开一张法语的报纸，遮住了自己的半边脸，让人看不清相貌。弄错座位了吗，茵蒂克丝想。茵蒂克丝拥有完全记忆能力，她是不会弄错的。于是，她毫不犹豫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对拿着报纸的男人说道，「那是当麻的座位哦。」听到声音的男人肩头一抖。再仔细一看，男人是用单手拿着报纸。往被报纸挡住的另一只手望去，隐约能看到拿着黑色的手机。同样被报纸遮住

的腿上，放着黑色的手机电池盖和指甲大小的什么东西。「……可恶，为什么就不能再等一二十秒。」男人用法语低语说。在茵蒂克丝露出怀疑地表情，准备再开口前。男人行动了。他把报纸叠起来放在膝上，若无其事地把手伸向茵蒂克丝。他的手上握着把有着尖锐刀刃的刀具，为了不让其他的乘客看见，他用刀顶着茵蒂克丝的侧腹。「机场的安全措施，主要是检测金属物。」男人用法语说道，「所以，这种东西不会被发现……虽然是用动物的骨头制作的小刀，不过刺穿内脏，割断动脉还是轻而易举。」制住目击者了，男人想（……太糟了。一步错，步步错！！）现在情况对男人来说，就象被将军的前一步。

如果身边的少女大叫起来，一切就都完了。就算能杀掉她，也会陷入被一百人以上的乘客包围的险境。比起有正义感人士的行动，被卷入恐慌中更为危险。那不是能用一把小刀处理的情况。

「……你在干什么？」邻座的少女问道。虽然男人没有回答的义务，可他还是自顾自地说起来，「注入程序。用手机的数据传输功能来干扰紧急迫降稳定器的程序。」「紧急迫降？」

男人无视皱起眉头的少女，把手伸进窗边座位旁，舷窗正下方的墙壁里，将带钩的铁丝滑入墙壁之间的间隙，再横向一拉，钩出一根好像被切断的线缆来。他用手指夹住一搓，线缆马上又从线头处分开成二十几股。

「接受我们的要求的话。我也没必要使用这个了。我也不喜欢做这种事的。」自言自语地男人突然没了声音。手机下方接口处延伸出来的连接线上，用来连接客机墙壁中的维修用线缆的接口出现了龟裂。塑料发出咔嚓咔嚓地声音相互摩擦，可是完全对接不上。男人紧皱着眉头，不时发出咂舌声。可是不管怎么试结果都是一样。

线缆接不上的话，就无法注入程序了。「噢，那是当麻吗。」男人完全没有理会女孩子的说话。「可恶！！」男人用法语叫了出来，引得周围的乘客都看了过来。男人匆忙地把墙上打开的洞封住，静静地抬头望向天花板。怎么办。无法在经济舱注入程序，攻击构造缺陷的作战无法进行了。果然只有使用那个办法了吗？（……太糟了。这样一来，计划的意义已经失去了一半。剩下的方法……虽然不愿意，也只有靠「那个」了吗）打定主意后，男人冷静下来。经济舱的座位已经没用了。那么，只有想办法打开货物室的舱门了。要在所剩无几的时间里，弄到乘务员以上权限的钥匙卡。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旁边这个少女。就这么放了她的话，计划就会暴露了。要想办法让她完全闭嘴。只有这么办了。男人咽了口口水，把膝上的工具和手机放回口袋，用法语报纸蒙住小刀，对邻座的少女说道，「站起来。不然就刺死你。」计划开始崩溃了。向身为主谋的这个男人也无法控制的方向。

1 2

坐在墙边排满电烤箱的机内餐加热间里的上条突然抬头来。（……脚步声？）声音是突然从门外传来的。不只一个人，至少有两个。会是谁呢，上条想。这时，他又听到了另一种声音。哔哔地笛声。（这是……茵蒂克丝的？）说起来在她吵吵闹闹地等着机内餐的时间，那个金发性感乘务员给了她一个玩具笛子，可能是赠品吧，是那种一按就会发出声音的东西。

不过现在的声音不像是用手按发出的。笛声很有规律，可能是放在衣服口袋里，走路时受到身体挤压时发出的吧。如果说那个玩具是机票积分换的话，也不一定只有茵蒂克丝才有吧……可上条老是联想到茵蒂克丝穿着朴素的连衣裙的样子。

如果真是茵蒂克丝的话，和她在一起的又是谁？难道是那个金发乘务员把茵蒂克丝也逮住了吗？突然上条浮现出的另一个念头给他乐观的想法泼了盆冷水。等等，难道就不会有危险吗。想想看，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关在这里的啊，他想。（不会那样吧……）上条本想否定，这时脚步声停止了。哔哔的笛声也消失了。听起来好像某处的门打开了的样子。这里是隔壁区域，其他的乘客都看不到这里发生的事。接着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进去，不想挨刺的话。」他说的是法语，上条听不懂意思。不过这个成年男人的口气，怎么想都不像一个服务业的从业者。（别开玩笑！！）上条本想大喊一声把门撞开，可是如果随意弄出声响，又不能把门打破的话，可能会刺激到犯人。门虽然不是金属制，可也不是用身体就能撞开的，门上的电子锁也不是用铁丝就能弄开的。这时门外又有动静了。被惊吓的对象看来进入了别的小房间里。（可恶！！）

上条环视了一下周围，看到运送机内餐的铝制手推车。外形就好像制造成方形的婴儿车一样。上条粗暴地抓住手推车的把手，对准房门。现在没空考虑赔偿什么的问题了。「哦哦哦哦哦哦哦！！」他大喊着向前冲去。手推车猛地撞上了房门，发出咣当地巨响，铝制的手推车的前端扭曲了。可是房门也不是毫发无伤，门锁发出啪叽的声音弹开了，上条趁势一口气推着损坏的手推车撞了出去。上条放开手推车看了看四周，隔壁区域有数个小房间，现在只有一个门关着。他握住门把，一口气推开来。里面是放着清洁用具的小房间。有几支拖把和塑料制的水桶。他熟识的人也在里面。茵蒂克丝。她正仰躺在地上，一个陌生男人跨坐在她身上，两手正用一根橡皮管勒住她的脖子。你在干什么。上条的双手比头脑先行动起来了。他一把抓住勒着茵蒂克丝，还没有反应过来的男人的衣领，旋转身体，用离心力把男人猛地扔出清洁用具室，男人没有摔在地上，而是「轰」地一声撞上了墙壁，他肺中的空气一下被猛地压了出

来，吱溜溜地往地板上滑去。这时，上条发出自己都不知理由的吼声，抬起脚好像要把男人的肋骨全踩碎般，狠狠地向男人胸口踢去。男人突然就地一滚，上条一脚踢了个空，把墙上踹了个洞出来，可能是原油价格上涨的原因，机舱的内壁薄得可以。男人随后一挥手，上条顿时感到大腿上一热。定睛一看，男人手里拿着可以瞒过金属探测器的，用动物骨头制作的小刀。

「……」  
上条没有用拳头，他从歪在走道上那台损坏的手推车上，抽下用作把手的铝棒。  
只是用拳头打的话太便宜你了，上条感到怒火难消。  
男人看着拿着钝器的上条，悄悄地后退。这时哒哒的脚步声传来。可能是发现恐怖份子了……不如说是被上条撞门时发出的巨响惊动了吧。

这时男人决定了策略。他把小刀收了起来，顺着旁边的楼梯跑去别的楼层了。上条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去追，最后还是回到清洁用具室查看茵蒂克丝的情况。

「茵蒂克丝！！」他在女孩的耳边大喊道，茵蒂克丝动了动。看来虽然脖子被勒得发青，性命是无碍的。  
「什么？紧急迫降，稳定器……？」女孩的小嘴蠕动着，不停说出做为机械白痴的茵蒂克丝不应该会知道的陌生的单词。

这时增援终于到了。  
乘务员和魁梧的男人……这架客机的机长。看来他是以机内的恐怖份子为最优先，把操纵杆都交给其他的副驾驶了。虽然他们因为看到加热间被破坏而一脸不快，但看到倒在地上的茵蒂克丝和腿上受伤的上条后，还是发现到了事情的严重。

说明情况的上条向机长问道，  
「紧急迫降稳定器是什么？有可能是茵蒂克丝从犯人那里听来的吗？」  
「你知道机身着陆吗？」  
机长缓缓吐出口气说道，  
「偶尔在电视里看到过。不放出车轮进行着陆，在跑道上擦得火花四溅的情形吧，那怎么看都很危险吧。」  
「莫非……火花会引燃燃料仓吗？」  
「客机的燃料仓都在左右的主翼中，一般来说机身的摩擦不会引燃的。」  
「那——」  
「发动机啊。挂在主翼下的发动机。空客365型在机身着陆时发动机虽然不会与地面接触，可是强烈的震动会传到发动机内。在运转着的发动机中，原本就易燃的航空燃料会与空气发生反应，就好像炸弹一样。这时传来不稳定的震动就可能一口气爆炸。发动机的火焰会沿着燃料管烧到主翼的燃料仓，然后就是大爆炸。」

机长继续对上条说道，  
「所以，空客365安装有紧急着陆稳定器。传感器会自己检测到机身着陆时的冲击，自动停止所有的发动机，封闭燃料管来阻止发动机和燃料仓着火，然后就由机体顺着惯性在跑道上滑行，减速。」  
「让所有的发动机自动停止……？」  
上条把心中不祥的预感说了出来，  
「如果那个装置现在误起动了呢？」  
所有人一时都沉默了。  
机长发出呻吟。  
「……事情我已经了解了。你的朋友受伤我们没有帮上忙实在是遗憾……」  
你明白了些什么啊，上条喃喃道。  
机长没有发觉地继续说道，  
「还好伤得不重。不过，现在除了乘务员外，连一般客人都受害了。绝不能让其他人知道。不然五百多人的乘客会因为『安全』问题而恐慌起来。」

他冷静的话语里的焦躁也越来越多了。  
「虽然有些对不起，不过还是先要把你们隔离起来。我有担负五百名乘客的生命的义务。有必要的話，我什么都会——」  
上条回过神来时，发现已经一拳打出去，虽然看到手上还握着铝棒，不过他并没有停下。  
「咚」的一声。机长的身体向后仰去。  
「……别开玩笑啦！」  
上条沉声说道，  
「什么担负着乘客的性命啊。我不就是听你话老老实实地才搞成这样吗！你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吗！！只会说些漂亮话，你就不会反省一下吗！！」  
上条用棒子指住按着鼻子的机长，  
「我的朋友被伤害了！！既然说了担负了五百人的性命，那就好好干啊！！我和你这种用文件上的名字来区分人，为了工作的规定保护人的家伙不同！！我有痛揍那个混蛋的权利。我管不着你们！可我也有自己的做法！！」  
上条看了看被金发乘务员看护着的茵蒂克丝，扔掉了手中的钝器。然后向那个西服男人消失的楼梯跑去。  
「……混账王八蛋。我要把你打个半死。」那充满暴力的语气，完全没有半点平时的上条的样子。

样子和平常不同的不只是上条。  
「好痛……」  
突然被钝器殴打的机长低声说道。他用手指摸了摸被打到的鼻子。看着上条消失的方向，慢慢地把手伸向墙壁，把挂在那里的麦克风取了下来。他指示乘务员让乘客都系好安全带。然后调节到只有驾驶室能接受的频道，低声说道，  
「华生……」这是他手下的副驾驶之一的名字，「把飞机交给雷蒙德操纵就行。对，对。紧急事态。你把箱子打开，把「archery」拿过来。」  
金发乘务员听到机长的话露出震惊的表情。「archery」是为了操纵权不被夺走而在配置在驾驶室的，这驾空客365上唯一的武器。考虑到日本的刀枪管理法，从种类上来说是的弩的一种，实际上和一般的弩的结构完全不一样。扣动扳机的话可以用压缩空气射出全长四十厘米的金属箭，是和猎枪同类的武器。  
看到乘务员呆然的视线，机长哼了声道，  
「……那家伙不会听任何人的命令，还对我这个机长动手。简直好像危险的恐怖份子又多了一个一样。对这种不懂事的人，不能放着不管。」  
听者发出「咕」的声音。  
「archery」马上就要送来了。

上条经过楼梯来到了另一楼层。日落后的机内有着柔和和照明，不过他所处的隔壁区域却有些昏暗。  
没有那个西装男。  
面前是商务舱，身后是经济舱。各个座位上，有的乘客正在看报纸，有的戴着耳机，也有人正在操作座椅上的小荧屏，大家都在用各种方法打发时间。  
（……在哪？跑哪去了？）  
上条决定姑且先去经济舱看看。虽然还记得西装男的相貌，可是各个座席上露出的脸，看在眼里就好像迷彩一样。  
上条并没有茵蒂克丝那样的完全记忆能力。  
难得看到了犯人的脸，这样下去记忆反而会混乱了。  
上条咂着嘴，突然想到。  
犯人好像是在和英国交涉，要求破坏主记录机。在交涉有结果之前，如果发生什么事故，反而会让他的头疼吧。  
比如说，就要坠机的紧急情况。  
（原来如此）  
上条点点头，再次回到隔壁区域。  
（要找个让他动摇的办法）

哔！！刺耳的蜂鸣声传进男人的耳朵里。  
他逃走的方向和上条正相反——也就是商务舱里自己的座位。男人极自然地坐下了来。在无路可逃的飞机上，要隐藏自己，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把自己混入乘客中。  
这时，让他心脏停拍的电子音响了起来。貌似是遇到了紧急情况，所有的座位自动地放出了透明的氧气面罩。看到这种情况的乘客在一瞬的惊愕后，马上好像火烧屁股般骚乱起来。  
（怎么。怎么回事？！）  
男人握住座位把手，向四周望去。  
（放出氧气面罩，是因为飞机有什么情况吗……？可是我还没有放出「必要的程序」，掌握到飞机的迫降稳定器啊！！）  
这期间，刺耳的蜂鸣一直响个不停。不知是不是受到身边骚动的乘客的影响，男人感觉机体有点摇晃起来。  
要是飞机真的不幸发生了什么事的话……  
（不好）  
男人……，不，他所属的组织的目的，是破坏英国四大航空公司的主记录机。现在英国方面还没有回答。如果这种情形下，空客365发生与他们的计划完全无关的意外的坠机事故的话……。  
那样就破坏不了主记录机了。不，如果成为「单纯的航空事故」的话，恐怖活动的影响就会消失了。  
（不妙，不妙！！可恶，要做点什么才行！！）  
男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必须打开局面，可是却没有具体的方法。

另一方，机长也正焦躁不安。  
拿着空客365中唯一的射击武器ARCHERY的机长，在刺耳的蜂鸣声中，板着脸拿起墙上的麦克风。把线路连上驾驶室。  
「怎么回事！！你把高度降低了吗！？」  
「没，没有。机体很稳定。这不是计算机的自动警报，是在机内手动打开警铃的。」  
「可恶，该死的恐怖份子！！」  
机长拿着ARCHERY大吼，这时候别说真正的恐怖份子，就是上条当麻在他眼里也谈不上是一般乘客了。  
「别想再在我的飞机里肆意妄为……。雷蒙德！把警报关掉，计算机没问题的话，马上用放出自动广播，就说刚才是误报，机体没有任何问题！！」  
大吼着发完命令后，机长把麦克风往地板上一摔，两手端起ARCHERY。那个小子通过紧急楼梯到其他层去了。不过反正是在机舱内部，地毯式搜索的话总能找到的。  
「可恶，那个混小子，打断你的手脚都要让你老实下来。」  
机长抛出狠话，正要走上楼梯时。扔在地上的麦克风突然传出副驾驶焦急万分的声音，  
「机，机长！！紧急情况！！」  
本来这种麦克风必须要放到颊边使用的，好像要证明这一点似的，躺在地上的麦克风里传来的声音非常模糊。机长捡起麦克风，

「怎么回事？他们又干了什么？！」  
「不知道！」  
副驾驶叫道，  
「总，总之，请回驾驶室来。燃料表减得太快了！！这种情况，好像燃料仓壁开了个洞一样！！」  
「不会吧……」  
机长感到腹部附近因为紧张而发冷起来。  
单单按下机内的手动警报，不可能造成这样变化。莫非是迫降稳定器出了什么问题吗……？  
（怎么办……）  
机长抱着可将彪形大汉一下射杀的ARCHERY，考虑着是追赶恐怖份子，还是回驾驶室救急。  
「机长，请下指示！！这样下去到不了机场了！最坏的情况下，可能要进行迫降到公路上的准备！！」  
「该死！！」  
机长做出了决定，他没有走上楼梯，而是和送来ARCHERY的副驾驶一起，全速向驾驶室赶去。

伦敦的兰贝斯区，有座名为圣乔治大教堂的教会。  
圣乔治是个有名的名字，因此叫这个名字的学校，医院，公园和教会等各种各样的设施相当多。叫做圣乔治大教堂的教会在伦敦也不止一座。

夜晚的教会原本应该在摇曳的烛光和被彩玻璃染色的月光下，呈现出冷峻庄严的气氛。可是今天却完全不同。科学方面的根据地——学园都市的合作机关提供的各种各样的监视器摆在说教台和长椅上，地上是箱形的通信机器，线缆拉得满地都是。液晶显示器和信号灯的光芒扰乱着夜晚的教会中的柔和黑影。

许多修女正一边在自己不熟悉的器材间穿行一边操作着，不过有两个人正悠闲的坐在椅子上。一个是「清教派」的领袖，最高主教萝拉·史都特。一个是「骑士派」的领袖，骑士团长。萝拉一脸轻松，相对的骑士团长的表情相当严肃。「结果，『王室派』的领袖未到吗。三派阀不齐的话，如何商量协议呢。」「……女王陛下为首的『王室派』为了掌握警察，议会和各相关机构进行适当的行动已经竭尽全力了。没到到这里来的余暇吧。」

听到这番话，萝拉叹了口气。英国的三派阀，有明确的相互关系。「王室派」指挥「骑士派」，「骑士派」监督「清教派」，「清教派」影响「王室派」。因为，如果会议时如果不派出各自的代表出席的话。就无法进行平等的发言……缺少「王室派」在场，对「清教派」的萝拉来说相当不方便。不会是逃走了吧，英国女王。萝拉不禁腹诽道。

骑士没有发觉萝拉的心思，用陈述的口吻说道，「……说起来，你们的幻术开始出现效果了呢。」「嗯。的确，要想从远距离完全操纵科学结晶的客机的确是很困难，不过光是在其中的一个仪表上施加幻影却是简单的事。」

「也就是在驾驶室的燃料表上动了手脚呢。」骑士团将目光投向设置在大圣堂里的电脑。复数的液晶显示器和仪表将一个两脚椅子包围着，形式和空客365的驾驶席一样。这是训练用的模拟台。幻术正是以这个为核心来确定目标的。「现在那边已经骚乱起来吧。仪表标志的数字的减少速度只能让人想到是燃料仓上开了洞了，到不了机场了吧。」「所以要迫降在建筑物稀少的乡郊公路上吗。」骑士团长露出不快的神情，「根据报告，恐怖份子并不打算马上让飞机坠毁。可是他们所说的客机的缺陷不是还没有弄清吗。迫降的难度太大了，如果受到妨碍，可没法简单收场啊。」「嚯。那你认为在城市，居民区，国际机场的跑道和管制大楼这些地方爆炸比较好咯？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几倍于机上乘客的伤亡哦。」

「……」骑士团长沉默了。萝拉抓住附近一个拿着报告书的修女问道，「可以用来迫降的道路是哪里？」「伦敦到苏格兰之间的直线公路中，坎德尔至卡莱尔的路段。」听取报告的萝拉打了个响指。骑士团长皱了皱眉，「这是什么暗号？」「封锁该干线，阻断与其相连的各道路。再就是制伏恐怖份子的装备方面。可以交给『骑士派』狙击用的『罗宾汉』吗？」

「一介宗教策士，居然打算指挥守护国家的骑士吗？」「我可是借花献佛呢。根据报告，这个恐怖份子不是魔法师，也没有携带枪和炸弹。飞机成功着陆后，他也无法控制超过五百人的乘客和机务人员。可以说是最适合用来赚经验值的小喽罗了哦。」无聊，骑士团长说道，「……你这么急地安排好了。如果客机在空中解体的话怎么办。」「那样的话，只要回收机上的禁书目录便可。我们可是有捕缚乘坐飞机逃跑之莉德维亚·罗伦兹迪时所用之术式的。便算是飞机在空中爆炸了，在地上接住一个人还是没问题的。」「你快去死吧，这是我的真心话。」

## 1 5

嗡——，男人感到机体大幅倾斜起来，机首方向向下——也就是高度要急速下降。（迫降？不好了！！）男人的目的是破坏主记录仪。如果在英国方面明确回答是否接受前飞机就迫降了的话，那交涉就不可能继续了。再说，「在异样的地方着陆的飞机」总是会被警察机关包围起来。现在飞机的窗户和机壁制造的更薄的原因，据说除了因为原油价格上涨而减轻重量外，还为了狙击时能精确地命中目标。英国的机场和公路都是敌境。在这里迫降的话，就没有活路了。「可恶！！」男人好像弹跳着一般向商务舱前方跑去……经过头等舱后就是驾驶舱，男人一边想着一边停了下来。做为反恐的一环，驾驶室门是机史上最坚固的。不想点办法的话，是没法打开的。这时，机体的高度不断地在下降。让男人感到好像电梯下降一般的浮游感。「怎么办，不做点什么的话……」男人自言自语着，冲进了商务舱和头等舱之间的隔壁区域。这里也和其他部分的的隔壁区域一样，墙上有乘务员使用的麦克风。男人取下麦克风，用颤抖的手调节着频道，调到直通驾驶室的频道后，他用法语开口大喊，「停止迫降！！不然我就让飞机坠毁！！」「！？」对方传来了屏住了呼吸似的声音。好像不知对这突然传来的恐喝怎么反应。

男人不管不顾地继续喊道，「我现在掌握了这架飞机的构造缺陷，随时可以让飞机坠毁！不想害死这五百多人的话，就马上把飞机拉起来！！」这完全是虚张声势而已，实际上经济舱的那个座位已经没用了，就算想用备用计划，也要先打开货物室的舱门才行。男人毫不犹豫的说着谎。「不行的。」面对他的虚张声势的反应与预想的不同。虽然声音很紧张，不过很有条理。「不知怎么回事，现在燃料表上的数字正在飞减，有可能是燃料泄漏了，这样下去到不了爱丁堡机场。绕道去伦敦也不可能！不小心把燃料引燃了的话，发动机都有可能爆炸啊！！」那种事怎么都行。飞机爆炸不爆炸，与男人无关。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这次事件要华丽地以恐怖落动的形式落幕。「混账。我要动手了。听好，三分钟。三分钟以内不拉起高度的话，我就把乘客全杀掉。」「你明白现在的状况吗！？」对方咬牙切齿的回答，男人则用错乱的声音吼了回去。「你才是不明白状况！乘客的性命现在都在我手里！！反正有五百人，就算死一半，数量也足够了！！」男人说完，好像要把麦克风拍碎般扣回墙上。然后就在原地慢慢地滑坐在地。他把手伸进怀里，握住骨制的小刀。一面颤抖着，一面全身心感受着飞机的高度。

## 1 6

圣乔治大教堂的一角，最高主教萝拉·史都特皱着眉。「真是怪呢……」「哪方面？」回应她的是骑士团长。萝拉看着监示屏旁的白板上，上面用几个圆形的磁石固定着一张英国地图，磁石在上面自动地移动着。「那架客机把高度拉起来了。看来是打算取消迫降。」「你命令解除幻术了吗？」「没有哦。」萝拉自言自语道，「在迫降在公路上之前，幻术应该都是不会解除的。说起来，施加在那客机上的远距离幻术居然会失效。这是……」「最高主教！紧急情况！！」「清教派」的幼小修女跑了过来，「确认到苏格兰方面放出的强烈干扰。我们的幻术被第三者封住了。燃料表的显示已经还原了！！」「干扰……？」萝拉第一次因为不快而拧起眉头。（是什么人，有什么目的……？）当然，这里说的是魔法方面的干扰。不过那些恐怖份子是与魔法无缘的单纯的犯罪者这点是事实。没法想像会有魔法师协助他们。再加上，「苏格兰……。竟然在国内。」骑士团长的表情变化比萝拉激烈得多，那是愤怒的表情。「不知道是法国的魔法师混了进来，还是英国的魔法结社在做内应。不过，这是可是你的失态，最高主教。正是为了将这种事故防范于未然，才授予你英国清教的全权的。」「……我明白。」虽然面无表情。萝拉·史都特的心中现在正翻卷着激烈的感情。她用毫无感情的语气说道。「这次事件另有黑幕。」随着萝拉的响指。她的背后无声无息地出现了一个橙色的光点。那是烟草顶端的火光。萝拉对嘴角叼着烟的魔法师说道，「安全起见，你准备去空客365那里吧。需要些什么？」「这个嘛。」红发的神发吐了口烟，静静地说道，「运输机一架，可以请司掌武力的『骑士派』代为向空军联系吗？」

## 1 7

男人抬起头来。机体的倾斜改变了，与刚才相反，这时机头是向上了。高度再次拉升起来了。（迫降……回避了？）男人哈哈地喘着气，看着四周。看来因为驾驶的操作，蜂鸣声已经停止了，广播正自动用各国语言播放着「刚才是误报请不要担心」。（总算没事了）男人坐在商务舱与头等舱之间的隔壁区域的地上，感到全身脱力。虽然计划陷入了困境，但还没有决定性失败。只要把货物室的舱门打开，还有挽回的余地。突然，「在这里啊。」男人一愣，转头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商务舱那边的门口处，正站着那个刺猬头的东方人。上条当麻其实并不太了解情况。紧急警报的确是他按下的，不过之后客机突然下降高度就不关他的事了。他还认为搞不好是机长他们搞的鬼。总之，打定主意要引起一定程度的混乱让犯人动摇的上条，到处找着动作不同寻常的人。





桶里是沸腾的咖啡。

被当头泼了一身的艾卡的感觉，已经不用多说了。

「咕啊啊啊啊啊啊啊！！」

艾卡发出惨加，抱头乱转。上条带着坏笑扔掉水桶，一脚把艾卡松手掉下的手枪踢开，手枪滑进滚烫的水洼里。可是这样是阻止不了艾卡的。他大吼着两手拧住上条的衣领，一下把他提了起来，上条感到两脚一下悬空，紧接着被「咚」地掼到地上。背后传来的冲击，让上条「咕」地一声，连呼吸都不畅了。

连整理气息的余裕都没有，紧接着艾卡从背后拔出了巨大的匕首，向上条照面劈了过来，上条猛一偏头，匕首从他耳边划过，发出嘶地破空声砍到地板上折断了。可是艾卡是不管不顾地又一刀挥来。上条伸手抓起折断在地上的匕首刀身，猛地刺向艾卡的大腿。

艾卡大吼着滚倒在地，上条连忙滚向他的反方向，与艾卡拉开距离，可是他马上发现自己失策了。

用单膝撑起身体的艾卡身边，是咖啡形成的水洼。刚才被上条踢飞的手枪就在浸在里面。

艾卡毫不犹豫地抓起手枪。

手枪材质也是各种各样，艾卡这把是钢制。当然，钢是热的良导体。被泡在沸水中的手枪，现在应该好像灼热的石头一样。可是艾卡紧紧地握着枪，一脸的愤怒。

「……我绝对要让这架飞机坠毁。」

全身烫伤的艾卡，好像照顾上条般，特地用日语说道，

「欧陆隧道的爆炸让法国受到了莫大的损失。因此，他们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只要在陆路后再封住空中通道！！」

「没有是英国干的证据吧」

周围的这些集装箱里可能还有武器吧，可是艾卡不会给上条一个个打开确认的时间。

「原本来说，身为岛国的英国不可能自己破坏唯一的陆路吧。那样只会让自己伤脑筋而已。现在不就是这种情况吗。」

「那可不一定。」

一面紧紧握住灼热的手枪，艾卡开口道，

「欧陆隧道过去也曾因为军事和政治的原因停止建造过。那个隧道虽说是英法之间的重要陆路，可是有效性还没有被承认。想封锁隧道的人也多的是。」

「……」

「做为与英国之间友好的证明，我们配合英国共同进行隧道管理。可是他们却单方面地将它切断了！！」

「……你说的话也没有证据吧……」

上条谨慎地开口，

「这件事不管是英国不好还是法国不好，也没有互相攻击的理由吧。听乘务员说，这里的集装箱里也装有了无法正常进食的病人制作的流质食品。是法国的食品公司专门为英国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生产的哦。这些都与英法的关系无关吧？凭什么要让全世界来陪你们玩阴谋啊！！」

「英国人的确也不都是坏的，可是哪里都有蠢货。我们不能放过混在善良的民众中的那些蠢货！！」

艾卡说着，慢慢扣动扳机。不知是不是感觉麻痹了，他脸上好像带着笑意。

「……开得了吗，那枪不是浸到咖啡里了吗」

「现在的手枪就算在泥水里泡个三十分钟都能马上拿出来开火呢，对枪械不熟悉的日本人不了解吧。」

说着，艾卡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

上条不禁闭上了眼睛

「咔嚓」

枪口并没有射出子弹。

并不是保险没开，也不是没子弹了。

上条握紧右拳，对着呆呆地不断扣动扳机的艾卡说道，

「你不知道热膨胀吗。」

接着一拳揍了过去。艾卡脸上接了一记，可并没有倒下。紧接着上条挥出左拳。

「和刚才的管道一样。物体被加热的话体积会改变哦。」

艾卡被左拳打得头向后仰。

「手枪的零件也一样啦。被浸到滚烫的液体里，总会有一两个小零件变形吧！！」

上条收回右拳，紧接着一击将艾卡打倒了。

呼，上条吐了口气。

原本来说，枪械的原理就是引燃发射药，用火药燃气将弹丸推出。而且有可能遇到要连续射击一，二百发的情况，某些部件是相当耐热的。可是反过来说，「开枪时也不会受热的部分」就是弱点了。

（……可是，真的指望故障的话，完全就是在赌命嘛。也不知该说是不幸还是幸运……唉，遇到恐怖份子这种事本身就是不幸吧）

现在看来危机是过去了，只希望不要突然蹦出第三个人就好了。

上条总算是松了口气。

突然，沙沙的声音传来，上条转头一看。

应该已被打倒的艾卡静静地站起来。伸手到脚边的一个背包里翻动，当他缩回手时，手上拿着一颗手榴弹。

「……！！」

上条慌忙抓向艾卡的手腕。可是艾卡的动作更快，他狞笑着，手伸向手榴弹的安全梢。

这样下去会起爆了。在这狭窄的空间里，上条根本无处可躲。而且，虽然这是杀伤人员的手榴弹，还是能轻易炸坏飞机的墙壁的。那样的话，飞机就会坠毁了。

就在这时，

「受不了了，还是这么外行。就是因为你下不了杀手，才让身边的人都遇到危险。」

声音是上条认识的男人的。

艾卡虽然为了这奇怪的状况皱起眉，可是动作并没有停下。

紧接着

2 0

最先发现异状的是手握操纵杆的机长，他惊讶地看到雷达上出现了一个异常小的亮点。当他把目光移回窗外时，更是

浑身一颤。

有着隐形功能的漆黑的巨大运输机正飞行在旁边。

相互间隔不过十米。简直好像要进行空中加油一样。不过那是只有更小型的战斗机才能完成的特技。八十米级的两架大型飞行器保持这种距离，已经谈不上是杂技了，几乎就是自杀行为。

走在商务舱的走道的性感金发乘务员小姐，惊愕地看着窗外。运输机的后部打开了，雪花一般的纸片飞舞到空中。虽然她不知道那是什么，但还是单纯地为这个奇景而惊叹。

站在货舱舱门前等待上条的茵蒂克丝被周围骚动的乘客吸引，呆呆地看着窗外。根据头脑中十万三千册魔道书中的知识，她看出那纸片其实是符文卡片。

同时，

货舱中，艾卡身边的墙壁也发生了异变。

某种橙色的物体从壁上喷出。那是一把剑，火炎形成的剑贯穿了客机的外壁，刺入机内。炎剑烧焦了艾卡的衣服，却没有破坏他的身体。

然后放出炎剑的元凶，也不管结果好坏，把炎剑收了回去。

就在这时。

「轰！！」地一声，空气狂乱起来。 货舱的空气全部向艾卡身边的洞口涌去。

当然，第一个受害者就是艾卡。

就好像被猛地摔上的房门一样，艾卡的身体撞上了机壁。他的肚子被壁上的洞吸住，原本应该从内部开始破坏的空客365，因为艾卡挡住了破洞而避免了灾难。

「咕啊啊啊啊啊啊啊！？」

肉体被吸住的艾卡惨叫着。

瞠目结舌地看着眼前乱七八糟的状况的上条，听到炎之魔法师的声音。

「还有十分钟就到爱丁堡了。看他能不能活到那时候吧。受不了，你再怎么说也是肩负『那孩子』的管理业务的人。这种程度的觉悟至少要有吧。」

说着，通信般的声音突然消失了。

上条发了阵呆，然后发现惨叫着的艾卡还拿着手榴弹，正拼命地想要拔开保险梢。

上条伸手一扫，手榴弹便滚到远处去了。

拍了拍失去了最后的抵抗手段的艾卡的后背，上条笑着说，

「加油哦。」

2 1

黑幕看着电视上的报道。

到达苏格兰爱丁堡机场的空客365虽然一度遇到危险，但还是在机上乘客和机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化险为夷。

黑幕一面看着主旋律的报道，一面将目光落到资料上。

他注意的是运输机这一项。

为了解决事件，借用了一架英国空军的运输机。

那是雷达反射面积极小的，采用了学园都市技术的运输机。

黑幕叹了口气。

这就是英国的极限吗。

连解决这种程度的问题，都必须要借用学园都市的力量，真让人失望。这种状态，真能称为强国吗。所谓英国清教和罗马正教进行战争，不过是梦话罢了。……至少，不能把舵盘交到需要借助他人力量的家伙手中。

黑幕关掉电视，仔细地整理好资料，静静地想着。

——看来，我们要行动了。

行间 二

哟。

这是第二次被你救了呢。

是啊。原本平安从俄罗斯成教的支配区域逃了出来。结果现在罗马正教和俄罗斯一联手，成教的那些家伙也把手伸到罗马正教支配的法国来了。所以才遇到这种大危机啊。这种逃命行动对我这把老骨头来说太辛苦了。

原本好不容易改头换面重建了组织，占星施术旅团正大受欢迎的时候呢。

这次一定要让我们报答你。上一次……那次我们原本都认为必死无疑了的，结果你却一言不发的就消失了，让我们好生后悔。

对了对了，有什么事找我们就好。

需要……武器啊。

可是啊，你连自己的武器都失去了，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看来不要问比较好。别这么看我。想都想得到是肯定是场恶战。

不过，说到武器我们也有不少好东西。没了俄罗斯的束缚，我现在也能自由在全世界来往。古今东西的东西都有入手。你喜欢的怪物级的珍品也有。

我拿几样出来，你随便试吧。

你说弄坏怎么办？哎。这可是向你报恩啊。不会拿那种破烂出来的。要给你看的是和那些便宜货不同次元的一级品。里面也有那种真正的宝物。都是名留历史，甚至创造历史的。

……等等。要是真在你手上坏掉的话。我们也颜面无存了。这边来。给你看看我们的镇团之宝。

啊？不是摆架子啦。那东西老头子一个人拿不动而已。虽说可以用机器运过来，不过还是你亲自来看比较快吧。

这边这边。

对，就是这个货物台，把蒙布打开看看。

如何。

不是自卖自夸。犀利吧。  
圣剑阿斯卡龙。  
哈哈。别那么惊讶。我也知道这不是在历史里留名的圣剑。这是以十六世纪的某个作家自编的「圣剑物语」为基础，由真正的魔法师所制造的灵装。这是彻底计算了「能够将作品中出现的五十英尺长的恶龙一击斩杀的剑的理论值」后制造的，真真正正的怪物兵器。  
全长三点五米，总重二百公斤的怪物兵器。  
虽然在作家笔下是单手使用的，可是真照理论值做出来，就成了这种离谱的尺码了。  
拿去吧，没人比你更适合使用它了。  
不过，你也不容易呢。  
我们「前」占星施术旅团上次虽然得救，但应该是碰巧遇到了你。现在在意料之外地再次遇到我们后，还希望我们提供武器。看来，你是马上准备去战斗呢。  
哎，不管说什么你也会去吧。我就不拦你了。只是出发前我有样东西给你。是英国的一个匠人放在我这里的。他和我一样，对突然消失的你念念不忘呢。虽然你说要废弃，可那人还是把它完成了。  
哈哈，怎么了。  
别板着张脸。  
虽然有各种情况。可原本来说，这东西就是你拜托别人做的吧。  
这个盾之纹章。

——N ∴ L ∴

终于到达爱丁堡机场了。  
爱丁堡是位于英国北部的苏格兰地区的城市。顺带一提伦敦在英国南部。现在要换乘国内航线前往伦敦机场。  
「不过来了好多摄影机啊。果然是因为恐怖事件的关系吧？」  
好不容易在入境处用蹩脚的英语蒙混过关的上条，看着手机上的时间。  
「嗯？啊对了，还要调整时差啊。」  
本来应该有一键切换为世界主要城市的时间的机能的。不过上条不是那种会仔细看说明书的人。他把手机塞回口袋环视四周，看到了墙上的挂钟。  
「……晚上八点……。希望不会没班次了啊……」  
对航班情况不太了解的上条不禁喃喃道。  
这时，  
「……当咕麻噜噜……」  
「咦！？茵蒂克丝！！你怎么好你一边叫着我的名字一边在发出野兽一样的声音啊！？」「因为我已经饿得饿得饿得要倒下了！！结果最后还是什么都没吃到！再不吃点什么就真要死了！！」  
看着还是穿着连衣裙的茵蒂克丝（国内航线也不可能穿着全是安全别针的衣服上机），坐在行李箱上，抱起双手，  
「国内航线的飞机上也有机内餐吧？」  
「吃不到的！！虽然没有根据但我感觉肯定吃不到的！！」  
……的确，从爱丁堡飞到伦敦，最多也不过一小时。搞不好根本不会准备餐点。  
上条想道，  
「不行了，我也饿了。去吃点什么吧。」  
「当啊啊啊啊麻啊啊啊啊啊！！」  
「高兴过头了吧！！眼里都全是星星了！我说你也笑得太可怕了！！」  
一面说道，上条带着茵蒂克丝开始在机场里寻找卖快餐的地方。  
虽然用手机里的学习软件临时学了点英语，可离实用还差得远。于是，上条只能用寻找带刀叉和咖啡杯标志的招牌的方法在机场里走来走去。  
（……行李里还有土御门给的英国钞票。在这里用一点也算是必要的经费吧）  
「当，当麻！对面传来咖啡的香味哦！！」  
「啊？我倒是没闻到——啥！？街角对面真的有咖啡店啊！！」  
上条的视线前方，是间装着玻璃壁面的清爽咖啡店……真正习惯旅行的人的话，恐怕这里会吐槽为啥跑到英国看得到日本的连锁店啊，可是对平凡的小市民（虽然尽力解决了恐怖事件）上条来说，只感到「哇，有饭吃了！！」  
简直就好像平常的茵蒂克丝一样，说到她现在的样子，  
「☆☆☆☆☆☆☆☆☆☆☆☆☆☆☆☆☆☆☆☆☆☆☆☆！！」  
「哇！！哇！！哇！！，茵蒂克丝好像话都不会说了！！好夸张的眼睛！好夸张的眉毛！好夸张的嘴！总而言之，好夸张的笑容！！」  
赶快进去吃点夹着蔬菜和火腿的三明治吧，上条拉着茵蒂克丝的手走向咖啡店。  
这时，突然有人从后面拍了拍上条的肩。  
一回头，看到一位女性正站在身后。年龄十八岁左右。东方人的面孔，身材比一般人高挑一此。头发束成长长的马尾，直垂到腰际。装着切断了一边裤管的牛仔裤，身上的T恤貌似随便地打了个结，外面套着同样切去了一只袖子的夹克……与这身西部牛孔的形象成鲜明对比的是，手上握着的超长的日本刀「七天七刀」。  
好久不见了，她开口说道。  
上条回答，  
「为，为什么堕天使工口女仆会在这里……！？」  
听到这种回答的神裂火织猛地咳了出来。好像陷入呼吸困难状态的神裂，拼命开口道，  
「我是由于英国王室的要求，来带你们直接去英国王家的居所白金汉宫的。原本你们乘坐学园都市准备的超音速客机直航的话，也没有这个必要的……」  
「啊，这不是理由吧。这种情况也用不着非要堕天使工口女仆来……，！！」  
「我不是堕天使工口女仆！！的确，AQUA一战后为了感谢你，做了那，那样的事。可是一看到别人第一句就是堕天使工口女仆是怎么回事啊！？」  
「没办法啊！！实际上就是堕天使工口女仆啊！！」  
「不要一边详细地回想一边言无论次！！不要脸红了！！」  
神裂抓住上条的肩膀一阵猛摇。  
「总，总之！！现在我不是那种东西！！而是英国清教的使者，以新生天草式十字凄教的女教皇的身份来迎接你们的！！」  
「那还真是不妙啊，你就提着日本刀在机场晃啊！？基本上有两个以上的魔法师聚在一起就肯定没什么好事！！」  
上条和神裂吱吱喳喳地吵了起来。  
这时，茵蒂克丝开口了。  
「当——麻——」  
她没有看着上条和神裂，而是盯着那间咖啡店。  
「……再拖下去，我可不原谅当麻了啊！！」  
「咦！！是我的错吗！！不是吧！客机遇上恐怖份子，在这里被神裂搭话都不是我的错吧！！」  
不过看来这些辩解都没有进入茵蒂克丝耳里。上条打算为了停止争吵，干脆把也请神裂也一起进咖啡店好了。  
「是，是呢。咳。快点吧，时间不多了。」  
堕天使工口女仆神裂火织这么说道。

哦，挺好说话的家伙嘛！！明白状况的女孩子最棒了！！呃其实我也饿了！！——上条一面感动着，一面向咖啡店的方向迈开步子。

「因为恐怖事件的影响，客机现在为了检查全部停飞了。我们已经准备了直升机和驾驶员，现在快去伦敦吧」

上条沉默了一会，看向神裂。

「……怎么回事？」

「原本学园都市的超音速客机是直接到伦敦的机场的。因为你们突然换乘了其他客机，现在已经超过了预定七个小时。现在一秒都不能耽搁了。这次因为英国的正式命令招唤茵蒂克丝的，你也要有身负保护管理者的自觉……。顺便一说，让她换上『移动教会』吧。可以在直升机的后座上换衣服。」

「……吃饭怎么办？」

「哪还有那种空闲。快来吧。真是，我们还无所谓，竟然毫无联络地让英国王室的各位白等了七小时。比起『王室派』来，要是让那些头脑顽固的『骑士派』知道了的话……」

神裂一面拖着上条，说着这些完全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可是对上条来说，还有更优先的事情要做，

「就算现在要去现场，可吃饭怎么办！？刚才茵蒂克丝就到极限了！！这样下去我感到她就要一口气放出因为肚饿产生的愤怒能量了……」

「那是你这个管理她的人的责任吧。自己想办法吧。」

「别说得事不关己！！……，我说你是生气了吧，因为我揶揄你是堕天使工口女仆而生气了吧大姐！！」

「完全没有，好了快上直升机吧。」

神裂用世上仅有二十人的圣人的握力，拖着上条的手腕移动。

2

英国第三公主薇莉安正站在间宽敞的房间里。

这个半个网球场大小的空间，是薇莉安的领地。简单来说，就是她的私人房间。身处不但在国内外，甚至在家族内都充满权谋术策的英国王室，只是这里是能隔绝一切独处的「安全场所」。

「……是吗。好的，好的。不管怎么样，客机能平安到达爱丁堡就好。」

薇莉安握着陶瓷制的古董电话的听筒。实际上白金汉宫内的通讯都会被最新型的交换机加密，不过技术细节就没人知道了。

通话的对象是爱丁堡的负责人。

薇莉安关心的是机上的货物。

「是的。在恐怖事件后，应该还有许多调查活动……还请尽可能快地将食品分放给各家庭。对那样患者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呢……请尽快让他们安心。」

薇莉安轻轻把听筒挂上，叹了口气。

就算通话有被情报机关（不管有没有用暗号）窃听的可能，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对话。

英国是个复杂的国家。

有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四文化。

王室派，骑士派，清教派三派阀。

将这两种关系图拼在一起，就建立了「联合王国」这个统治体制。根据情况，同属「骑士派」的英格兰系和苏格兰系可能会互扯后腿，「王室派」和「清教派」也是由同属威尔士出身的人建立起沟通渠道的。

第三公主薇莉安所属的当然是「王室派」。这是在她出生在王室时就决定了的。加入「王室派」的条件，一是与王家有关系者，二是做为其侧近拥有政治手腕的人。同是代表国表的三派阀之一，与「骑士派」与「清教派」相比，单从人口来说是最少的。

「王室派」的工作，是掌握与干涉议会政治，实质上就是掌握国家的舵盘。不需要像「骑士派」与「清教派」那在暗中活动，为了控制警察与军队，「王室派」是最需要在明面上活动的势力。

话虽如此，第三公主薇莉安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权限。

英国女王的三个女儿，从长往幼的顺序的评价分别是。

长女头脑。

次女军事。

三女仁德。

……也就是说，虽然有一定程度的人望。可是薇莉安并没有影响「国家运作」的筹码。之前通话的对象——爱丁堡机场的负责人，虽然会认为「竟然会担心这些事，公主真是善良啊」，可是绝不会有「要一生效忠她」的想法。

她的仁德，对派阀的壮大没有影响。

公务上作为「王室的形象」在媒体上露面，在民间的杂志里也被评为「最想和她结婚的公主」……可对英国王室来说，她只有「那个作用」而已。

作为政治婚姻的鱼饵，来扰乱对手国家的重要人物。让女王和两个姐姐趁机缔结对英国有利的条约。

王室的的礼仪也好，用端庄的举止进行公益活动也好，不过是精神层面的脱衣舞罢了，她想。如果某天英国遇到了无法回避的危机的话，政治婚姻不可避免了吧。

薇莉安在广阔房间里沉重地叹息。

这段时间与法国的争端，让她不由得联想到这「最后的手段」。

这时，轻轻的敲门声打断了她的思绪。

「薇莉安公主。」

厚重的门外，是一名年轻的佣人。她是民间出身的一般人，不会魔法。王室的辅佐人员里，有由国王授予王权神授——神之力量的一部分，遵照传统担当「仕奉神圣之人的神圣巫女」的「近卫侍女」，薇莉安却使用着民间出身的女仆。

「『骑士派』与『清教派』的首脑，和日本学园都市来访的客人们已经到达宫殿了。马上就要开始谒见。请薇莉安公主准备一下。」

「……知道了。」

她回答道，不过现在也没有什么准备的必要。虽然呆在自己的房间里，薇莉安也穿着进行最低限的公务时的服装。她的人生，时常伴随着各种紧张。

走过宽阔的房间，打开房门走出来。门边的站着穿着绿色女仆装的女性。薇莉安在佣人的注目礼中走上走廊，突然停

下脚步抬起头来。

长长的走廊的天花板很高。好像隧道的照明灯一样，在两边墙上以相等的间距装饰着盾形的纹章。

这些是历代骑士们的纹章。

虽然和英国王室的别墅温莎城走廊形式一样，白金汉宫里的却是魔术派阀「骑士派」的纹章。将纹章装饰在这里，是踏入「名门」的第一步，无数为英国持剑者的憧憬。

原本为了「在战场上识别」的纹章，强烈地主张着自己的存在，可是却完全没有打乱空间的调和。要说有什么东西能打乱这里的调和的话。

那就是空白。

等距装饰着的纹章中，有一个地方空着。就好像缺了颗牙齿的牙床一样。

她知道那是谁的空白。

原本为了英国战斗，拥有公认的功绩，差点成为骑士的一员。却在最后以「佣兵」的身边离开这个国家的男人。「骑士派」的领袖为了表示敬意，在这里为他留下了位置。

薇莉安看着空白，嘴唇自然地动了起来。

「……威廉……」

身边的佣人沉默不语。

3

上条他们乘坐的直升机到达了伦敦一角的公园里……这只是上条这么想，实际上这里就是英国女王居住的白金汉宫的地皮。这是将两个公园合为一体的英国首都的一个区划。不过会搞错也是难免的。

本来应该发出盛大的感叹声的上条，现在正在对付更为严重的事态。

「当麻……吼啊啊啊啊啊啊啊！！」

「呜啊啊啊啊啊啊啊！？已经不是在咬而是咀嚼了啊茵蒂克丝！！」

爬在当麻的背上的，是放出恐怖的意念的银发碧眼的怪兽（已经在直升机里换上了修道服）。神裂斜睨着两人，先一步走下直升机。

「……因为逆风的影响而错过了预定时间，真是失策。快一点吧，大家都已经集合起来了。」

「喂！！在这惨剧面前，你就没什么可说的吗！？比如说我去拿个三明治来啥的！！空着肚子的茵蒂克丝就要变成其他的生物了啊！！」

「哼，禁书目录的管理工作是你的事情。既然看来你完成还不错我就放心了」

「你还是在生气吧！？为堕天使工口女仆那件事在生气吧！？可是原本就是你自己穿成那样冲进病房的吓呜！？」

上条被神裂捂住嘴，

「（禁止在驾驶员和其他人面前说这件事，明白吗？）」

「咕咕咕，要碎了啊啊，圣人的握力！？」

神裂拖着上条离开设置了引导灯，将房顶兼作停机坪的休息室，走向白金汉宫。顺带一提，茵蒂克丝还贴在上条背上，好像个附属品一样。

神裂没有走正面的大门，还是小一些的后门。

在她握住门把时，上条开口道，

「等一下神裂！！」

「脑袋像排球一样被人夹住的情况下还有什么话要说」

「这是夹住人的元凶该说的台词吗！我说让我进入这里没问题吗。我的右手可有幻想杀的能力啊。要是不小心把什么国宝给弄坏了我可不赔啊！？」

「什么啊。这件事啊。」

神裂终于放开了上条。

「这个你可以放心。英国虽然是魔法发达的国家。但现在这座白金汉宫里已把那种安全机关全部撤去了。」

「咦？说是女王住的地方，我还以为是座不得了的魔法要塞呢。」

「的确有那种要塞哦。王室的别墅温莎城就是典型。」

神裂说着，叹了口气。

「这座白金汉宫要用来和他国进行会谈的。要是他国的大人物中了魔法的机关的话，会产生外交问题的。虽然别墅温莎城也会召开宴会，可那种情况下招待的都是相信『英国女王不会暗算我的』的人。」

所谓的危险不光是指物理方面的，神裂说道。

她看着被茵蒂克丝咬着头的上条，

「而且」

「？」

「那个女王也不需要那种安全措施。」

说着意味深长的话，神裂打开了后门。

门虽然不大，里面的景色却不简单。原本用「景色」来描述室内的情景就已经是夸张的比喻了。

说到宫殿——上条原本以为是铺满闪闪发亮的纯金的世界。可是现实并非如此。房间般宽敞的走廊上，铺着让人不敢下脚的华丽绒毯，四周挂着的绘画与雕刻和拿着红茶茶具的女仆都让人咋舌。

「来了吗。」

一个男人的声音传到被这种景色和女仆震惊的上条耳里。说的是日语。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走了过来。和在满客电车的摇晃的人穿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就好像为了炫耀「派头」这种状态一样的……。和上条恐怕一生无缘的西服。

神裂看着男人开口道，

「骑士团长，感谢您提供移动工具。」

「直升机的事不用在意，对我们来说也是必须的支出。」

被称为骑士团长的男人，把视线转向上条。

「哦。你就是担负禁书目录的管理业务的人吗。」

「咦？管理业务这种说法好像有点奇怪……」

「本来我对保护那十万三千册的是什么的人物很有兴趣，没想到是以贴在头上这种方式在管理呢，东方的神秘真是可怕。」

「果然很奇怪吧！？陷入这种困境的原因其实就是肚饿啦！！方便的话，在我的脑袋真的被咬碎前请给点面包吧！？」真不像话，神裂正要发作。骑士团长用手挡住她，招来送红茶的女仆。让她给上条他们拿来好像介于面包于蛋糕中间的叫司康饼的食物。

「嗯－嗯嗯！？这是！渗，渗进去了，马上渗进胃袋了，这种司康饼！」

「是吗，那就好。来，大家都到了，差不多该去……」

「噢，免费？这个免费吗！？那我就不客气了。茵蒂克丝！放开吃吧！！」「我一开始就没打算客气的说！！司康饼司康饼！！」「对了，吃啊！！全给吃了！！！」

「涂上黄油更美味了啊！！」「用蓝莓也不错！！」「草莓酱和蜂蜜全是我的！！」「你休想啊！！」「哈哈哈哈哈！！」「哇哈哈哈哈哈！！」「好吃好吃！！」

骑士团长哑口无言，喃喃地道，

「……可以砍了他们吗？」

「我来说服他们！！请放心吧！！」

神裂慌忙把上条一下打翻，用背摔的姿态从背后把茵蒂克丝锁住让女仆离开。司康饼的天国终于结束了。

4

走在白金汉宫宽敞的走廊里，上条问道，

「说起来，为什么要把我们叫到这里来啊？」

「……在学园都市当顾问的土御门没有告诉你吗？」

神裂有点吃惊，上条点点头，

「他是突然用瓦斯把我们迷倒后丢到机场的。」

「那个混蛋……」

神裂咬牙切齿地说，不过对上条来说，土御门一直都是这样子。阿维尼恩的时候，也是突然乘着降落伞从天上落下来。旁边的骑士团长开口道。

「现在是要去参加作战会议。王室派，骑士派，清教派的成员都聚集在一起了。因为有王室派的领袖——也就是继承了王血的各位参加，对外是称为『谒见』。」

说着，骑士团长看了看上条的衣服。

「……因此，应该穿着正装出席，不过，现在也没办法了。虽说是T恤和牛仔裤，不过应该不会有人为此生气吧。」

受到这隐晦的指责，上条肩头一缩。

噢，莫非我现在犯了社会常识上的错误，上条有点着急。看着身旁的神裂的肚脐和裸腿说道，

「神裂这样的就没关系啊……？」

「这是什么失礼的评价啊。我这是术式上必要的构成啊。」

神裂怒道，好像要逃开上条的视线般缩了缩身。这时茵蒂克丝问道，

「作战会议，究竟是什么的作战会议？」

「正式召集禁书目录是女王的判断，从这点看应该是相当重要的案件。」

骑士团长在一扇门前停下了脚步。

这是扇与巨大的宫殿相衬的庄严巨大的双开门。

「你们也在电视新闻中知道了吧。现在连系英法的欧陆隧道，不知道被什么人爆破了。而且是三道隧道全部。随着隧道的破坏，人员，物资的运输全部停止了，这使英国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

「隧道的爆破有可能是魔法所为，这样一来，就是受到了国家规模的袭击。」

骑士团长一面说，一面握住门把。

这里面就是「谒见」的舞台——英国女王等着的作战会议室。想到这一点，上条自然地紧张地直起腰来。做为禁书目录的保护者，上条并不是想有什么发言的机会，可现在将要开始的，是决定国策的级别的会议。

上条喉咙不由得发出咕的一声。

骑士团长转动门把，在门打开前，说话声从门缝里传了出来。

「呜……礼服什么的真是麻烦，穿牛仔裤不行吗……」

骑士团长的动作突然停止了。

然后对着因为听不懂英语而发楞的上条说道，

「……请稍等片刻。」

紧接他放开门把，从门缝里挤身进去。

「噢喔！？你这家伙进来都不敲门吗！！」

「在谢罪前我有话要说——有在这种场合还穿牛仔裤的笨蛋吗！！」

「YEAH，骑士团长第一个到场了——」

「进场的顺序怎样都好！！拜托你像个女王的样子吧！！没人想看你出人意料的一面，别突然拿把电吉他出来吧！！」

里面传出咣啷咚隆的声响，上条莫名其妙地看着房门。神裂不知为何没有为他翻译，茵蒂克丝也因为吃饱了一幅晕晕欲睡的样子。

不久后，骑士团长从门缝里探头出来。

「……实在抱歉，已经可以了。女王艾利莎德已经清醒了。」

「？」

搞不清状况的上条穿过门。

房间有一个RPG里常见的带阶梯的高台。不过上面没有宝座之类的东西。看来是好像宴会厅一样的大房间。几排环形的桌子环绕着台子，好像树的年轮一般。好像偶尔在电视里看到的联合国的会场一样。

在台子正中。

「她」，就是英国的女王吧。年龄在五十岁前后，肌肤和头发都开始现出老态，可是根本的部分，精神和骨骼之类，看来还凌驾于十几岁年轻人之上。

她身上穿着盖住脚部的长礼服，这件黑白两色的衣服若是弄脏了，光是清洗费就会让一般人倾家荡产吧。

更让人注意的是女王艾利莎德的右手。

一把剑。外观是典型的西洋双刃剑，连柄差不多八十厘米长。只是没有开刃，剑尖部分也是平的。有着细长的四方形

的柄。

身为英国淑女模板的女王和剑……而且不是收在鞘中挂在腰上，而是以出鞘的状态拿在手上。

上条看着剑，脱口将心中浮现的想法说了出来，

「真是意外的有个性啊……我们姬神那么拼命都没获得的个性，这么简单就……」

「不，那才是正常状态！！撤去了电吉他，足球，健球和冲浪板！！虽然不是熟悉的形象，不过那把剑正是身为英国女王艾莉莎德的象征！！」

骑士团长好像想起什么恶梦似地摇着头

与他相对的，女王张口大笑，

「这叫卡提那，是王族专用的剑。」

「卡－提那？」

骑士团长在女王再次开口前说道，

「这是代代国家元首所持的神圣之剑。了解了这把剑的历史，就能理解英国王室的情况。」

「没那么了不起啦。虽然的确是方便的道具，可是就算这把剑断了，王室也不会崩溃哦。」

艾莉莎德地笑着否定道

这种无所顾忌地发言，好像「用惯」的感觉。反而给人卡提那这把剑正适合女王的印象。

女王再次看着上条，说起卡提那的情况。

「卡提那是在王的戴冠式上使用的仪式剑。不是王者的证明，而是选择王者之人的证明。你看，没有开刃，剑尖也是平，随便挂着也没问题。」

「可能看着很奇异，可是对跨越文化之壁很有帮助。」

骑士团长说道。

既不是骑士，也不是武士的上条，并不了解剑的价值。

于是，他向神裂请教道。

「（……那把剑很厉害吗）」

「嗯，是的」

神裂点头，

「那把剑的持有者，会拟似地得到与『如神者』同质的力量。能使用大天使甚至天使长的力量，已经不能称为剑了。」

「天使，长……」

一脸睡意的茵蒂克丝对因为这惊人的解释而硬直的上条说道，

「是指所有天使中最强力的存在。」

「……」

天使这个词就让人不想回想了，更别说其中最强的存在。

上条再次看向艾莉莎德，女王正把剑搭在肩上。

「说是可以使用，也只是在英国的土地上。简单来说，卡提那是可以给予王与骑士莫大的『天使之力』的剑。」

女王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说着。

「为了守护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这『四文化』中通行的特殊规则，而存在王室派，骑士派，清教派三派阀。而卡提那则具有『管理只有在英国之中才成立的规则，分配给守护英国者莫大力量』的功能。」

「特殊的规则是指？」

上条问道，骑士团长接着艾莉莎德的话继续说道，

「这个国家有着被称为英国清教的独立十字教形式。这是十五世纪由亨利八世为了本国的政治不受他国干涉而建立的。因此，为了不受外界的影响，确立了『本国绝对不受一切外部势力的侵犯』和『英国清教的顶峰是国王，英国国王不必听从罗马教皇的命令』这两点。」

「也就是比罗马教皇还要伟大，亨利八世将国王定位为『天使长』，而追随国王的骑士团则是『天使军』，来领导英国人民。因此现在『持有卡提那的英国女王，在国内可以拥有与天使长『如神者』同质的力量』。」

艾莉莎德说着，将靠在肩上的卡提那放了下来。

女王拿着没有枪刃的剑，好像接力棒一样转动着。接着骑士团长的话说道，

「亨利八世打算利用十五世纪的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四国，成立这个机构。因为『四』是表示大地的数字。以国家为材料制作地图，就能创造出『由四国成立的[全英大地]』这个魔法的意义……不受当时以罗马教皇为代表的各种势力干涉，讴歌高度独立文化的，伟大的大陆。可能当时正为近邻诸国的烦杂的政治而烦恼的国王，也憧憬着传说中的『传说大陆』吧。」

不是宗教，而是政治上的理由。

准备用四个国家成立的「全英大陆」，用国王对应「天使长」，骑士团对应「天使军」，将这块大陆掌握在手中。

使用复数的国家来做为「象征」制造「全英大陆」，再在政治上进行调整让「名为英国的巨大单体国家」来掌舵，便诞生了灵活的政治制度。

联合王国。

君临顶点统治国家的，是能发挥最大力量的人。

女王。

「（……虽说如此，还是没有『天使坠落』中感知到的那种力量呢。我也是个人类，没法那么简单地使用天使的术式）」

「哈？」

「没什么。不过，亨利八世也不是一帆风顺。原本他打算在十五世纪以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四国为材料，建立『亨利八世是天使长』的规则，可是当时苏格兰还是独立国家，正在和英格兰交战。原来打算轻易征服后再建立规则，可是苏格兰比想像的要顽强，『不用四国就无法成立的规则』差点泡汤呢。」

还有，因为是『只能在四国中成立的规则』，因此不能在以前广大的殖民地中使用。

「顺带一提，现在为了尊重爱尔兰的独立，该地区没有作为『象征』来使用。北爱尔兰保持英国一个地区的形式，也是为了维持『四文化体制』的必要。」

艾莉莎德转着卡提那说道，

「如此这般，卡提那从『决定英国之王的剑』升级为『决定天使长』的剑……不过这是只能作用在王侯贵族身上的剑，对平民就抱歉了呢。」

这时，神裂补充道，

「像我这种的『清教派』，是无法对应天使或天使长的。我们是『作为人身使用十字教的力量』，无法受到卡提那的恩惠。卡提那是给与『王者』与『骑士』力量的。」

谈论卡提那时，只有女王一派轻松。



不是没有实感的原因，而是充分理解之后，还有着嘲笑这传统的余裕。

「就是这样，卡提那的故事说完了。总之就是在英国历史中登场的一件小道具罢了。」

「那所谓这座白金汉宫不需要安全措施的原因就是……」

上条惶恐地问道，女王用好像有点无聊的口气说道，

「有能杀死天使长的人物存在吗？至少我是没看到过。」

……虽然还不是很明白，总之是在超重要的「仪式」上使用的剑，看来要注意绝不能用右手碰到，上条的警戒心达到了MAX。在「选择王者的仪式」上使用的剑，怎么想都属于国宝，一旦弄坏就大条了。

可是当女王看到上条对剑的价值的猛地刮目相看时，却毫不担心地笑道，

「就算因为什么原因这东西损伤，破坏了，也不会怪罪谁啦。原本这把在历史上就是『卡提那二世』。」

「啊，您光说名字我是完全不明白……」

「也就是第二把。历史上最初登场的『卡提那一世』已经遗失了。为了保证仪式进行才匆忙制作了这把『卡提那二世』。就算这把折断了，只要做把新的就好。别那么紧张。」

是吗……上条疑惑着时，身后有人说道，

「受不了，那可不行啊。『卡提那二世』的确是由『王室派』制作的第二把，可是现在制作的方法都已经遗失了啊。随便弄坏了的话，哪里还做得出第三把，第四把啊。」

音源在出入口的门处。

进入房间的是穿着不输女王的豪奢的礼服的，三十岁出头的美女。礼服是青色调，裙子不长，似乎贴在腿部的曲线上一一般。左眼戴着单片眼镜，给人强烈的知性而冷澈的印象。披在肩头的黑发好像染过般，有着不自然的艳丽。

豪奢而不气派。给人不可思议印象的女人。

「（……这是第一公主，莉梅艾尔）」

神裂耳语道。

骑士团长看到这位第一公主没有带一个侧近和女仆，吃惊不小。

「您会一声的话，我就派部下……不，我会亲自去迎接您的。」

「啊，不行，不行。让人跟着的话，可能有后背被刺中的危险，我不会信任认识的人。」

「……」

骑士团长好像受到打击一般，楞楞地叹了口气。

看来莉梅艾尔公主不信仰人的样子。

「王姐又在老调重弹吗？」

这次进来的是穿着红色礼服的女性，……虽说是礼服，可几乎是皮质的，紧裹在身上。女性的年龄看来在二十后半，她的左右跟着两个骑士。

这是位有着对照性地华美的女性。

她的裙子不长……可是不知是放入了钢丝还是什么，像伞一像不自然地绷开来，在进门时，发出「嘭」的碰撞声。

「真是，王姐还是那么阴郁。要是世界上的一切都不能相信的话，干脆去死就好了。」

王姐？红色礼服的女性看了眼疑惑的上条，

「第二公主琪雅莉莎。学点历史吧，少年。」

你生下来就被记载到历史年表里了吗……。琪雅莉莎看来对上条没有兴趣。

「薇莉安。你怎么也来了。」

突然发出地询问，让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房间角落里，穿着绿色礼服的女性肩头一震，金色的长发与雪白的肌肤，再加上身上的蓬松的裙子，就好像书中典型的公主形象一样。她好像不喜欢引人注目。缩着身体，两手按住裙子，保持着距离看着对自己说话的女性。

「我的妹妹第三公主薇莉安，很无聊的家伙吧？」

琪雅莉莎若无其事的说出让人难以回应的的评价。薇莉安应该听到了这句话吧，第三公主的身影看起来变得更小了。

……

女王看到三个公主都进入房间后，说道，

「差不多都到齐了呢。」

这是暗示以「谒见」为名的作战会议开始了吧。现在开始应该会有许多军人和魔法师等人物进来吧，上条数了数现场的椅子数，看来是场一百人以上规模的大会。

（我好像和这里不衬呢）

上条在心中苦笑时，女王继续说道，

「那么，我们就先开始吧。」

……

……

上条一愣，看向茵蒂克丝也是一副吃惊表情。再看神裂，她同样惊讶的吐了口气，骑士团长也一脸苦笑的表情看向满脸问号的上条。

艾莉莎德笑着说道。

「会议开得太大的话，要记录所有的发言，就无法随便表达自己的意见了。现在事态每一秒都在变化，上百人在一起会把大量时间浪费在废话上。偶尔少人数短时间的会谈更有效果呢。」

「……对女王陛下来说，这是常有的情况才对。」

骑士团长嘟囔道。

不知所措的上条，环视着巨大的会场。

「可是，呃，这可以吗？人数少虽然好，被排除在外的人不会不高兴吗……」

「这么说吧……你要是有什么不满的话，可以插嘴。只要你在按你的策略行事却失败后，自己负起一切责任就可以了。」

「……呜哇」

「一幅专家的样子发表『意见』的家伙太多了，有负起『责任』的觉悟的却没几个。让这种家伙捣乱就伤脑筋了。特别在这种决定国策的时候。」

第二公主琪雅莉莎点头同意女王的意见。

「至少『王室派』，『骑士派』，『清教派』的代表都到了……我个人来说，召集禁书目录的首脑没有到场有点不满，不过有『圣人』代理的话也可以接受。」

「对，对不起。我们的最高主教因为那件事，正在背地不知搞些什么。」

神裂一面说着一面低下头去。

不过，上条想。

「骑士派」有骑士团长，「清教派」是神裂火织……「王室派」有女王和第一，第二，第三公主。怎么说呢，人员上有点偏颇呢。

「不过，无论如何，这个国家是『王国』……王者的国家哦。」

第一公主莉梅艾尔看着上条说。就是说，决定国家的意志时，还是「王室派」的意见最重要吗？上条想。不知为何，第三公主薇莉安好像有点抱歉地低下头。

这时，琪雅莉莎指着上条说道，

「不过，『王室派』，『骑士派』，『清教派』的代表先不管……这个小子是干什么的？他是以什么立场出席会议。」简直就是暗示无关人员速速退场的口气。

上条本身也并不要一定参加这场会议，不过女王微笑着说道，

「他是为排除打算劫机的法国恐怖份子无偿地竭尽全力，拯救了我国国运与国民性命的勇敢的功臣。为着这些功绩和经验，听听他的意见也无妨。」

「哦——。原来如此，是这样吗。」

第二公主莫名地露出笑容，把脸凑近上条。

「勇敢，吗。那就没问题了。不错。」

无视有点想打退堂鼓的上条，女王说道，

「那么，会议就开始了。再这么浪费时间的话，都不知道为什么偷跑了。」

5

女王和上条一行人通过会议室的楼梯来到三楼，来到宽敞的走廊角落的一间的简朴的会客室。各人坐到沙发上。经过的女仆看到这一行人随便的样子，都会吃惊得一楞。

上条扫视了下各人。英国的女王，三位公主，骑士派啥的厉害组织的头头，好像都是书中出现的人物一样。就算是自己认识的神裂和茵蒂克丝，也是一个是完全记下十万三千册魔道书的禁书目录，一个是世界仅有二十人的圣人之一……

（……真是，我为啥会在这么不适合自己的地方啊）

心情变差的上条从沙发上站起，无意识地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这时他发现了手机上的小镜头。是照相机的。

「（……嗯，女王和公主，都是值得一拍的名人。可是在这气派的宫殿里举手机拍照相当那啥吧……）」

不自觉的自言自语着，上条正打算把手机折起来。突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第二公主琪雅莉莎急速接近过来。刚才还在上条的对面的，现在已经站到上条的身边，裸露的肩膀几乎要和上条碰在一起，并把头歪过来，看向手机的画面。

虽说没有看邮件什么的，可上条还是遮住了画面。

「……我贴了屏幕膜的，从旁边看不到的哦。」

「笨蛋，公主怎么会干偷窥的事。别说这个，你不拍照吗？」

上条露出惊讶的表情，一手拿着手机摇着头。这时琪雅莉莎正面对着（摄像头的方面）斜起身子，收起下巴做出柔和的表情。

上条咚地后退一步，

「……你在练习拍照用的表情吗？」

「说什么呢，这是基础中的基础。这和在大众前的演说不一样，不管怎么拍，最好的样子就能容易的保持威严。就算不准备料理宣传册等级的专门照明和化妆对我来说这种事也是绰绰有余。」

琪雅莉莎一面保持着拍摄用的表情一面反驳。

感觉好像催促着「快拍，拍啊」一样……从特地做出表情来看，看来并不讨厌面对照相机。

上条感到不拍一张的话，琪雅莉莎就会永远保持这个表情一样，他把手机切换到拍摄模式，伸直手腕。

「可是，算了……也好。用手机的摄像头和公主合影，我搞不好是相当不知世事的笨蛋……」

「虽说很少用手机的摄像头照相，可是要拍的话就要拍得漂亮点，这就好像条件反射一样……话说在前面，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习惯。你看，王姐也发现照相机过来了。」

「哇！？」

不知什么时候，第一公主莉梅艾尔站到了和琪雅莉莎相对的另一边。她认真地看着手机的画面。

「……哎呀哎呀。居然丢下我只拍妹妹琪雅莉莎。嗯，这样，再靠近点，OK……」

原本手机的小画面上就难以容下三个人，莉梅艾尔紧紧地靠向上条，总算是进入了镜头。也因为如此，现在上条身上挨着各种柔软的部位。

「（……咕啊？等下。这，这是什么突然的状况！？）」

「（……嗯？无所谓啦，不过那个顽固的骑士团长发现了的话可能会拔剑呢）」

「————！！？？」

上条露出夸张的笑脸，身体僵住了

「……」

谁都没发现的情况下，上条的身后静静地出现了第三个身影。无言地映入镜头的是第三公主薇莉安。

（等等。我还以为这是和另两个不同的文静公主啊！！）」

「哎呀。果然来了，要拍的话至少要握住主导权吧。」

「……我，并不是……」

第三公主虽然支支吾吾地反驳姐姐，脸上却保持好像照登记照一样的认真表情。

英国王室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总之赶快拍一张结束吧，上条想。

可是面前又出现了一个人。

英国女王，艾莉莎德。

「……真受不了，你们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旋转没有剑刃的卡提那二世驻在地面上，女王好像受不了似地叹了口气。看着这种情形（第一公主的胸部已经和上条的胸部贴在一起了）的骑士团长和神裂嗯嗯地点着头，一副对啊对啊，快骂骂他们的表情。

然后艾莉莎德说道，

「这里是联合王国，女王的国家哦！居然丢下我这个主角就开始拍了吗？」

「啊——！！不要在别国人面前毫不客气地露出那爱热闹的性格了！！现在可是作战会议的时间啊！！」

骑士团长两手扯着头发，拼命地拦住往上条那边冲去的女王。咚地两人倒在地上。脸色发青地看着这情形的上条身边

的第二公主不断地用手肘顶着他。用眼神说，笨蛋快拍就是了。

咔嚓的电子快门声响起。听到这声音的艾莉莎德在地上抬起头来，一脸绝望的表情。

「拍了！！真的丢下我拍了！！再来再来，再拍一张，一定要把我拍进去！！」

女王挥着卡提那二世喊道，三个公主则是一副「还有事要办」的表情各自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

艾莉莎德在地上闹了一会，好像想起了作战会议这回事，终于慢慢地站起身来。说道，

「议，议题从法国开始吧。」

不知是照顾上条，还是在场的都是日语的达人，她说的是日语。

「法国？」

「嗯。按顺序来说明。问题的开端是五天前发生的，欧陆隧道的爆炸事故。」

听到女儿第一公主莉梅艾尔的话，女王点点头，

「联系英法的唯一陆路欧陆隧道，是三条一起贯穿海底的，可是全被一下破坏了。我认为这是法国政府所为。」

「……有证据吗？」

插口的是第二公主琪雅莉莎。

只是她用的并不是怀疑，而是「快扣下扳机用物理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吧」——的唯恐天下不乱的口气和表情。

女王摇摇头，

「就是为此才召集禁书目录，如果这次对方使用了法国系的罗马正教术式的话，就让十万三千册来进行正确的解析。」

茵蒂克丝被女王盯住，不由一惊。

「收集到证据后，我们就发起攻击。虽然我不该这么说，不过法国方面决定国家策略有相当麻烦的手续。其中也有厌恶罗马正教单方面的干涉的部门。如果去接触稳健派的势力的话，也有可能用对话解决问题……当然，这只是英国单方面的希望，能否实现是根本无法指望的。」

「法国……」

上条皱起眉。

在这种重要的会议中发言没问题吧，他一面惴惴地想着，一面开口说道，

「今天发生的劫机事件也有关系吗？记得恐怖份子的确也是法国人。」

哼，女王看着上条，

「应该是没关系的。至少不会是受政府的指使。只是既然发生了，就要考虑到可能性。」

女王叹了口气，

「现在根据的警察的审问，他们供称『为了得到复数的组织的帮助，以示范如何在不能使用枪械的客机上劫机来交换』……不过说起来，这『复数的组织』是不是存在都还没有弄清楚……法国政府也以『我国的罪犯要由我国来审判』的理由，要求我们引渡犯人，要说可疑的话也的确可疑。」

虽然提出某种程度的疑问，不过女王并没有深入。她不是那种会为了因为缺少情报而无法判断的问题深究的人物。

「因为这次劫机事件里暴露出来的问题，作为英国空中运输主力的空客365型客机已经不能使用了。其他型号的客机也要进行紧急检查。虽然在平时是在容许范围内的情况……但在陆路阻塞的现在，受到的损失可是让人笑不出来的。」

「这样下去，只要海路被封住就完全被孤立了呢。」

第一公主莉梅艾尔，看着杂志上的占卜栏目，好像很无聊般发言道，

上条看到杂志上全是星座和血型，塔罗牌和九气学（虽然这个是汉字，上条却不知道怎么读）之类的文章。

「比如，用飞机在英国周边海域散布水雷？只要撞上一下，民间企业马上就会怕了吧……只要在原本没有水雷的海域。」

「……还是一样坏脑筋动得真快呢。」

琪雅莉莎嫌忌地低声道。

不知是莉梅艾尔把这当做了夸奖，还是杂志的占卜栏目写出了自己的运势，她的脸上露出微笑的表情说，

「可是，就算击倒法国，能不能真的解决问题还要另说呢。法国系的罗马正教术式……这次事件，真的是法国亲自动的手吗，多半是在背后撑腰的『那伙家伙』干的好事吧。现在的情形，不是法国与英国之间的争端，而是英国·学园都市势力与罗马·俄罗斯势力的对抗。不能因为打倒先锋就满足，如果为了打倒先锋就要竭尽全力的话，有没有余力了呢。」

骑士团长也同意这意见，

「……罗马正教与俄罗斯成教联手的现在，欧盟与非加盟国，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与罗马·俄罗斯势力息息相关了。英国的现状是孤立的。既使击退了法国，也可能有其他的国家来做先锋。」

「可是，问题不止如此。」

所有人都注意到女王的说话上，

「之前的劫机事件中，有一件事让人很在意。」

「让人在意的事……」

上条不禁说出声来，女王点头，

「为了解决劫机事件，借『清教派』的『必要之恶教会』，使用了一种幻术，修改了驾驶室燃料表上的显示。成功的话，燃料量的数字会急速减少——也就是让人误认为燃料泄漏，而迫降到我们选定的公路上。然后待机的『骑士派』会使用『罗宾汉』准确地将机内的恐怖份子狙杀。」

「……还发生过这种事啊？」

在机上奋斗过的上条，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记忆。

女王说道，

「嗯，实际上是失败了。有人在远距离干扰了幻术。」

她拿过骑士团长递过来的资料，放到面前的桌子上。正好在茵蒂克丝眼前，将数张报告成扇形展开来，

「姑且还在『调查中』，十万三千册的意见如何？」

女王简单地问道，茵蒂克丝看了看资料。

魔法图书馆·禁书目录脸上看不到一丝迷茫。

「北欧系的术式。」

茵蒂克丝毫不犹豫地流利说道，

「北欧的女术者擅长的Seid魔法，原本是利用某种歌声来让人看到幻觉，看来是将术式应用来『醒酒』了。这种术式可以用来对付迷惑脑部的幻影和直接显现出图像的幻影。」

嗯嗯，艾莉莎德点着头。

这时莉梅艾尔把书页折起来，好像是看完占卜栏目了，

「说到干扰的话，对方也是魔法师吗」

琪雅莉莎皱起眉，

「……刚才说的参与劫机的恐怖份子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吧？」

「『干扰』是从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发出的。」

女王用苦涩的口气说道，

琪雅莉莎一瞬露出残虐的表情，

「敌人不只在外面吗。」

「不知是法国的魔法师混了进来，还是英国的魔术师作内应，根据状况，对应也会不同吗。」

莉梅艾尔合上一本杂志，又打开另一本，笑道，

可是艾莉莎德摇摇头，

「不是啊。这个魔法师只是干扰了一次幻术……如果真的想让恐怖活动成功的话，应该会持续到最后有结果。比如，把解决了问题的客机击落。」

这个意见让上条背上一凉。

「这么想吧，既然有能力远距离干扰幻术，可以转为攻击的可能性很高。可是，魔法师没有那么做，所以，魔法师的目地，很可能并不是要帮助恐怖份子。」

「不为了协助犯人而干扰幻术的理由是……？」

琪雅莉莎发出疑问，女王接口道，

「我们的作战，需要客机迫降在准备好的跑道上。形式上是封锁了的干线公路……这个魔法师对客机没兴趣的话，那他的目的可能就是『解除干线公路的封锁』。」

「……那么说，那个魔法师无论如何也要通过附近的道路的理由是……？」

上条喃喃道。艾莉莎德好像无聊地叹了口气。

「假使这个魔法师在知道『幻术是由[必要之恶教会]发动』的情况下，还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加以妨碍的话，那可是说是相当的愚蠢。让人感到他是因为某种原因要与一个国家为敌。当然，是让人很不安的原因呢。」

「在为英法之间的争端而头痛时，国内又存在独立的危险份子吗。」

骑士团长答道，女王点点头，

这样一来，就增加了两个大问题，内侧与外侧的……英国现在必须对付两面而来的攻击。

「事件中的干线公路联系英格兰与苏格兰。干扰本身是从苏格兰发出的……这么说，这个不安分的魔法师，可能是想从苏格兰南下。」

「安全起见，请让『清教派』调查一下以苏格兰为根据地的结社群。」

神裂发言道，

「不过，认为这次的混乱是好机会的国内魔法势力也形形色色各有规模。现状下不能保证一定能锁定。」

「没关系，尽全力就好。」

艾莉莎德说道。

这时，一直没有开口的第三公主薇莉安，用比上条这个局外人还忐忑不安的声音说道，

「法国有罗马正教，再加上恐怖份子……」

她垂眼绞着两手手指，

「他们也是有什么想法，才行动的吧。没有倾听他们的意见，用武力以外的方法解决的可能吗？」

「不可能。」

第二公主琪雅莉莎斩钉截铁地断言。

「对话虽然重要。可是在没必要的情况下没有意义。再说，就算要对话，也要先还以颜色后再说。」

第一公主一面看着杂志上的美容洗面特集，一面点头，

「我不喜欢琪雅莉莎所说的物理上的方式，不过也赞成必须尽快打开现在的局面。不用担心，将国家间的齟齬控制在最低限的方法是有的。」

「……」

两个姐姐的话让薇莉安沉默了，女王看了会这情形，然后开口说道，

「我们要做的事有两件。第一，为了应对外敌法国，调查欧陆隧道爆炸的原因；第二，探查作为内敌的魔法师的所属及其目的，必要的情况下加以击破。」

「优先顺序呢？」

第二公主琪雅莉莎插口道。

「……我希望以第一点为优先，为了进行『武力外交』，应该马上开始战力的准备。」

「不」

女王摇摇头，

「调查已发生的事件，及阻止今后事件的发生。以国内魔法结社的排除为优先。」

「切。」

琪雅莉莎咂了下舌，没有再多说。女王继续说道，

「外敌……对法国方面的欧陆隧道调查由『骑士派』，内敌……对英国国内的魔法结社的搜索由『清教派』，各自掌握主导权进行。不过，禁书目录不参加『清教派』对魔法结社的搜索，别其他的行动。」

女王明确地指示各自的方向。完全没有爱摆架子和好面子的权力者常有的「多余的装饰」，有的只是要求了解现场的人做相应的事的事务性指示。

就好像一个指挥官一样。

「将决定事项向各组织传达……每个悬案都要尽快解决。毕竟世上没有同一时间只发生一个事件那样的规矩呢。」

神裂火织把手机放到耳边，

看起来是在通话，实际上交换信息的不是电话机，而是挂在上面的鸽子形挂饰，橡胶制的身体震动着发出声音，

「嗯，是，是。是的。姑且调查了一下以苏格兰为中心的魔法势力。这里的组织结构的主流果然是『结社预备军』。」

说话的是雅妮丝·桑克迪斯。

原本是统领罗马正教之一部队的少女，现在已率众投奔英国清教旗下。看来她们正以自己最大的武器——人数，在调查「干扰迫降，使用道路从苏格兰前往英格兰的集团」。

神裂斜睨着站在身边旁听的上条和茵蒂克丝，说道，

「『结社预备军』……是指还不够格称为魔法结社，由对魔法有兴趣的新人组成的，俱乐部或同好会之类的团体吗？」

「一般是三到五人的小团体。活动内容不过恋爱占卜这种程度的已确认大概有一到二百个。大致上的活动都以『冥想』和『精神活动』为始终，一般都不会对他人和社会造成什么影响就自动消失了。」

「……这样的家伙，可能以国家为敌吗？」

「『结社预备军』的特征，就是不值一提的小组织和洗练的大组织混杂在一起。就本次事件而言，是嫌犯的巢穴呢。」

「这么说已经有些眉目了？」

「详细情形之后汇报。不过有以前就在偷偷地活动的痕迹。看来以前就有企图，不过没有遇到实行的契机。这是通过追踪不自然的器材交易和可疑者的目击情报发现的。」

雅妮丝自然地說道，

「我们是以数量决胜的。在人海战术的情况下再加上英国清教给予的权限，自然能掌握到一定程度的情报呢。」

她好像翻了翻什么记录，

「她们的组织名叫做『新生之光』，组织结构是典型的『结社预备军』。似乎是为了保证灵活的形式，而利用了『结社预备军』这个身份。成员有四人。名字和照片之后给你传去。」

「根据地是？」

「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雅妮丝的语调里混入了一丝苦涩。

「不过，那里已经整理为可以制造灵装的环境。有北欧系的气味。而且发现了某个城市的地图，不只是道路和建筑，还包括配置在全市的数十万台安全摄像机。是相当详细的地图。」

「数十万台的摄像机……难道？」

「对。」

雅妮丝顿了下说道，

「是伦敦。看来对手的确是打算在那里生事。」

神裂动了动唇。

雅妮丝反问到，

「她们应该正在公路上。要在到伦敦的路上设立检查站吗？」

「……就算那样，也没法万无一失。说到北欧系的话，有能够方便地隐藏气息与身形的灵装，最坏的情况下，她们也可能强行冲破检查站。」

「只要在全部的道路上下设拦截……」

「可以的话我也想这么做，可是现在国内的物资不足，如果连国内的道路也封锁的话，不过是自己扼住自己的脖子罢了。」

「这么说……」

「尽可能在市外拦截。最坏的情况就是让她们在市内活动。」

神裂正了正手机，

「她们的目的是什么？具体来说，知道她们想在伦敦市内干什么了吗？」

「根据她们『以前就一直偷偷进行的活动』，稍稍触及了一些……」

雅妮丝压低了声音

「虽然还没有确证，『新生之光』的成员，似乎是在苏格兰地区进行某种『发掘工作』。……不过，因为没有获得作战计划书之类的东西，只是根据她们购入的器材来推测的。」

「发掘工作……？」

神裂皱起眉。雅妮丝像是强调「没有确证」这一点般，用有点疑惑的语调继续说道，

「她们主要在城堡等地活动，具体得到了些什么还不知道。只是，从时间与资金的花费来看，就是作为计划中枢的『某样东西』了。」

大概是魔法物品——灵装吧。

而且，不是制作而是挖掘，即是说那是「现代的材料难以制作」的程度的东西。

「这么说，把『发掘』出来的灵装带到伦敦，是想进行某种破坏活动了。」

「没有确证，不过有暗示这一点的记录。上面有今天的日期和简单的文章。」

雅妮丝停了一拍，

「写着『今天，英国将会改变』」

「的确是意义不明……不过看来完全不能解释为和平的意义呢。」

神裂握紧手机。

「雅妮丝继续调查『新生之光』的根据地。在苏格兰发掘出了什么，把那东西带到伦敦想干什么。掌握了这些话我们就可能先发制人。……我们要尽可能地在伦敦市外迎击『新生之光』。考虑到最坏的情况下要与她们在市内交战。调查一下她们的装备品以便对应。」

了解，接着通信切断了。

神裂对着一直呆站在旁边的上条和茵蒂克丝说道，

「……我会和天草式一起在伦敦市内警戒。」

「要和那些国内的魔法师战斗吗？」

「嗯，你，应该说是茵蒂克丝要去欧陆隧道的爆炸现象。你也一起去弗克斯东吧。」

「弗克斯东？欧陆隧道不是穿过叫多弗的地方吗？」

「嗯。不过隧道在英国这边的入口终点，是附近数公里叫弗克斯东的城市。快去那里吧。」

上条正啧啧地不知所措，这时有人插话道，

「不——。对不起了少年。你不能去弗克斯东。」

第二公主琪雅莉莎走了过来。她指着上条的右手。

「据报告说，那手可以将魔法无效化吧。那样的话，让他靠近用魔法保持的现场就不妙了。而且也有可能影响解析工作。」

「可是他是英国清教和学园都市共同承认的，茵蒂克丝的保护人。」

「我知道，可是这件事将左右英法之间的关系。再加上他的右手原理还是『未知』吧。谁能保证不会影响到本次调查？」

「这……」

神裂一时语塞，琪雅莉莎说，

「我们三姐妹将前往弗克斯东，借禁书目录之手调查欧陆隧道，护卫由『骑士派』的部队负责。骑士团长的直属部队，没问题吧。」

琪雅莉莎轻松地说道，

「如果因为一个『清教派』的护卫都没有而不满的话，你也可以来弗克斯东哦……不过这种局面下，你那边也分不开人手吧。我可不打算扯你的后腿。」

「说得没错……」

神裂含糊地说道，从立场上来说的确挑不出毛病。

这种情况下，身为局外人的上条还要容易发言一些。

「三姐妹…女王不去吗？」

「母亲要去别墅温莎城有什么工作。可能是准备对付法国的一些小手段吧。大概是和鬼鬼崇崇的『清教派』头头碰面。」

「

神裂和「必要之恶教会」去伦敦搜索魔法师们。

三个公主和茵蒂克丝去调查欧陆隧道。

「女王」和「清教派」的首领在温莎城。

「……那么，说来我到底要干什么好？」

「当麻！！」

第二公主回答前，茵蒂克丝两手叉腰叫道，

「当麻的坏习惯就是一发生什么事就马上掺和进去！！当麻只是个一般人，就在这里等着一切结束就可以了！！」

「啊，那不好吧？『必要之恶教会』为了国内外的活动现在人手不足吧。尽量使用能用的人手才有效率啊。」

「不。的确，现在人手有多少都不够……不过即使这样，我们也不打算让一般平民面对危险。」

这里女王走了过来，

「是的。一般人没有必要勉强协助我们。只要等着事态结束就行了。」

「是啊，当麻」

茵蒂克丝嗯嗯地点着头。

「不过，与国事无关的人员的滞留费用，不能用国民的税金支付。以后要用其他的途径来支付。哎呀，给你准备两间恶趣味的高级酒店客房是没什么问题的啦。」

……为了英国的和平，就让我尽一臂之力吧。当麻郁闷地垂下头。

7

就好像是在牛奶或者黄油的广告里常看到的情景。

略有凹凸的绿色大地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大地上到处建着牛房和仓库。现在是晚上十一点，牛都在小屋里睡觉了吧。如果是在白天，这里应该看得到许多吃草的奶牛。

一条公路切断了这绿色的草地。

一辆汽车正跑在公路上。这是辆对一家人乘坐来说有点狭窄的小巧的汽车。这辆看起来好像是租来的车里，正挤着四个少女。

座在后座的一个少女，正把窗户打开探头出去。她穿着蓝色的迷你裙，土气的夹克的拉链直拉到脖子处。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长长的黑发边的边缘编着三根辫子。

「啊——马上就要和这绿草的清香告别了吗。」

「雷莎，屁股都露出来了，你的尾巴好碍事啊。」

用不爽的声音说话的是坐在她旁边的十八岁左右的女性。一头银发的她和雷莎差不多的打扮，不过没有穿夹克，上身穿着长袖的运动衫，胸部的部分高耸。脖子处的扣子打开了两三个，能看得到相当的乳沟。迷你裙下的脚上套着裹到脚脖子的长靴。

她正用手打开在眼前摇晃的「尾巴」。

「不收回去我就拔掉了。」

「贝萝普这小气鬼。我说你怎么总是生气啊。」

雷莎一面望着窗外，一面对「尾巴」发出命令。说是收起，其实也不是收到体内，而是缩回迷你裙里，缠绕在大腿根处。

这收起「尾巴」的举动，让雷莎把屁股抬得更高了。白色的内裤几乎撞到贝萝普的脸上。

「所以说！！我不是叫你收回去吗！！」

「哇啊！？不要突然用两手拍上来啊！？贝萝普在作战前好暴躁啊！！普罗莉丝你也说一下她啊！！」

「喂——，我现在正忙着开车呢。」

握着方向盘的金发少女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她看来十五岁左右的年纪，服装也和之前的两个差不多。不过在运动服上披着夹克。迷你裙下穿着紧身裤。

「……不过景色一直没有变化呢。虽然应该不会迷路，不过真的是这条道吗，朗西丝？」

被称作普罗莉丝的少女，转头问坐在助手座上负责引路的茶色头发的少女，这时候

「停，停手啊……好痒。啊，魔，魔力。注入魔力的话，好痒，呜呜呜呜……」

「混蛋，自己制作的魔力注入会居然乱动，在精炼生命制造魔力的中途，一不小心就会发痒……」

普罗莉丝咂了下舌，看向倒后镜里的后座，

「那里就要进入情色小说情节的两位。Skidhbladhnir（大船之鞭）准备好了吗。好不容易把那个发掘了出来，你们担心一下里面的东西好不好。」

「笨蛋！！那个姿态屁股会痛好不好！？喂？那个『箱子』？那四个都已经调整好啦。」

「做得不错雷莎。还有告诉你，贝萝普的弱点是腿肚子哦。」

咣当咣当的打闹让小汽车摇晃着。普罗莉丝好像肩头发酸一样，一只手离开方向盘轻轻地按住肩膀。

「『翼』的状态不错。……看来，『尾巴』也不用担心呢。」

倒后镜里，映出雷莎扬起的迷你裙里扭动着的灵装。比起动物，更接近恶魔样子的『尾巴』。

「朗西丝的『爪子』没问题吗？」

「啊……准备OK……好，好痒。」

听到助手席的回答后，普罗莉丝再次看向倒后镜。

「喂，『剪子』还没有调整好吧。在到达前要搞定啊。我正在开车没空。朗西丝也派不上用场。只有靠你们了。」

「把狂暴的贝萝普绑起来就可以随便对付她了！！话说这家伙对腿肚子根本没反应嘛！！」



那可真是麻烦啊，说道普罗莉丝把视线转回正面。  
「差不多也该打起精神来了。这可是击溃整个英国的战斗呢。」  
道路分岔了，在分岔口立着交通标识，上面用英文和箭头标记着。  
——伦敦，直行三公里。

8

上条现在正坐在一辆敞篷车的助手席上。  
夜晚的伦敦不知为何充满了尾气味。虽然城市里有无数以百年为单位的历史建筑，可与这种景色成反差的，就是这种包围在四周的臭味。  
「可是没想到你会在这里出现啊。」  
「啊啦。对大姐姐来说，这是也意外的展开哦。」  
魔法师用涂着闪闪发亮的指甲油的手握着方向盘，微笑着说。  
欧莉安娜·汤姆森。  
这个金发碧眼的爆乳大姐，曾经在学园都市的大规模运动会·大霸星祭上，和同伴莉德维亚·罗伦兹迪一起进行破坏活动。她有着能同时对付上条、史提尔和土御门的惊异战力，不过最终野心还是被挫败，并被英国清教擒获……  
「总之大姐姐也有各种情况。现在做了些交易，在为英国清教办事哦。」  
「……不过过陆隧道的爆炸和罗马正教有关吧。英国国内活动的魔法师与其有关的话，你与他们为敌没问题吗？」  
「话说在前头。大姐姐我的本职是魔法系的运货人。并没有效忠什么特定的组织哦。协助哪个势力和谁战斗是我的自由……所以，只要付得起报酬，单为了你流血流汗也是可以的哦。」  
甜美的气息吹了过来，让上条不由得全身僵硬。高中生实在是不擅长对付这种色气的大姐姐。

「呼。感觉你好像是在期待能用自己运货人的技巧，找到那些不知所踪的魔法师啊。」  
「逃走的技术和追踪的技巧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啦，不过不亲身感觉一下是不知道的呢。」  
「那现在是要去哪儿？」  
「有嫌疑的四人组织『新生之光』还不知道行踪……看来路上设立的检查站都白费劲了。不过发现了奇怪的痕迹。」  
「……已经进入市内了吗？」  
「你知道伦敦设立了数十万台安全摄影机吧。这是其中伦敦以北的图像。」  
欧莉安娜一面说，一面用纤细的手指操作着车载显示器的按钮。放出好像从路灯的视角看着道路的奇妙画面。  
「……什么都没发生嘛。」  
上条看着快进的画面说道，  
「正在发生哦。你看不到画面上的汽车的影子吗？」  
说起来好像是有这么回事，不过有特地让我看这些的必要吗，上条有点奇怪。有数十万台的摄像机的话，照到汽车不是很正常吗。  
「没有哦。」  
好像回答上条的疑问一般，欧莉安娜说道，  
「所有的摄像机的画面中都找不到这辆汽车是经过什么线路来的。这是把握了数十万台摄像机的配置，寻找死角进行移动和停车才能做到的……不可能说是偶然呢。」  
「可是，可以确定这就是魔法师吗？」  
「不知道，所以要去调查。」  
欧莉安娜关掉显示屏。  
「伦敦本身的道路错综复杂。不过交通要道是有限的。再加上沿着摄像机的死角前进的话，就更难追踪了……不论是不是那些魔法师。就要马上追上去。一有可疑就进行确认比较好哦。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待而已。」  
说出这种消极的话也是无可奈何的。毕竟，上条他们连「新生之光」这个集团到伦敦来要干什么都不知道。  
「……能找得到吗？」  
「哎呀。像从一一定能数到十这样板上钉钉的追踪行动，现实中可是很少的。」

9

「新生之光」中的一人，贝萝普正站在地铁出入口的楼梯边，背靠着墙。一面注意着脚边四方的古旧箱子，一面时不时地看向亮起灯来的计时台。  
她正用通信用的灵装和其他同伴联系。  
「比赛终于要开始了的感觉。朗西丝是守门员。我们胜利的话，英国现政权就会土崩瓦解，伦敦也会一片混乱吧。不过，也没有特地破坏城市的必要。」  
「新生之光」的另一人，朗西丝坐在地上的古旧箱子上，手上拿着一个细长的包裹，她一面摇摇晃晃地看着天空，一面和同伴联络，  
「……痒，痒啊。因，因此。选择这个时间段……哈，至少，比起白天……不容易引起混乱。」  
普罗莉丝一个人走在稍稍离开大街的一条小道上。她用好像理发一样的方式，把古旧的箱子担在肩上，也在用通信用的灵装和同伴联系，  
「可以的话最好张开『驱散闲人』，不过现在使用结界的话有可能被那些家伙发现呢……不过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引开他们的注意。总之由我们这些前卫来速战速决吧。」  
然后……  
「新生之光」的一员，雷莎正在城边的简陋酒场里。这里是伦敦北部伊斯灵顿区的边缘，至少也能灌两升酒的人聚集的酒场。  
这里明显不是十三四岁的雷莎该来的地方，不过浑身肌肉的店长听到她说「好不容易来这里旅行，结果一家营业的餐厅都没找到」后，招待了她一份鱼丸和橙汁饮料。  
于是雷莎便坐在长柜台前，一面吸着果汁，一面享用着鱼丸。她的肩上挎着一个一米多长的盒子。脚边放着古旧的四

方形箱子。

「要吃饭随你，不过别忘了你也是前卫之一。弄出什么纰漏可饶不了你。」  
「不会啦。不过让我做前锋更好哦。说来起贝萝丝，在伦敦市内用魔法通信没问题吗？这里可是那个第零圣堂的根据地哦。」  
「就是因为是在『必要之恶教会』的腹地，才没有担心的必要。呜呜，真不想把背后交给你这家伙……」  
「其实你是在因为肚子饿而生气吧？来来——我把嗅觉信息混在通讯里给你哦——怎么样，这丸子的弹性很棒吧？」  
「(……受不了，从实力来说的确是『新生之光』中最强的……呼，真的想吃鱼丸了)」  
「呼，思考泄漏过来了哇啊！？」  
通讯随着吱地刺耳噪音切断了。明显被讨厌了的雷莎回过头继续开始和鱼丸格斗。  
(接下来就是平安地把这个包送到预定的位置，然后等待指示了。会改变吗——英国。能改变就好了——)  
她哼着歌，脚在椅子下甩来甩去，脚尖一下踢到了四方形的箱子。  
(哎呀呀呀……噢？)  
雷莎的动作突然顿住了。  
并不是箱子不见了。  
四方形的箱子好好地躺在她的脚边。  
只是。  
多了一个。  
特征差不多相同的，一眼看不出区别的箱子，现在有两个。  
「……」  
雷莎惶恐地看向邻座。  
一个魁梧的黑人代替刚才的客人坐在了旁边，正在吞着满是泡沫的啤酒，他的行李就是另一个四方形箱子。  
哪个。  
哪一个雷莎的？  
(哇啊啊啊啊啊啊！！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刚刚才被贝萝普提醒了，结果马上就出事故了。  
当然，只要打开箱子就知道是哪个了。雷莎的箱子本身是叫「大船之鞆」的灵装，只要发动魔法就能判断。可是这是  
不行的，不能在这里「打开」箱子。随便发动大型的魔法，很可能被「必要之恶教会」发现。  
这时，黑人把巨大的啤酒杯一饮而尽。  
「呼。今天就这样吧——」  
「怎么？才第三杯而已。」  
「医生叫我控制饮酒啊。」  
「那三只三杯就不行了啊。」  
他一面和店长闲扯着，一面把钱放到柜台上。  
(不妙，完全分不清是哪个)  
雷莎一瞬间意识到肩上的细长盒子，可是马上放弃了。在这里取出武器的话，马上就会出现大骚动的。  
(真是的！！这个？那个？右？左？哪个是「大船之鞆」？)  
在烦恼的雷莎眼前，黑人男子摇摇晃晃地把手伸向脚边的箱子。  
啪，雷莎用小手握住了男人的手腕。  
「嗯！？」  
雷莎对一脸惊讶的男人对道，  
「这，这个是我的。你的箱子是那个。」  
「嗯！？哦，是吗。对不住啊小姑娘。」  
男人苦笑着，拿起另一个箱子。  
看着醉熏熏地站起来的男人，雷莎重重吐口气。  
(……安全……。哎呀，差点就要让贝萝普把尾巴拧断呢)  
总之，雷莎最后还是通过手上的触感，总算认出了自己的箱子。  
好不容易松了口气的雷莎，一下扑倒在柜台上。引得店长一副「咦？不是没喝酒吗？」的担心表情。  
这时，雷莎看到了。  
第三个箱子放在地上。  
雷莎的脸上刷地流下汗来。  
可能是其他的醉汉的东西吧。也可能是谁忘下的。可是看到第三个箱子的雷莎动摇了。哪个是真的？这个才是？不会因为光线的原因，把东西搞错吗？刚才的黑人拿的是？全部摆在一起看看好了！啊啊，刚才那大叔要出去了。雷莎暴走了，  
「全，全都给我不许动——！！」  
……用灵装通信了解到情况的贝萝普差点口吐白沫地晕过去。



下的一个跑了起来。

除去这种奇怪的状态外，还有更引人注目的地方。她好像上班族打电话一样，用脸和肩头夹着一样东西。一只枪。准确来说，是一点五米长左右的金属制的长矛。似乎是为了增加便携性而制作成「用粗矛柄的部分来收纳细矛柄的部分」的结构。前端有四十厘米左右的枪刃。枪刃不只一个，三支向上，一支向下。枪的下部有个汽车刹车形的部件，看来是用扳动的动作来开关的机关。

「那是什么……」  
「貌似是一种灵装。真是可疑要素大爆炸呢。那一定『新生之光』的成员了。真是，魔法师都自觉不到自己的外形有多古怪吗？」

「……」  
上条无言地看着欧莉安娜的全身，不过她没有发觉，欧莉安娜一只手放开方向盘，伸进自己的胸部拿出一本仿佛便条薄的小册子。她用嘴咬住其中的一页，摆动下巴撕了下来，在和那个少女交错时，她把纸片弹向人行道。

「驱散闲人」  
她似乎是在低语着的同时发动了术式。虽然上条察觉不到，不过目标少女马上抬起头来。这时，欧莉安娜不等之前放出那张落地，马上又放出了第二张。白色的纸张上渐渐浮出文字——「Fire Symbol」。这就是「运货人」。从不使用两次相同的术式是欧莉安娜魔法的关键。轰！！人行道上发生了爆炸。四周的卷闸门和窗户咯啦咯啦地震动着，被染成红色。确认爆炸后，欧莉安娜踩下刹车，猛打方向盘，跑车转了个U字调过头来面对着爆炸，停了下来。上条慌忙叫道，  
「喂！！干得太过火了吧！？」「不，很不妙！！」

一面叫道，欧莉安娜打开驾驶座的门，以翻滚般的姿势冲出车去。咦？就在上条疑惑时。呛——金属的摩擦声传来。音源就在旁边。连让上条转头的时间都没有。刹那之间，他转动眼球看到，那个女孩子滑到助手座的旁边。在炮弹一般冲过来的女孩子身后，跟着什么东西。是「尾巴」。从裙子中伸出来的，好像自行车的链子锁一样，在透明的塑料管里塞着扁平的锁链般的尾巴。

两人的目光地上。少女用英语说道，  
「没有怨言吧？」  
她用矛尖刺向铁制的车门。为了刺穿车门，贯穿上条的腹部。  
「哦……哦哦哦哦哦！！」  
上条无视车的构造，一下踏上助手座，猛地向前方的引擎盖跳去。在跳上助手座的瞬间，四叉的刀刃贯穿了车门，从他的脚下传来被浅浅地切裂的感觉。

咚！！铁制的车门被贯穿的冲击，迟了一拍才传来。从引擎盖上落地的上条，听到哗啦一声奇怪的声响。回头一看，十三四外貌的娇小少女，握住刺穿敞篷车车门的长矛矛柄，强行将车门拉了下来。好像配合这荒唐的暴力光景一般，少女迷你裙中的尾巴正欢快地摇动着。少女举起穿着车门的长矛，没有刺向上条，而是挥向敞篷车的后部……的油箱。铁壁发出嘎吱的声音轻易地被击破了。长矛的前端浸入油箱中。敞篷车发出巨响爆炸了。不过让上条惊异的并不在这里。原本应该席卷四周的火焰，被强行吸到了少女手中长矛的四叉刃中去了。不知是什么结构，组成矛尖的四支刀刃，好像人的手指一样张开。然后又猛地闭上。将爆炎全部吸收了。火焰从刀刃之间溢出来。在空气中形成新的形状。最长的一边一米左右，成不规则的方形的火焰之块。四支枪刃的长矛简直好像刺在巨大的人参上的叉子一样。火焰随着枪刃舞动着。

少女把附着火焰之块的长矛像锤子一样举起，盯着上条的眼睛笑了。好像为了穿过上条举起的右手的防御一样，稍稍倾斜了一下，向上条挥下。  
「不会吧……！！」  
浑身僵硬的上条，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垂着尾巴的少女手中的长矛向自己袭来。

这时，  
砰地一声，少女横着飞了出去。把少女轰飞的，是先冲下去的欧莉安娜的魔法。少女娇小的身子飞出了数米，虽然还拿着长矛，不过前端巨大的火焰之块，则因为好像猛甩插着人参的叉子一样的动作，被扔了出去爆炸了，路面上染上橙色的火光。

可是她没有倒下。  
她用单手拿着的四方形箱子，挡住了欧莉安娜的魔法，滋地用靴底刹住了去势。少女用表面冒烟的箱子挡在身前，露出锐利的目光。  
可是，  
「呜哇啊啊啊啊啊！？不好了，不知不觉用了这个了，居然用这么重要的东西当了挡箭牌！！」  
虽然听不懂带着口音的英语，不过魔法师明显很慌张。看着惊慌失措的少女，上条脱口说道，  
「喂，欧莉安娜。虽然不是很清楚，不过那个箱子看来是最重要的道具。我不想把女孩子打飞。不如对那方形箱子集中攻击吧。」  
「可以哦。那也是灵装的一种的话，用你的右手碰不是更有趣吗。」  
听到这种作战会议的少女肩头一震，

「居，居然这么快发现了我的弱点。可是我不能在这里被打倒！为了不让贝萝普把尾巴拧断，暂时战略性撤退了，哈！」  
『尾巴』猛地挥舞着，少女跳了起来。她跳起了差不多三层楼的高度，打破大楼的窗户逃进建筑物里。多亏因为欧莉安娜的『驱散闲人』，没有引起什么骚乱。  
「可恶……这要怎么追啊！？」「上条不禁咋舌。那种弹跳力，可以无视道路前进。别说徒步，就算开车也难以追上。毕竟汽车只能跑在车道上。」「那倒未必。」  
欧莉安娜否定了上条的话。  
「在建筑物和屋顶上移动也是有极限的。建筑物也是沿着道路修建的呢。沿着建筑物移动的话，自然会有一定的方向。」「？」  
「不明白吗？对面就有三车道，四车道的大街封住从建筑物到建筑物的移动。就好像路被大河阻断一样。」「她跳到路上呢？」  
「可以那样的话，她就不需要那『尾巴』了。那应该是在空中掌握平衡的保险。就好像猴子在枝头跳跃一样。准备了这种灵装，说明她害怕『一定以上的高度』。」  
也就是说，魔法师也不是万能的。逃跑用的路线也是有限的。  
「要追吗」「当然了！！」  
上条和欧莉安娜点点头，在夜色下的伦敦跑了起来。

1 1

距离这场骚动一公里的地方，地铁站出入口处，「新生之光」中的一人，贝萝普正抱着头。（那个笨蛋……！！别说第零圣堂区，居然引起连一般伦敦市警都注意到的骚动……！！）这时从通信的灵装中，正传来「HELP！HELP！」的尖叫。我还想给你一刀呢，贝萝普咬牙切齿。地铁的出入口的楼梯，被]形的水泥墙包围着。现在接近深夜十二时，差不多是末班地铁的时间，许多上班族和醉汉往楼梯下走去。贝萝普靠在一面墙上，将意识指向肩上挎着的一米多长的包裹和放在脚边的古旧四方形箱子。（……不过，最少也要有一个人发动。现在只有等待朗西丝的联络吗？最后关头谁也无法知道具体座标。目的地不明的话，也没法自由行动）抱起手用鼻子喷着气，贝萝普看着擦肩而过的上班族们。不但有金发的英国证券公司职员，也能看到日本人。在一片金发中，黑色的头发相当醒目。就在她漫不经心的看着时，黑发的数量忽然增加了——在她反应过来时，身边已经只剩下日本人。

「……！？」「不时何时被包围起来的贝萝普，垂眼看了下肩上挎着的「包裹」。这时，日本人的团体中，一个少女嘶地凑上来，说道，

「我们是英国清教第零圣堂区『必要之恶教会』——可以打扰一下吗？」  
用警官一样的口吻开口的是天草式十字凄教的五和。尽管身处人群中，她手中仍拿着一柄十字枪。面对这只有同道中人才能明白的自我介绍，贝萝普抱着手，撇着嘴笑道，  
「……已经找到这里来了？」  
「我们是擅于溶入环境的一派。相反地当然长于寻找不自然的人物。原本这就是提前找出混在平民中的幕府探子的技术呢。」

「切，原来如此。他们的『旗下』啊。真是，第零圣堂区真的在不断聚集人材呢。」  
「请和我们去处刑塔一趟。需要我们先宣布你的罪状吗？」  
「不，免了。」  
贝萝普放开抱着的双手，伸手到怀里拿出一样东西，好像耳机一样装到自己的耳后。那是好像助听器一样的装备，左右都弹出好像真空管般的東西。  
「在这个『箱子』启动之前。」  
戴上特殊的耳机，或者说角的贝萝普，用足尖踢向倒在地面上的箱子的提手。  
「我可不打算让你们抓住呢！！」  
她用脚挑起箱子，单手抓住。与此同时，五和毫不犹豫地一枪刺向她的右肩，肩部与手臂的关节处。发出轰的空气破裂声。

可是这一击并没有伤到贝萝普。贝萝普挎在肩上的包裹回应到她的意志，从内侧破裂开来，包在其中的武器横扫出去。好像枪一般，在长金属棒前装有四支枪刃的武器与直刺来的五和的枪尖猛地撞上，火花四溅地互相弹了开来。如果上条在场的話，一定会想。贝萝普手上的武器，和自己遇上的魔法师少女一模一样。

「……！？」「包围在五和和贝萝普周围的几十个日本人这时一齐哗啦啦地将隐藏的刀枪剑斧等武器取了出来。在一片寒光的包围中，贝萝普无畏地笑了笑。用力握住武器全身旋转。五和不禁摆起架势。可是攻击并不是朝向天草式的任何人。而是贝萝普身后的水泥墙。地下铁出入口处的]形墙壁被击得粉碎。这样一来她的意图很明显了。逃跑。  
「可恶…………！！」  
五和不甘地再刺出一枪，可是完全没有碰到贝萝普，她已经和瓦砾一起落入地铁站了。  
「五和！！」  
「我知道！！叫建宫他们在所有的出入口安排人员！！」  
一面回应同僚的叫声，五和冲了下去。她没有楼梯，而是直跳了下去。着地的同时，五和伸手到怀里拿出一支手枪。手枪里装填的是空包弹，她毫不迟疑扣动扳机。

呼呼呼！！数声震耳欲聋的枪声在地下空间回响。

听到这声音的乘客一起看向入口，以为发生恐怖事件人们陷入了混乱，转眼间地下就没人了。

（各出入口有建宫他们控制。就算站中混有魔法师，还是注意不能牵连到一般人呢。）

五和把没子弹的手枪随手扔掉，再次执起枪。她虽然也可以使用「驱散闲人」一类的术式，可是在紧张的情况下用物理的手段更有效果。特别是天草式需要「用周围普通的物品引出魔术的意义」，要寻找符合条件的物品也需要时间，现在这种处理方法是最高效率的。

走过一段通道，前方就是售票机和自动栏杆，五和好像跨栏一样跨过栏杆，往地下大厅跑去。

当她到达大厅时，正好看到贝萝普打算从无人的站台上跳下。看来她不打算等电车，而打算直接走隧道。

五和和贝萝普的视线对上了。

「……！！」

「……！？」

先动起来的是贝萝普。

她一手抱着方形箱子，另一只手用力挥出有着四支枪刃的武器。将巨大的告示牌掀向五和。告示牌飞过十来米的距离，突然在五和的面前被七道斩击切碎，散向四周。

这不是枪的效果。

她的周围，张开着七根钢丝。

「北欧里的，怪力的象征……」

五和说道，她架着枪，一面慎重的测算着距离一面无声的前进，

「虽然形状看不出来，那本质并不是枪呢。从魔法的记号来看，倒是有以勇猛闻名的雷神托尔的感觉……」

「别傻傻地说成雷神的大槌米约尔尼尔（Mjollnir，粉碎者）啊。的确那锤子在十字教传到北欧时，在没有十字架的文化圈作为代用品，在近代西方魔法里也有各种应用。不过我们用的可不是那东西。」

贝萝普笑道，

「托尔的确因为米约尔尼尔而闻名，不过那个雷神也曾使用过一次其他的武器。那是从一个女巨人那里借的呢。这就是分析了那段神话所制造的灵装，『钢之手套』。是女孩子也能使用方便武器呢。」

「女孩子使用的，武器……」

「『新生之光』的有着全体都是女孩子的华丽团体的自觉呢。分析了米约尔尼尔制作的灵装，对女孩子来说太重了。」

贝萝普把「手套」伸直。扳动柄下方的手柄，四支枪刃就像人的手指一样开合。

「原本我们就不把托尔当做单纯的『雷神』。托尔的本质是农耕之神，雷电不过是司掌自然的神所持有的天气控制能力之一。要想使用攻击的能力以外，农耕之神的其他的力量的话，就要准备其他的武器呢。」

五和抬起枪尖，慎重地测算着距离。

这时，贝萝普继续说道，

「代替米约尔尼尔向托尔借来的是，增强腕力的力带，产生极大破坏力的铁棒和铁的手套。手套的作用还不明，不过我们的解释是『正确操作高威力灵装的界面』——」

她一面说，一面转动「钢之手套」，将枪刃指向地面。

「要说为什么的话，全部合而为一的灵装用起来不是更方便吗」

嘶的一声，枪刃插入了地面。

她全力地挥动插入地面「钢之手套」，用好像好像在高尔夫球上击球的动作，将大量的碎块击向五和。

「……！！」

五和屈下身躲开弹幕，一口气冲了上去。可是贝萝普好像挥舞树枝一般，马上把「钢之手套」迎了上来。

不只是斩击。

「钢之手套」好像「抓着」什么东西。

（空气中的——风，不，是粉尘……！？）

在五和察觉到时，水泥的粉末以可怕的速度膨胀，在她面前炸裂开来。

随着咚的巨响，五和吹得横飞出去。贝萝普跳了起来，对着拼命用靴子刹住身体的五和，在一米左右的高度，蜷起膝盖纵向回转着刺了过来。

「钢之手套」和刚才一样，「抓着」大量凝缩的粉尘。

（不，不好……！？原本光是这怪力就够吃力了！！）

五和条件反射地打算用枪防守，可是马上解除了硬直，向旁边跳去。这时在空中二回转的贝萝普利用离心力挥下「钢之手套」。在她的腕力和粉尘的力量下，地铁站的地面好像火山一样的喷发了。

避开了直击的五和身体受到碎片的撞击，回转着飞到空中。

她没有倒在地上，而是好像跳跃失败的滑冰选手一样，用单手着地，这时贝萝普再次「抓住」空气中的粉尘，横扫着追击过来。

身体失去平衡的五和无法再后退了。

大量的粉尘膨胀着，在五和的身边爆炸了。

「咕……啊啊啊啊啊！！」

终于受到直击的五和摔倒在地上并猛地向后滚去。手里的海军用船上枪的枪柄断成几截四散开来，枪尖在空中回转着飞过来，插在五和的脸旁。

贝萝普一手拿着四方形箱子，另一手把「钢之手套」靠在肩上。

「胜负已分了吧？你还想打的话，我就要用『知性角杯』了哦。」

一面说，她一面好像检查耳机的状况一样，用拿着方形箱子的手轻轻摸了摸自分的侧头部。

在她的左右耳后装着好像助听器一样的装置。上面更弹出好像真空管一样的东西。

「『钢之手套』再现的是挥舞女巨人的武器铁棒时的破坏力，力带增强的腕力和由『抓住』表示的应用性。可是在其中加入知性的话，在『新生之光』中仅有我可能部分地追加雷属性……用和雷神托尔的米约尔尼尔不同的方式。不想变成黑炭的话，就乖乖地呆着别动。」

五和用手擦去嘴角流下的血，没有站起来。

贝萝普重新抱住方形箱子，说道，

「用这个东西，将改变英国的历史。王室派，骑士派，清教派，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以及包括这一切的英国本身。不过那不一定是坏事哦，你就活着期待这些变化吧。」

她一手拿着方形的箱子，用魔女骑扫帚的方式，跨坐在「钢之手套」上。

她并没有飞起来。「钢之手套」的前端——四支枪刃，抓住了地面。枪刃灵活地运动着，就好像在地面移动的手指一

样。贝萝普就骑在「钢之手套」上跳下站台，高速地消失在列车的隧道里。

「…………」

好一会儿时间里，五和都一动不动。

不久，她慢慢站起身来，伸手取下柱上的广播用麦克风。

好像魔女骑扫帚一样跨坐在「钢之手套」上的贝萝普，一手拿着箱子，另一只手反抓着握柄，在轨道上高速移动着。速度与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媲美。

轻轻吐了口气，贝萝普放松了下来。

（……总算逃过一劫。朗西丝没事吧。普罗莉丝也让人担心。真是，全都怪雷莎那笨蛋……！！）

随着隧道慢慢弯曲，她也给高速移动中的「钢之手套」下达了新的命令。是先以最近的车站为目标，还是寻找工作人员用的出入口呢，正思考这些的贝萝普，忽然发现了不对。

……为什么要拐弯？

从路线图上看，到下车站应该是一条直线，应该没有必要特地走弯路，也不会有岔路才对

贝萝普让「钢之手套」停了下来，站在轨道上。

走错路了吗，不对。怎么想到这里来都只有一条路。那么这条线路弯曲的理由是什么？不对，原本来说，这条弯曲的线路，到底通向哪里？

贝萝普正想着这些时，忽然传来了声音。

声音是从安装在地铁隧道里的扬声器传出来的。应该是通知工作人员列车接近用的吧。声音听起了很熟悉。

「……现在才说明也太迟了。你知道『必要之恶教会』的战斗员是完全实力制的吗？」

这是之前在地铁站大厅交战的少女的声音。

虽然不知道这些话的含义，不过贝萝普冒出不祥的预感。

五和通过扬声器继续说道，

「所以为了选拔新人测试实力而设置的魔法设施和设备，在这个伦敦市内意外的多。布满机关的迷宫啦，这种类型的演习场啦。那么，你知道虽然完全没有必要，却不自然地拐弯，由魔法强行切换的线路，会连接到哪里吗？」

「难道……」

贝萝普叫道。她已被困在术中了。

五和最后对呆然的贝萝普说道，

「……真心地希望你不要死哦。听说，这个迷宫的因为难易度调整失败出现了死者，现在本来已经禁止入内了的说。」

## 1 2

最近的机关也很方便，以迷宫的方式存在的巨大灵装，可以自动运送倒在其中的负伤者，甚至具有分类回收掉落在途中的物品的功能。

于是，五和来到地铁站的失物保管室。简单来说，就是收集被遗落的物品的房间。

和四方形箱子一起被送到这里的，是一张羊皮纸。那是迷宫内的「测试对象」的行动与战斗记录，记载着极为客观的「作为魔法师的战力评估」。看来，现在也还是在定期进行测试的样子。

沙沙的微弱声音从天花附近的管道处传来。身为新人的五和虽然不太清楚，不过应该和「与失物保管室相连的某种机构」吧。

「听到奇怪的声音就无视它。不然可能触发自卫机能哦。」

听到身后突然传来的声音，五和连忙转过身来。

一位穿着边缘破旧的哥特式礼服的女性正站在那里。这位有着狮子一样的金发，小麦色肌肤的女性的名字是雪莉·克伦威尔。是在「必要之恶教会」中，身为五和前辈的魔法师。

「原本就是为了身经百战的『必要之恶教会』的成员而制造的测试机构。看来这次好好地使用了一次，不小心点的话可能被大卸八块哦。」

「……哈，啊哈哈……」

五和不禁浮出笑容。

「新生之光」的贝萝普宝贝一般抱着的方形箱子上，到处都染上了红黑色。

「别担心。这里的测试机构太过火了，现在已经没有使用了。现在的今期测试已经改为在空无一物的房间里呆一星期，有定时由魔法制造的水和食物出现的。这种程度而已了。」

「呃……那个，已经足够可怕了。」

不知如何对应的五和苦笑起来。

「真对不起，这个时间叫你过来。」

「我可不是生活规律的修女，没有固定的就寝时间的。」

雪莉除了可以使用泥巨人进行直接战斗，更是解读隐含在寓意画和宗教雕刻等美术，工艺，灵装中的魔法暗号的专家。她随便骚了骚原本就很杂乱的金发，

「……不过，『清教派』的魔法师也就罢了，居然和『骑士派』的那群混蛋也利益相关，真是让人不爽。」

「哈？」

「没什么。想起了一些以前的事。现在专心工作吧。有东西要给我看吧？」

「嗯。」

五和把雪莉叫来，正是为了调查这个灵装的结构。

雪莉把目光投向放在失物保管室的金属架上的四方形箱子。

「这就是那个箱子？」

「嗯，分析就拜托您了。」

雪莉哼了一声，戴上鉴定古董时用的手套。

「立体物上，难以像绘画那样使用错觉系的技术。一般用大小表现远近，或者不依赖这些来进行组装与切削。所以，我倒是不讨厌这种表现形式。」

「噢？可是，透视系里，不是有用大小球来表示远近法的立体艺术吗……初看只有两个球，改变角度却会发生变化之类的……」

「限定了可以观察的方向的立体，和平面的绘画没有太大差别。那种错觉不能在所有的角度成立吧。只有『从前面看的模式』和『从旁边看的模式』两种而已。说实话，是建筑和绘画都能做到的艺术。」

她用手指摸着方形箱子的轮廓。  
擅长雕刻的魔法师开始分析了。  
「……基本是橡木制。以毫米为单位削出的木材，再以蒸气加以弯曲。结构虽然复杂，不过没有使用钉子和螺丝一类的东西。组合方法是用竹篾相连，有点像木板拼图那种手工艺品。既然能用手工将它复杂地组合起来，相反也能用手工解开，并组装成其他的形状……」  
「呃，呃……？也就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是以变形为前提制作的箱子。」  
雪莉轻轻握起拳，轻轻地叩了叩方形箱子的侧面。  
「原本的形状并不是箱子呢。而是将别的物体像折纸一般，以一定的顺序叠起来，强行做出箱子的外形。『新生之光』擅长的领域，的确是北欧的。这么说……」  
在雪莉说明时，五和随手伸到方形箱子的表面上，忽然，啪叽的一声，在试验场被「殴打」而损坏的锁，发出开启的声音。  
立刻，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方形箱嘭地膨胀起来。  
不是二三倍的程度，不断变形巨大化的木块，撑碎了架子，并把好像图书馆的书架一样排列着的金属架挤倒。当膨胀停止时，箱子变成了一艘巨大的船。  
用木材制作的，好像独木舟一般的船。全长有十米左右。  
雪莉受不了似地叹了口气，  
「……你啊，是那种吧。有奥索拉·阿奎娜丝的天然潜力。」  
「意，意外而已！！再怎么说明，我也和那种傻乎乎的修女不同的！！」  
五和慌忙否认道。  
奥索拉·阿奎娜丝，虽说也是解读文书中的暗号的专家，可也是以天然脱线为人所知的超巨乳修女。  
为失物保管室的惨状忐忑不安的五和，瞄着雪莉，  
「说，说起来。没有叫奥索拉小姐来吗？虽然领域不同，那个人也是擅长分析工作的呢。」  
「就是为了不出现这种情形，才没有叫她来的。」  
哈哈，五和发出（从男性看来）可爱的叫声。  
雪莉一副不耐烦的表情，看着变成巨大的船的箱子。  
「……不过，原本是船形吗？与北欧神话对照的话，应该是Skidhbladhnr吧。」  
「Skidhbladhnr……是那个吗。载着主神奥丁在内的所有阿斯神族的船。神话里确实是可以折起来放到口袋里的。」  
神话里出现的船……叫这个名字的灵装，既然特地参考了神话，必然有某种关联性。  
「总之，箱子只是运输手段。这个船，应该是以搭载『某种东西』加以运送为目的的……准备了传说中神的交通工具，究竟是想运送些什么呢？」  
「……那就是『新生之光』的计划的核心理念」  
五和喃喃道，  
并非箱子，装在其中的东西——才是颠覆英国的最重要的物品。  
现在方形的箱子里是空的，难道目的不光是运送东西吗。「新生之光」在苏格兰发掘出了某样物品，把它运送到伦敦来应该就是她们计划的中枢，不过……  
莫非贝萝普是诱饵，其他的同伴才是主角……也不能解释  
「拿着这个的魔法师，在和我战斗时也一直没有放开过。如果只是保险的话，没有冒着『单手战斗』的风险，还要加以死守的理由……为了诱饵冒除，不是太得不偿失了吗？」  
根据「试验场」和箱子一起送来的羊皮纸上，对「测试对象」的行动与战斗的纪录来看。贝萝普在「钢之手套」粉碎，失去意识前，都一直死守着箱子……实在难以认为是诱饵。  
「也就是说另有秘密。必要当拼命保住这箱子的，秘密。」  
雪莉从怀中取出好像采掘化石时使用小毛刷，看来是打算认真研究了。  
「不可能只是个吓人箱……灵装的详细效果，我不能保证能马上判明。雅妮丝她们正在苏格兰调查「新生之光」的窝点，找她们会比较快吧。」  
「明，明白了，真是麻烦您了。」  
「嗯。您也快回地上去，把剩下的杂碎干掉吧。」  
五和对头也不回的雪莉行了个礼，离开了失物管理室。  
她奔走在地铁站里寻找着出口时，给雅妮丝（没有使用电话网络，而是用魔法的方式）通了电话。  
「啊。对不起。虽然我们还在调查，不过连Skidhbladhnr这个情报都还没有掌握呢，以后会做为重要的线索。」  
「是吗，拜托了」  
五和一面对答，一面跑上楼梯，  
「不过，终于打倒了一个吗。根据情报『新生之光』是有四个人的。还有三个，老实话有点麻烦呢。」  
「不用担心，也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五和对着电话低语时。  
某样东西从她眼前飞过，发出呼的巨响。声音传来的方向，一个少女陷在巨大的告示板里。她像全垒打的击球一样被击飞了二十多米，翼状灵装的残骸散落四周。  
五和看着完全失去意识的少女，说道，  
「还有两个。」  
视线转向少女的对面，女教皇神裂火织正将长刀的刀鞘放回原位。对世界仅有二十人的「圣人」，「钢之手套」根本没有效果。  
五和切断手机，捡起落在人行道上的箱子，神裂跟着她一起去和天草式众人会合。  
「箱，箱子看来不只一个。」  
「嗯。如果这个里面没有关键的那某样东西的话，就只要再去找另一个了。不全部制住的话，果然还是不能安心啊。可能的话，我希望尽量避免暴力的方法。」

内饰豪华的马车天花板上，一只放着柔和光芒的吊灯正微微的摇晃着。  
距离伦敦市中心一百公里的地方，马车正在街灯暗淡的古老街道上疾驰着。马车不只一台，而是以一台巨大的马车为中心，前后超过十台以上的车队。除马车外，还跟有披着礼仪用防具的骑兵用马的马队。  
简直好像画册与童话中出现的光景一般，可是与这古典的情景相对的是，车队的时速超过五百公里。这不是每一台马车的性能，而是和以一定间隔设置在古老的街道两旁的魔法阵相配合产生的魔法效果。从远处看，车队就好像亮着灯的磁悬浮列车一样。  
用金箔与贵金属装饰的车队，放出脱离现实的光芒。不过，最引人注目的，则是被大量人员供卫的，正中间的巨大马车。

通称「移动铁壁」  
英国王室专用的长距离护送马车。  
为了在公路行驶而装上了车牌，车轮和木材和强度也进行了调整，这辆马车被七百以上的灵装与魔法阵彻底地保护着。  
在童话一般装饰的马车中，乘坐着三名女性。  
第二公主琪雅莉莎，第三公主薇莉安与茵蒂克丝。  
「……结果，王姐还没有来啊。」  
琪雅莉莎看着窗外，低声说着，  
她的礼服裙子绷开来，占了几乎三人份的座位，相对的，薇莉安则拢起自己的衣服，缩起身子，只占了半个人的位子，她小心翼翼地說道，  
「姐姐，有些不能相信他人啊。」  
「真是顽固。都准备了有放到太阳里也能支撑三天的强度的马车了，还是放不下被袭击的危机感吗。」  
「所以说不是那么回事啊。姐姐是绝对不相信由他人构筑的安全措施的。因为从一到十全部都准备好了，没有自己插手的余地了呢。不自己亲手确认的话就无法相信。……你也知道她把别墅温莎城里自己的房间都亲手改造了吧。」  
「哼，还为了『试毒』而养了宠物……相反的，王姐却经常离开城堡跑去城市里呢。」  
「因为不知道自己身份的民众的言语没有恶意吧。」  
琪雅莉莎哼了一声。  
「比起王姐来，欧陆隧道方面更为重要。」  
她看着无聊地把双脚甩来甩去的茵蒂克丝说道，  
「即使我国有卡提那二世的守护，也不一定能永远的繁荣下去。在这个将国王视为『使长』，骑士团视为『天使军』的地方，如果民众中的大多数暴走的话，国家也会失去机能……不能像神话那样，用大洪水把他们一扫而光呢。」  
「……」  
「为了防止这种危机，表面有『骑士派』，暗地里则有『清教派』捕捉漏网之鱼，各自努力维持治安……欧陆隧道的爆炸和客机的恐怖事件未遂……这不断发生的事件，给我国的国民很大的动摇呢。」  
「可是……」  
薇莉安谨慎地选择着词语，  
「假使这一连串的事件都与法国有关，背后也应该有罗马正教的影响。光是指责法国也不能解决吧。」  
「可能吧，不过不管谁是黑幕，也要先制伏法国。」  
琪雅莉莎抱起双手。  
「梵蒂冈太坚固。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攻落的。那么便要准备长期战，需要建造前线的补给基地。这样一来，就有地理上的问题。无论如何都要获得法国方面的『协助』，在梵蒂冈的眼皮底下建造基地。」  
「不在法国，而是在地中海建立大规模的海上补给基地，这样又如何呢。」  
「哼，那样法国为了守护地中海，也不会默不吭声吧……再加上，海上要塞要同时防止从空中和海中的攻击，不是现实的选择，再说还有强度的问题。」  
陆上的要塞如果被打开防壁的话只要堵上就行，但在海上只要开了洞，就只有沉没了呢。  
琪雅莉莎补充道。  
「……要求法国协助。真的只有采取军事行动吗。」  
「你真的这么考虑的话，就想出具体的方法来吧。」  
琪雅莉莎的话让薇莉安抬起头来。  
「王姐是头脑，我是军事，而你是仁德，这已经被固化了呢。我自然地就会想到这种做法，你可能摸索出更有效率的方法出来呢……不只是对法国，还有罗马正教。」  
「姐姐……」  
「要收集判断的材料，现在就需要调查欧陆隧道爆炸的原因。如果想找出最好的答案，就打起精神。马上就要到达弗克斯东了。」

上条当麻奔跑在深夜的伦敦。  
他正追着那个「新生之光」的笨蛋少女雷莎——不过他不知道名字。上条在大楼与大楼之间狭窄的道路里追赶着。  
头上的少女一面引起尖锐的声音的一边在移动。  
那是安装在每幢大楼的安全警铃的声音。雷莎正不断地打破三，四楼地窗玻璃，在大楼之间跳跃。随着安全警铃的不断响起，就好像「声音的团块在不断移动」一样。  
可能是无人的商业楼吧，没有听到骚动和惨叫，不过少女好像完全不在意这些，也没有使用「驱散闲人」的样子。即使偶尔响起怒喝和尖叫，她也完全没有停下来。  
（靠！！真是粗枝大叶的家伙！怎么看都不像是进行潜伏活动的魔法师！）  
上条一面跑，一面在心里抱怨着。  
这时，异变出现了。  
不知何时，有个东西和上条并肩跑在一起。  
一个橙色的南瓜头。  
拳头大小的南瓜头上雕刻出眼睛和嘴。小南瓜好像为了和上条视线相对一样，跑在身边的墙上。



「你看来既不是魔法师也不是英国人呢。为什么要追我啊？」  
南瓜头传出少女玩笑一样的声音。  
特地使用日语的声音继续道，  
「啊，如何是日本人街的移民的话就对不起了，不过看来不是呢。闻气味就知道了。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熟悉英国的样子。」  
「……『新生之光』吗！？」  
「超正确。我是『新生之光』的雷莎哦。你和第零圣堂区并肩作战，又知道我们的名字……唔。本来我想劝你一般人快回去比较好，可是现在怎么办呢。」  
口气有点烦恼的样子，不过看来并不深刻。  
完全被看扁了，上条咬着牙。  
「不过，不管你是不是魔法师。光是不是英国人这一点，就没有参加资格了哦。不要掺和进奇怪的事，快回家吧。」  
「参加资格！？你说什么呢！！」  
上条的怒吼回荡在狭窄的巷子里。  
「对啊。我们是做为居住在英国的魔法师的代表，为了将英国引导到更好的方向，才做这件大事的。出现在我们面前阻扰的人，最低限度也要是和我们同样程度爱着英国的人。不是一介旅行者该管的问题。」  
「别开玩笑了！我知道你们在苏格兰发掘了古怪的灵装，带到伦敦来了！明显是要干什么坏事，我岂能不管！！」  
「真受不了——。第零圣堂区已经都分析到这种程度了吗。不过给敌人指示就傻瓜了，你要这么想就随你了。」  
「你在说什么……？」  
「不知道就算了。不过，我们只是想一定会在『战争』的过程中败北的英国，转向更好的方向而已。」  
少女的台词没有否认发掘了灵装，并带来伦敦发动的事。  
……「新生之光」的具体计划还不知道，不过怎么想都不会简单。  
「不过，这个问题不是居住在英国的国民的话，也不会有切身的迫切感的吧。我也不想杀明显不是坏人的人，隔岸观火的好人就别多事了。」  
说着，南瓜头啪地爆开了。  
好像聚会上用的拉炮一样，五彩缤纷的纸片喷了出来，明知白费劲的上条猛地挥动手扫开纸片。  
（可恶！不只是逃得快，还能准确掌握在看不到的地方追赶的追兵！！那边没有问题吧！？）  
咂着舌的上条，跑出巷子来到大街上。接近十二点的三车道大路上，还有不少回家的车和深夜巴士。  
这时上条停下脚步。  
他用脚步擦着地面猛停下来，看向大楼的一角。  
三楼的窗户。  
雷莎两手啪地按在强化玻璃上一幅害怕的样子。她虽然由于惊异的跳跃力，擅长「从下往上跳」，不过看来无法承受「从上往下跳」的冲击。  
当然也没有一下跳过三车道的大街的跳跃力。  
这时更大的麻烦袭向欲跳未跳的雷莎。  
咚地一声，从背后追来的欧莉安娜一记飞踢踢中雷莎的背部。雷莎将强化玻璃撞得粉碎，飞到半空中。  
欧莉安娜提出的作战如下。  
把雷莎扔到大街上，在地上接住她。  
上条张开双手叫道，  
「哈哈哈哈哈！！DEAD.OR.就擒」  
「……！？」  
雷莎声音都发不出，在空中手足无措。  
这时上条注意到，  
数百片碎玻璃和少女娇小的身体一起落了下来。  
「要死要死要死要死！！」  
「混蛋别躲开啊！！不接住的话我就死定了！！」  
用英语叫着的雷莎挥出「钢之手套」。枪刃击中大楼的墙壁，轰的一声，雷莎的身体水平飞了出去。  
她撞上了行道树与行道树之间，万圣节用的装饰小山，一面把装饰啪叽啪叽地扯坏，一面滑了下来。小山里看来使用了弹簧，衣服被扯破的雷莎一落地，马上背对上条再次跑了起来。  
三楼的破窗边欧莉安娜现出身影，双手在嘴边做成筒状，对着发呆的上条喊道，  
「不——及——格！！！」  
「对不起啦！！我追就是了！！」  
被玻璃之雨吓得眼角出泪的上条朝雷莎追了上去。

1 5

雅妮丝·桑克迪斯现在正在英国北部的苏格兰地区。  
大城市爱丁堡的港口。这个位于海湾内部的港口由于没什么大波浪，被人们用来保管帆船和游艇。  
雅妮丝就在一艘船上。  
不是，不是在海上。  
港口前面，有一个铺了柏油的广场。这里排列着饱经风雨的破旧的游艇。因为破了洞无法浮在海面上，所以搁浅在陆地上。  
这里都是等待解体，或者资金紧张的上班族便宜买来在修理前暂时存放的。  
「这是第三个地方了吗。」  
雅妮丝低声说道，同僚露琪亚开口道，  
「……失去了航行功能，所以拿来做居住空间吗。的确有与之前二个『藏身点』相同的安全措施。这里果然是『新生之光』的据点。」  
雅妮丝眯起眼来。  
在现代诞生的近代魔法师大多数不会建造明显的城堡或者高塔。在一个地方注入全力的话，一旦被攻破就失去一切了。因此他们一般准备数个公寓和杂居楼的房间或野营车等，「随时可以舍弃的简单据点」。将财产分散的话，可以减少风

险。  
「新生之光」也有这种理解。  
这清楚地说明了她们不是那种只对恋爱占卜有兴趣的家伙，而是真正的魔法结社。  
（真是麻烦的对手……）  
雅妮丝叹了口气，对露琪亚说道，  
「内部还留有什么情报吗？她们现在使用的箱子——Skidhbladhnir的详细情况和使用那箱子的魔法师的计划之类。」  
「一般来说，所有的据点的情报源，都可以用一个信号从远处抹去。现在卡迪莉娜和阿格塔修女正在内部进行详细调查。」  
「雅妮丝修女。」  
游艇甲板上的舱门掀开来。阿格塔修女露出头来向这边招着手。  
「机关室里找到那个箱子的试作品。从灵装不是被直接破坏来看，她们没有来过这里，而是忽然通过远隔操作破坏情报的。对『新生之光』来说，很可能是由于某种偶然的原因才提早进行这次计划的。」  
「那么……那箱子——Skidhbladhnir的灵装效果是？」  
「没有实证还不能保证，只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解。」  
阿格塔翻着手上的记录，  
「大概，放入『箱子A』的物品可以在『箱子B』『箱子C』『箱子D』……同系的灵装中自由进行空间移动。效果范围大约一百公里。在这个圈内她们可以把东西自由『转移』。」  
「原来如此……那四个人想像传球一样，把某样东西送进伦敦市内吗。」  
那件「重要的东西」还不知道是什么，不过特地准备了这种灵装，那么必定不是一般的「重要」。  
「会是代替炸弹的东西吗？」  
「这方面还需要调查。」  
四人构成的「新生之光」已经两人被天草式擒获。不过Skidhbladhnir可以自由传送内容物的话，任意一人都可以自由发动的可能性很高。  
雅妮丝从身边的安洁雷妮手上取过报告书，  
「……从过去两个『藏身处』获得的情报来看，『新生之光』是在爱丁堡进行发掘工作。那恐怕就是那件『不得了的道具』吧」  
「雅妮丝修女！紧急情况！！」  
居住区的门打开来，卡迪莉娜大叫着，将一卷羊皮纸抛向看过去的雅妮丝，雅妮丝将羊皮纸展开，忽然全身僵硬了，  
「……不会吧……」

1 6

上条在小巷子里奔跑着。  
上条本来想雷莎又使出那种惊人的跳跃力怎么办才好。可是看来对方现在状况不好。虽说有行道树做缓冲，可毕竟是从大楼上摔下来，不可能平安无事。  
她现在左右摆着透明链子锁一样的尾巴，像普通人一样的奔跑。不过起一般的少女的速度要快得多。她保持着短跑一般的速度，好像正参加马拉松一样。  
欧莉安娜从楼上下来还需要时间，现在不在附近。  
这次追丢的话，就完蛋了。  
每当雷莎在小巷子里转弯，上条都大为紧张。这时手机响了起来，画面上是认识的号码，打头的数字看来根本不是日本地区的。  
上条一面跑一面按下接听键，熟悉的少女声传了出来。  
「太好了，接通了。找天草式打听真是正确的。」  
「雅妮丝吗……？」  
说来天草式为什么会有我的号码啊？上条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疑问，不过雅妮丝没有理会，  
「『新生之光』的部分目的已经知道了 她们的最终目标，是现在为了欧陆隧道的调查而前往弗克斯东的英国公主们！！」  
「不会吧……？」  
上条顿时身体一僵，  
「白金汉宫因为外交上的原因，没有设置魔法方面的安全措施，不过，有大量的骑士和魔法师……再加上女王陛下本人的力量加以保护。可是现在公主们使用马车离开宫殿，对『新生之光』就是好机会了。」  
暗杀英国公主。  
上条感觉背上冒出冷汗，雅妮丝继续说道，  
「问题不只如此。虽然英国王室『官方』否认。可是考虑到卡提那二世的存在，出现了一个悬念。那就是以『王家之人』为钥匙发动的大规模术式。」  
雅妮丝所说的「王家之人」，貌似并不单纯是血统问题，而是「在英国王室这一结构中，身为魔法部分的人」。通过各种政治婚姻，联系各国的重要人物的英国王室，不可能单纯用「英国人的血统」来说明。  
如果以血统来决定王家与否，可能出现「外国的公主成为英国的王后，而这个王后无法使用『王家的魔法』情况」。  
「不过这个以『王家之人』为钥匙发动的魔法则是众说纷纭……其中最过激的是以『王家之人』的死为发动条件的大规模术式。」  
「什么……那」  
「虽然是谣传……简单来说，是英国『造成国家单位的大破坏』的攻击术式。貌似是十六世纪配备的，当然，假想敌是欧洲各国。据说一旦发动可以将其全域轰飞。」  
雅妮丝说的话没有什么现实感，可能是谣传进行了夸大吧……可是她还没有说完，  
「可是，如果发动这种威力空前的术式，会对英国国内带来地壳变动和天地变异……是字面意义上的『最后一击』，完全不考虑后果的。就好像用单手开使用马格努姆弹的大威力手枪一样。根据谣传，在发动的同时，英国国民大半就会死于『反冲与余波』之中。」  
「如果这个情报是正确的话。  
「新生之光」的目的是……  
「『新生之光』中的一个成员的确说过，不是为英国而赌命的人没有参加这场战斗的资格……之类的话。」



「这种程度的话，可能真的是想暗杀公主吧。然后以王族的死为契机发动术式。」  
感到寒气在背上游走的上条，慌张地对雅妮丝说道，  
「等一下。英国王室已经继续了几百年。在这之间已经不知有多少国王死去了。真的有这种大规模术式的话，英国和欧洲老早就消失了吧。」  
「十字教里有『终油』这种秘仪。简单来说是一种仪式，为了让死者前往天国而接受最后的审判的准备……差不多这种感觉。这个大概有回避信号的作用吧？历史上，在王城内驾崩或者被处刑的王族，都实行过『终油』的仪式。不过，在这以外，也有来不及实行『终油』的突然战死或被暗杀的情况……」  
「如果设置在这个国家里的王族专用的术式被发动的话……」  
王死即国死。  
用集结全力的一击来报仇。  
这个有着这种信仰的时代的魔法设施，还没有起动过……  
一想到这点，上条不由全身发抖。  
他慌忙寻找否定的材料。  
「新生之光」将发信机型灵装，装在了王族专用的马车上。  
可是，这样并不一定能暗杀成功。  
「对了，公主不可能毫无防备地外出吧。一般来说，总统的座车和飞机，都是特别的吧？」  
「的确，那马车有着『移动铁壁』的异名。设置了各种各样的安全措施。不过，发信机不但可以知道马车的位置，好像还能探测车门的开关状况……」  
「在公主自己下车的时候，进行袭击……」  
上条低声说道，感到一股寒意。  
「那个马车没有护卫吗？」  
「当然有了……他们是以『马车的防卫机能正常动作为前提』建立警备体制的。前提不存在的话，完美的体制就会出现破绽。只要抓住这破绽，进行远距离的狙击的话……」  
可恶，上条叫道，  
「不过发信机……为什么会被装到王室的车上？」  
「用的什么手段不清楚……不过既然能装上发信机，就有可能还动了什么别的手脚……比如将马车的魔法防御功能暂时削弱之类。」  
「……太糟了。」  
上条呻吟道。  
茵蒂克丝也和公主们在一起。  
「袭击方式还不知道。是有什么从伦敦到弗克斯东的近路，或者是放出什么远距离的攻击，总之，赶快把她抓住。」  
上条看着前面的雷莎。  
「还有没发现的成员吗？」  
「『新生之光』是由四个人组成，现在已击破两人。你追着一个，然后还有不知位置的一个。只是，从之前判明的Skidhbladhnr特性看来，不是复数人员的话，她们的行动力就会减弱。」  
雅妮丝说明了一下被称为Skidhbladhnr的灵装的效果。看来是可以从「箱子A」到「箱子B」自由转移内容物的道具。  
「敌人还有两个，其中一人手中的箱子里应该就有关键的东西。」  
就算上条追赶的雷莎手中的箱子里有那个东西，她也可以将其传给最后一个人。  
也就是说  
「就算她们只剩一个人，也不能真正阻止暗杀行动！！只要『内容物』在，谁都可以进行攻击吗！！」  
「嗯。只有一个一个找出来，全部抓住才能安心。所以请赶快吧。」  
上条切断手机揣进口袋，再次盯紧前方。  
这时，雷莎转过巷角，上条追着转过去——突然，她消失了，  
（！？）  
上条一瞬间心脏都停了，不过他马上发现。  
大楼的墙上，装着紧急楼梯。  
抬头看去，哐哐的声音从上面的铁制阶梯上传来。  
「上面吗」  
他调整了一下呼吸，爬上楼梯。大楼有五层。其中四楼的门开着。转来转去有点晕头的上条，一口气向那里冲去。  
突然，啪叽的声音传来。  
雷莎用银色的枪刃，插入铁制楼梯和贴着瓷砖的壁面之间，将连接用的螺钉别断了。  
「……不会吧！？」  
随着一处破损，楼梯摇晃起来，自重使得的其他层的螺钉好像夹克的扣子一样，全部弹了开来。上条紧抓住扶手，楼梯大幅倾斜起来。  
紧急楼梯倾斜了十五度，忽然停下了。定睛一看，原来因为巷子狭窄，楼梯的顶部，撞上了对面大楼。  
「……！！」  
雷莎看到这情景，正打算再次挥下「钢之手套」。可是在那之前，上条动了起来。他无视倾斜的楼梯的高度跨上扶手，全力向雷莎所在的四楼跳去。这时，紧急楼梯被自重折断，向下方坠去。  
「可恶！！」  
雷莎对着追来的上条刺出「钢之手套」。可是她不知道，他的右手隐藏着「幻想杀手」的能力。  
「喔喔喔喔喔喔！！」  
上条一面落下一面挥出拳头，直击上「钢之手套」的前端，四叉的枪刃被击得粉碎。被这个事实惊呆的雷莎被上条撞倒，飞了出去。  
失去平衡翻倒在地上的上条，一面喘着粗气一面站了起来。  
眼前的雷莎虽然失去了「钢之手套」，可是仍然没有放开箱子，被称为Skidhbladhnr的灵装。  
看着环视雷莎寻找逃路的雷莎，上条说道，  
「结束了。」  
「……」  
「没有了最开始高速逃跑的力量，失去了拥有强大力量的古怪的枪……现在我都能打倒你。」  
好像要使不甘心地看着电梯的雷莎死心一样，追着骚动赶来的欧莉安娜出现在那里。  
出口被封住，被两人夹住的雷莎，短短叹了口气。

然后她打开身边的门，冲进房间里。可是那里并不是出口，上条和欧莉安娜对视着点点头，跟了进去。  
这里看来是个杂居大楼，房间是个办公室。铺了瓷砖的简单房间里放着办公桌和业务用的复印机。  
雷莎站在窗边。  
不过她并没有跳下去，那样的话，她也不会有好下场。  
「我知道你的目的了。」  
「你们打算狙击离开白金汉宫的公洋快餐。不过看来已经失败了，其他人也已被捕了。」  
「哼」  
听到这话的雷莎笑了。  
她特地用日语回答，  
「可是，你们知道朗西丝在哪吗？」  
「……」  
「答案很简单。她现在不在伦敦。」  
上条的动作停住了。  
一瞬间，他以为「新生之光」已经突破了伦敦，前往公主们所在的弗克斯东去了。  
可是答案并非如此。  
「朗西丝正在伦敦以北三公里左右的地方待机。相对的，我们是『中转站』。配合王室专用马车的位置，各自调整距离。不论经过我们之中的哪一个，计划都会成功。」  
「你在说什么……？」  
上条疑惑地皱起眉，这时，欧莉安娜抬起头来，看来「运货人」的直感告诉了她一些什么。  
「『中转站』……莫非！！」  
面对慌忙拿出速记簿的欧莉安娜，雷莎嘻嘻地笑了，  
「既然知道是量产的，为什么想不到会有第五个呢！！」  
雷莎把箱子猛地打了开来。  
立刻，一道蓝色的激光般的光线无视墙壁穿了过来，射进箱子，光线反射后改变了方向，向着其他的方向飞去。  
据雅妮丝的说法，Skidhbladhnr有效果范围有半径一百公里。可以从这里到弗克斯东吧。  
（那个叫朗西丝的，把什么东西传了过来）  
「你把『东西』传到哪里去了？究竟谁拿着第五个箱子！？」  
上条不禁想抢过箱子，不过雷莎把再无用处的箱子轻轻放下，两手大大地张开，对着一脸惊讶的上条说，  
「……目的达成了。不过比赛输了也是事实。出现这种结果，你们这些组成同盟的人给前锋添了麻烦呢。」  
这次的笑容，好像放弃了什么一样。  
「接受吧。要灭口的话，现在最好哦。」  
一瞬间，上条看到窗外夜景中某一点好像闪了一下。  
他冲出去，打算把雷莎拉开，不过变故在他抓住她手腕时发生了。  
雷莎身后的玻璃粉碎了，鲜红的血喷了出来。  
「狙击！？」  
欧莉安娜叫了出来。  
雷莎的身体受到冲击回转了一圈，倒在地上。因为上条抓住她的手腕使得狙击稍偏了，不过肩部部分受到了直击，她的手臂几乎拧转过来。可能是动脉破了，血液向外不断地涌了出来。  
「笨蛋，快伏下！！」  
上条一动不动。  
灭口。  
如果这些话是真的话，这绝不是为上条做的援护。  
明显是充满恶意的攻击。  
「混蛋！！」  
好不容易动起来的上条看到旁边的复印纸。他把纸捏成一团，按住雷莎的伤口。雷莎的身体因为急剧的失血，开始微微的痉挛，出现休克的症状了。  
这样下去真的危险了。  
「叫救护车，欧莉安娜！！你的魔法里有回复系的术式吗！！」  
「很遗憾……」  
欧莉安娜仿佛很不甘地说着。  
打破窗户，贯穿雷莎肩头的「东西」，正刺在办公桌上。那是三十厘米的棒状物，装着流线形的箭头的特殊的飞翔体。令欧莉安娜吃惊的不是威力。  
她认得这东西。  
「……『罗宾汉』……」  
「什么！？」  
「『骑士派』使用的远距离狙击用灵装。英国国内的魔法事件是由『清教派』主导。没听说过有『骑士派』的协助。」  
欧莉安娜把狙击用的飞翔体拔了出来。她用手指抚摸着表面。  
「『罗宾汉』是由以军事方面闻名的第二公主的直属部队开发的……将『新生之光』灭口与那个部队有关……难道……！？」  
在欧莉安娜惊愕时，上条也浑身僵硬。  
原因在雷莎。  
被大量的复印纸压着伤口的她，不知道是想向上条炫耀胜利，还是为他的急救感伤，蠕动颤抖的嘴唇说道，  
「……我们运送的是卡提那一世……」  
她沾满鲜血的脸上浮出笑容。  
「……在历史中遗失的戴冠用礼仪剑，只有王家之人才能使用的慈悲之剑……当然……远远凌驾于后世制作的，现女王持有的……卡提那二世……英国最大的灵装……。真真正正，最适合改变英国的剑……」

弗克斯东。这是距离伦敦一百公里的港口城市。这里是横跨多弗海峡的海底铁路隧道——欧陆隧道在英国方向的终点。被夜色包围的终点附近，停着无数马车。王室专用的和护卫的马车。许多军马正在休息，周围有数十名穿着银色铠甲的骑士正在待机。出入口没有灯光。因为海底铁路被中途爆破，入口也没有使用了。茵蒂克丝正前往那里。稍远的地方站着第三公主薇莉安，正接过年轻佣人递来的装着红茶的魔法瓶。这时，骑士团长眉头一动。他将目光投向手中的箱子。确定了箱子的重量后，骑士团长走向第二公主，他提着箱子，凑到公主耳边。「——送来了」「知道了」第二公主轻轻地笑了。骑士团长用只有她能听到的声音继续说道，「通过对电子和魔法通信的窃听……『清教派』的人看来是做出了『新生之光』的目的是暗杀公主，让设置在英国全土的对欧洲用大规模攻击术式自动发动……这样的误解。」「哼，这种荒唐的传说。」「可以准备那样高威力的魔法的话，交涉就要简单多了。就是不想轻易让国民送死，才有这个计划的啊。」听了身为自己左右手的男人的说话，她的笑容更深了。「通知潜伏在英国全境的『骑士派』。」这是信号。让国家从内部燃烧起来的命令。「开始攻击。选择王者的剑，卡提那一世现在在我手中。现在起英国的国家元首由我琪雅莉莎担任。和平主义的『前女王』和不希望英国腐朽的国民们，用自己的意志站起来吧。为了新的英国起动必要的基石，进行必要的破坏。」

#### 第四章 招来灾厄与战争之剑

——Sword\_of\_Mercy.

1

凌晨十二时。在日期变更的同时，事情发生了。例如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恩尼斯基林，伦敦德里等城市的病院和警局等重要设施，被大量的警察和军人封锁了。他们都是与「骑士派」和「王室派」的第二公主派阀息息相关的人。一般人都迫于这紧张的气氛而选择呆在了室内，而被好奇心驱使的不安份者则被警察逮捕。再如制造苏格兰的独立货币的造币局，宗教据点荷里路德宫等设施被原本保护这里的警备员占领了。而在爱丁堡的港口进行调查活动的雅妮丝部队，也被压制性数量的「骑士派」集团所包围。再如威尔士的卡迪夫城，斯旺西城，劳力士毛斯城（oystermouth），科文城（Conwy），佩林城（Penryn），波马利斯城（Beaumaris），卡那封城（译注：加上英文原名的是因为未找到正式的中文译名）等各城塞，也逐个落入「骑士派」之手。更不用说地方议会与法院。再如英格兰的中心部，「骑士派」将手伸到了伦敦及其近郊，不过，「骑士派」最多的地方，本就是英格兰。他们逐步踏入了圣乔治教堂和威斯敏斯特教堂等宗教据点，及白金汉宫与国会议事堂等政治要冲。当然，「清教派」的魔法师们——「必要之恶教会」，也没有无抵抗地任人侵略。威尔士。这里的城堡与要塞众多。既可以做为攻打这里的据点，相反也是坚守的要地……各种各样的人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建造的这些石造的军事设施，现在都被抓到一个派阀手中。那就是「骑士派」。「呼，哈，可恶！！」伴着凌乱的呼吸，修女奔跑在黑暗中。她本来是以受「骑士派」委托的形式，管理着附属于城塞中的礼拜堂。可是随着第二公主琪雅莉莎所发起的「进攻」，最先山穷水尽的，就是她们这样由「清教派」派出，下属于城塞的修女。毕竟自己以外的人全部突然与自己为敌了。数量上是压倒性的不利。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集合可以进行「有组织战斗」的人数。（可恶，一个一个来可能还有点办法……！！）修女一面跑着，一面咂着舌。她想的并不是如何杀死全副武装的骑士。只要在英国境内，借卡提那一世，获得了部分天使之力的骑士，根本是无法正面对抗的。不过，全力使用魔法的话，拖延时间还是做得到的。至少能让他头晕目眩……如果对手是一个人的话。拖延时间说到底不过只能短时间封住敌人的动作。在封住一个人的时候，新的敌人就会出现。而对付这个新的敌人时，之前那个便会复活……这样重复根本没有意义。（总之，先要和困在其他城塞里的修女们会合！然后联合起来，用集团来和集团对抗！至少也要获得有效率地撤退这样的组织战果……！！）这时，银色的铠甲突然横插入眼前。是「骑士派」的追兵。虽然对方应该接受了生擒的指令。不过之后会遇到什么谁也不能保证。「！！！」修女从袖中取出方位磁石。她的术式是大幅度的影响方位。她将一枚卡片放到方位磁石指示的北方上，打算从那里击出光之块，然而（什么都没发生……！？）她的表情凝固了。术式失败了……在思考理由时，她发现，让方位磁石的针动作的力量——磁力本身都可能受到了外部的强烈干扰。也就是说，方位磁石指示的并不是北方。毫不知情地将卡片放到针所指示的方向上，术式当然不会发动。「糟……」就在这浪费的时间里，银色铠甲向修女逼近过去。

大西洋，艾拉岛（Isle of Islay，常又因发音的不精准而译为艾雷岛）附近。离深夜中的漆黑大海二十米远的空中，飘浮着一座要塞。「卡乌·康帕斯coven.compass」（coven指女巫大聚会，compass指南针）。这座移动要塞直径二百米，厚达十米，是个石制的巨大圆盘。圆盘表面有如名字中的「康帕斯」所示，从中心向各方向辐射出锐利的线条。不过这个要塞的关键不在这里。下方。那里垂着数百根绳子，每一根上都系着一名拿着扫帚的魔女。就好像候鸟在中途休息一样。她们都在临战态势。她们正在向古旧的扫帚上涂着一种药品。实际上魔女并不是只坐扫帚。而是用这药品赋予了飞行能力的物品。也就是说，这种药也能操纵扫帚以外的物品。（……说到魔女的药的话也不过是使用了数种魔草罢了，不可能做把没受洗礼的婴儿拿来煮的事呢……）在绳上待机的一名魔女——斯玛特维莉轻轻地叹着气，把同样的「魔女之药」也涂到自己的肌肤上，湿滑的感觉让她有点恶心。

要塞下方中央处的小半球——通信用灵装，传出操作员的声音。  
「三号到二十号，三十号到三十五号，四十三号到五十二号，射出准备完成！指定魔女按顺序加速，迎击对面的『骑士派』！！」  
听到指示的斯玛特维莉单手抓稳扫帚，另一手发动了魔法，系在腰上的绳子马上松了开来。  
立刻她因为重力开始下落。斯玛特维莉马上用手抓住绳子，她化为二十米级的巨大振子，好像秋千一样在空中大幅摆动，加速。在摆动到最下方——储存了最大动量的地方，她放开手。在空中跨上扫帚，高速地冲向漆黑的海面。  
现代的魔女是无法飞在空中的。  
十二门徒之一，彼得曾通过向主祈祷，将被称为「借恶魔之力在空中飞翔的魔法师」西蒙·玛格斯击落。利用这个传承的「击坠术式」在十字教圈内非常发达，因此「十字教的教义可以说明的范围内的异端与异教的飞行术式」，虽然可以很简单地飞起来，可是也陷入了可以被简单地击落地窘境。  
因此，现代的魔女无法飞在空中。没有能力像移动要塞「卡乌·康帕斯」那样搭载「可以防御击坠术式的大型防壁」的魔女们，只有「不飞行在空中而在地面掠行」，在低空高速地移动，来避开彼得系统的「击坠术式」。  
因此，魔女斯玛特维莉贴着海面狂飚，她的身旁并排有数名同僚。她们在海上的总数已经超过了一百名。  
魔女们正用通信用的灵装进行意识沟通。  
「怎么办，斯玛特维莉！机动性我们较强，可是综合的攻击性能『骑士派』在我们之上！他们可都是『因为自身太强而破坏了魔法的结构，不在铠上施加灵装的强化功能』的怪物啊！！而且如果情报正确的话，他们应该从卡提那一世那里接受了『天使之力』！就算受到我们的直击也不会受致命伤！！」  
「卡提那一世，只能在国内发挥最大的力量吧……不过考虑到对欧洲的『侵略』的话，可能还有什么秘密，至少在这里不能用的样子。那就简单了。难得有移动要塞，逃到国外的话『骑士派』的力量就减半了吧？」  
斯玛特维莉说着过于乐观的话，给同伴鼓劲。  
「就是说要撑到『卡乌·康帕斯』飞出国境外？一边适当地战斗一边将『骑士派』引出国境，然后用要塞上的大规模闪光术式的照射装置把他们烧光吗。」  
「我们是诱饵吗。真是，不管哪个时代骑士这种东西总是追着魔女的屁股跑呢。」  
「这才正常啊。不如用海洋制御术式来进行迎击吧。」  
「等一下。结果到底要从哪边去！？」  
这时好像阻挡她们的去向般，前面的海面摇晃起来。  
漆黑的水中，出现数个闪着阴森光芒的眼睛。  
「来了！！」  
随着同僚的叫声，从海中好像导弹般飞出大量某种东西。  
那是「骑士派」的银色铠甲。  
铠甲手中的枪尖，跳动着雷电一般的攻击性地闪光。  
魔女们好像回应般，在扫帚的前端点燃了火焰一般的光芒。  
一百对一百。  
无数的光线交错，魔女与骑士的战斗开始了。

苏格兰地区，爱丁堡  
在港口进行「新生之光」的调查活动的雅妮丝部队，超过二百五十人，是个颇具规模的组织。  
而现在，她们被更大规模的『骑士派』包围了。  
「……双方加起来有七百人以上。平常的话无许可的游行示威活动早就有警察赶来了。以前就觉得他们是讨厌的家伙了。没想到会以这么傲慢的态度出现呢。」  
雅妮丝手持银制的「莲之杖」，低声说道。  
站在她背后用双手抓着巨大车轮的是露琪亚。  
「看来没有使用『驱散闲人』的样子。已经没有必要顾虑的必要了吗……『骑士派』果然是开始大范围的攻击了。」  
「联，联络中断的伦敦方面也让人担心啊。」  
结结巴巴的安洁雷妮的周围，浮着四个钱袋。  
临战态势的修女们对面，一个骑士走上来。  
他开口道，  
「我们收到了尽可能不杀死你们的指示，不过在这种人数的冲突中，不能保证一直贯彻。即使没有杀意，单纯受踩踏而死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所以在没受伤前快投降吗，真是好心呢。」  
「……不然出现死者的话。」  
面对举着剑的骑士，雅妮丝无畏的笑了。  
一边笑着，她将「莲之杖」敲向地面。  
骑士们不禁被她的动作吸引，不过他们失策了。  
爆发的闪光迸裂开来。  
夺去视力的白光，持续了五秒之久。  
当光芒消失时，修女们已不见了。  
超过二百五十人的修女，一个不剩地消失了。  
「什，么……？」  
被晃花眼的骑士看向四周。却连影子都没看到。不一会，他们互相配合着，为了寻找不知逃到哪里的修女们，开始了大范围的搜索。

「哎呀——。意外地没有被发现呢。」  
「骑士派」离去后，雅妮丝喃喃地说道。她的周围响着沙沙的声音。  
「……这是可以拿黑色做保护色的环境嘛。」  
「可，可是也不用突然就跳到海里吧……」  
说话的是身处十月下旬的海水里还格外冷静的露琪亚和牙齿咯咯打战的安洁雷妮。海中只有她们三个，其他的修女都各自逃散了。  
雅妮丝把手搭上混凝土的堤防，慢慢爬了上去。吸了水的修道服接触了空气后立刻变冷了。  
「『骑士派』堂堂正正地活动起来，爱丁堡可以看做是陷落了呢。」  
「今，今后怎么办？」

雅妮丝站在堤防上拉住安洁雷妮，微微陀着背的少女问道。  
回答她的是旁边自己爬上来的露琪亚。  
「伦敦那边也联络不上，只有靠我们自己行动了。雅妮丝修女，根据你的计算，部队的人有多少能用？」  
「……这个嘛，虽然是分散逃跑的，不过有半数以上应该被『骑士派』抓住了吧。」  
「怎么会！！」  
安洁雷妮发出惨叫一般的声音，雅妮丝用食指制止住她。  
「他们的领袖……第二公主琪雅莉莎在英格兰。被捕的修女们很可能被带到那里去。反过来说，就算被捕，在到达英格兰之前也是没事的。」  
「也就是说，只要救出运输中的修女们就行了。多亏了她们我们才能保持自由之身，我们也要尽最大的努力呢。」  
雅妮丝，露琪亚，安洁雷妮三人，在深夜的港口静静地点头。  
然后，她们说道，  
「……那么，首先要做的……是换掉湿透的衣服」

第二公主琪雅莉莎和「骑士派」掀起的叛乱席卷了英国全境。  
最终，对「必要之恶教会」来说，战斗并没有变成「『清教派』与『骑士派』激烈冲突，战斗到一方彻底被打倒为止」的形式。  
受到「骑士派」出其不意的攻击的「清教派」，没有特地重整态势，而是暂时后退保持战力，尽力提高逆转的可能性。  
「清教派」了解到单纯的力量上的差距，选择了只取出了教会与大圣堂中「真正重要的物品」，一面局部抵抗，一面全面而快速地撤退。  
「骑士派」与「清教派」虽然同属三派阀的一角。但在英国内部，「骑士派」的序列要更优先。因为这个国家里国王被视为天使长，骑士被视为天使。  
只是魔法师的「清教派」与获得天使之力的「骑士派」正面冲突的话，会陷入巨大的消耗。最坏的情况是「清教派」完全倒下。  
魔法师遵从本能地，潜入暗中等待着机会。  
然后

伦敦郊外的魔法城塞温莎城，女王与最高主教正滞留在这里。艾莉莎德正喝着红茶，萝拉·史都特的杯子里则倒着矿泉水。

这里只有她们二个人。  
房间出入口的双开门上，装着魔法锁。为了保护王室的超一流的锁。  
可是，  
（……不过，从外侧破坏只要三十秒吧）  
萝拉·史都特想着这样危险的事，不过这是有理由的。  
窗外可以看到许多火把。  
城内可以听到啪哒啪哒的杂乱脚步声。  
所有人都脱离了女王的统率。不管多么坚固的构筑，在岗位上的骑士们一齐反叛了的话也没有任何用处。现在城中还保持着忠诚的，只有与「王室派」和「骑士派」这些都无关的花匠与佣人了吧。  
发现与日期变更同时发生的异变的艾莉莎德与萝拉，已无处可逃了。  
「……真受不了。」  
萝拉摇晃着装着透明液体的玻璃杯，叹了口气。  
「难得召集了禁书目录，原期望若第一，第二，第三公主有谁不安份，便予以分析。能这般指挥『骑士派』，当是第二公主琪雅莉莎。行动比想像的要快呢。」  
「哼，果然是我的女儿，这迅速的战略真是出色。果然是有战术长才。」  
「这混蛋母亲。这便快要上绞架了。可有什么方法。那自傲的卡提那二世还留有力量吗？」  
「最多还有二成。其他的都在卡提那一世那里吧。」  
女王看着身边没有剑尖的剑。  
「这种状态下使用的话，卡提那二世会断成两截吧。原本它就是为了填补卡提那一世的空白而赶制的。现在与其说是被夺走，不如说是回到了原本的地方。力量还在我这把剑里的话反而不自然了。」  
她用食指叩着剑的侧面。  
艾莉莎德的语调好像有点高兴。  
「不过，竟然能发掘出卡提那一世出来。在那次革命中失去以来，数百年间每代的王都实行过调查计划，不过都无疾而终……说起来『新生之光』是擅长北欧的术式吗。在发掘工作中可能使用了Dvergr(黑妖精)的金属探查术式吧。不管怎样，既然卡提那一世出现了，单纯的用剑相交是没有胜算的。」  
「哈哈。这混蛋。」  
正当萝拉打算把水泼过去时。门没有响起敲门声就打开了。或许是魔法锁被破坏了吧。十几名全副武装的骑士拔着剑。有如强盗般冲了进来。

其中一人开口道，  
「伦敦，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四文化全境的主要设施都已在『骑士派』手中。我们已成功夺取『王室派』与『清教派』的大半据点，差不多封住全部机能了。」  
「原来如此，这样英国全境就处于琪雅莉莎所率的『骑士派』之下了。没有斩首与流血也是因为害怕用卡提那一世确立起新的体制之前，处刑会引起纤细的三派阀四文化的『联合王国』各方一起起来抵抗，使国家的结构完全崩坏。」  
艾莉莎德低声说道，骑士点点头，  
没有二话不说就斩过来，是因为立场虽然敌对却还保有敬意吧。  
「不抵抗的话，就不会受伤。为了不白白流血，请做出明智的判断。」  
「你也不容易呢。」  
用剑指着骑士，女王艾莉莎德受不了似地叹息道，  
「这不是琪雅莉莎的做法，不好好传言的话，第二公主可是会生气的哦。」  
「……」  
「我的女儿会这样命令吧。先发出事务性的劝降通告，不听从的话就即刻斩杀。然后……对了。当你判断该动手时就不用留情，卷入周围一般出身的花匠和佣人也没关系，迅速控制女王……。总之，最少也会这么说吧。」  
骑士的手甲发出咯吱的声音。

握着剑的手加强了力量，刺客用隐含着杀意的声音说道，  
「……请将卡提那二世交给我们，并接受我们的监视……，『清教派』的你也一样。」  
「呼呼。我好歹也是和『女王』相同的三派阀的一角。态度真是不同呢。」  
「你的话，当场杀掉也无所谓。这是我们慈悲为怀。」  
骑士的恐喝没有动摇萝拉的表情。她看着女王将剑收进骑士准备的剑鞘里。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  
萝拉对着老友兼同伴的艾莉莎德笑着说道，  
「那么，怎么办呢？」

## 2

茵蒂克丝正身处穿过多弗海峡海底的欧陆隧道的爆破现场。  
轨道在她的脚边延伸。  
欧陆隧道入口处的巨大终点站，在稍离开多弗的叫弗克斯东的城市。无数的铁路线路在这里集中，然后再分向三条海底的隧道。  
茵蒂克丝踏入三条隧道中的一条。  
实际上隧道在进入海中之前还有数公里的距离，可是茵蒂克丝走下隧道入口处的下坡二十米左右就停住了。在被钢铁和混凝土所包围的坡道之下，道路突然中断了。隧道断裂的地方离这里虽然还相当远，不过现在低处的地面已被流入的海水淹没了。  
欧陆隧道的二个爆破点，正好将隧道三等分。吸收了夜色的漆黑海水，使人无法靠近真正的爆破点。  
可是茵蒂克丝一面望着眼前将隧道阻断的海水，一面说道，  
「这是将基于『洛雷托之家（圣母之家）』传承的，罗马正教系的术式做为破坏的象征使用了呢。」  
在意大利的某个城市里的一间房子，据说是圣母玛利亚的住所。这所房子以「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现」而闻名，据传说过去曾两次瞬间地移动。  
「……不过，这个隧道里只施加了一半的『建筑物移动』的效果。只有一部分不自然地『移动』的结果，便使隧道出现了龟裂。」  
「原型的『洛雷托之家』，发生过法国国王路易九世造访的有名事件。大概是在那时部分地分析后获得了灵装的理论带回国内，然后由某人用在这次的爆破上了吧。……术式的各个部分，都可以发现都被修改为『向法国方向移动』的设定。」  
「原来如此，那么与法国系罗马正教的派阀有关，几乎已可以确定了。」  
第二公主琪雅莉莎似笑非笑着说，  
「……不只是法国的术式，居然还是由王家进行分析得出的术式。一般的魔法师应该是无法使用的。可以认为是首脑部直属的部队的行动呢。」  
「这还不能确定。法国的王政断绝已久，虽然是与以前的国王有关的术式，也不一定与现政权有关系。」  
「现在掌握那边政权的头脑的核心，是继承了历代之王的知识的军师与策士的集合体。没有组织化的头脑集团，将王宫的财宝据为己有一点也不出奇。」  
琪雅莉莎忽然口气一变。她看着茵蒂克丝的脸，  
「不过，真是太好了。」  
「？」  
「对我来说，如果能判明是法国干的话，就没有任何问题。你没有做出『这件事与法国无关』的判断，真是太好了——如果你没有按我期望地来回答地话，就只有在这里杀掉你了。」  
「！？」

看着在脸前展开的笑脸，茵蒂克丝不禁向后退去。可是身后就是被淹没的隧道，没有任何逃路。  
「骑士派」的领袖，骑士团长走上前来。  
这个本来护送着公主和茵蒂克丝的男人手里拿着一个古旧的四方形箱子。  
「解放大船之鞘，在真正参战之前，确认一下剑的情况吧。」  
第二公主伸出一只手来，于是骑士团长打开了箱子的锁。  
四方形箱子表面好像木拼图一般的复杂构造开始移动，膨胀，变成了巨大的独木舟的形状。而在船中，放着一把收在鞘中的剑。  
琪雅莉莎抓住剑鞘，将没有剑尖的剑拔了出来，轻笑着，  
「卡提那一世吗……」  
她在搞不清状况的茵蒂克丝眼前，拿着剑像指挥棒一样轻轻挥动着。  
「虽说讨厌英国的传统，想折断再说的，不过先好好利用一下吧。」  
「对英国全境的支配权已经确立了。您的话现在就是英国的意志，对法国要如何声明呢？」  
「原封不动地把禁书目录的报告通告给他们就行。然后加上最后通牒。由我国好不容易编纂的十万三千册，当然要用在与国有益的事上。」

茵蒂克丝盯着琪雅莉莎的笑脸。第二公主无视地对骑士团长说道，  
「……由『王室派』和『骑士派』来间接活动，不动用军队？向多弗海峡派出驱逐舰。根据回答，随时准备向凡尔赛发射导弹。」  
「虽然可以运用军队了，对科学方的学园都市要怎么应对呢。」  
「无视他们。」  
琪雅莉莎干脆地说道，  
「我国的军事力量要掌握在我国手中。不能受到他国的干涉。」  
「明白了。」  
这是让学园都市与英国清教之间的脆弱关系出现破绽的危险决定。不过琪雅莉莎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骑士团长也没有多言。  
「不过，目标设为那个宫殿可以吗？据报告说，在背地里操纵法国现政权的军师们，没有特定的据点，正避免有意识的组织化。」  
「不过军师中的第一头脑『那个女人』隐藏在那里是事实吧。把她干掉的话，其他人也会知道厉害了。不管是无聊的藏身处，还是城市都给他爆破。」  
「用什么弹头呢？」

「用我国独立开发的穿地集束弹。那种能贯穿地下五十米防空洞并散布二百个子弹药的弹头。用那东西把那个宫殿和城市一起炸成蜂窝。」  
「……这个，从分类上来说是违反集束炸弹禁止条约（译注：现实中中，美，俄都没有鸟这个条约，根本没有出现在签署会场）的。」  
「哼」  
第二公主嗤笑道，  
「英国军方原本就不打算签定这个条约。只是因为以法国为首的欧盟的压力才勉强缔结的。可是正好。现在就和其他国家重新确认一下所有条约，将不需要的全部废弃吧。首先就从集束炸弹开始。反正现在的欧盟都是和罗马正教息息相关的家伙。正是和他们撇清的好机会。」

「……」  
「还有，拒绝从美国而来的经济方面的支援。将母亲推进的对话全部中止。」  
说出这些后，她沉默了一会，  
「什么『英国清教·学园都市』和『罗马正教·俄罗斯』的战争……」  
她轻声说道，  
「这场战争，不论是魔法方还是科学方获胜，英国都会衰败。如果罗马正教胜利的话，英国马上就会被毁灭吧。就算学园都市方胜利了，在一口气被科学占据的世界之中，魔法国家英国就会被孤立……只能成为属国的战争，没有任何意义。」  
「为此而表示意志吗？」  
「不错。要回避成为属国的未来，在战争结束后才行动就太迟了。我们不但要一扫罗马正教·俄罗斯成教的积威，也要与学园都市划清界线。这场战争不是『两个势力的争端』，而是『使英国独立的三国争霸』，不是这样的话英国就没有未来。这就是宣战布告。使用驱逐舰切断与学园都市的联系，使用集束炸弹拒绝以欧盟为首的欧洲的干涉。只有独立才是英国唯一的出路。」

「……欧洲的孤立，可能使国内的经济与物资枯竭，再加上欧陆隧道爆破和因劫机造成空中线路封锁，这种情况可能会不断恶化，这该如何呢？」  
「的确会出现一时的混乱。」  
琪雅莉莎没有否认这些可能性。  
不过她继续说道，  
「可是，一旦在这场动摇世界的战争中获胜，世界的格局就会大大改变。将罗马正教从欧洲全境逐出，建立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这样一来经济与物资的问题便可解决。……简单的事。就好像以以前被称为『世界警察』的美国为目标的日本学园都市几乎在背地里成功的模式一样——一旦形成世界不得不需要英国的形势的话，我们自然不会再有枯竭。」  
这不是说梦话。

正在蚕食世界的『战争』的规模，已经到达了这种层次。也就是说，胜利者可以掌握世界。  
「……母亲的和平主义虽好，不过那是只有在世界情势稳定的时代才能成立的。目前的问题已不只在表现上，实质上已经发展为星球规模的战争了，母亲也该有自觉才是。」  
琪雅莉莎叹了口气，将卡提那一世随便搭在肩上，  
「总之，为了我国的未来，需要不接受任何援助和干涉的打赢这场战争。将装载穿地集束弹的驱逐舰派往多弗海峡，也是策略中的一环。」  
「明白了。那么，我就让停泊在军港中的驱逐舰进行搭载准备。」  
「我国若也有核武器就好了（译注：现实中的英国是有核国家，大约有三百到四百颗核弹头）。干脆在整理国内情势后，进行开发吧。」  
「……恕我直言，至少请担心一下需要冲进被弹后的宫殿内部的我们啊。」  
「哈哈。明明就不是会被放射能击倒的身体。你担心的是敌国的国民吧。在发射之前发出警告吧……反正『那女人』是不会离开凡尔赛的。这点让步还是无所谓的。」

「是吧」，骑士团长苦笑着说道。  
他看了一眼不知所措的茵蒂克丝，说道。  
「魔道图书馆要怎么办呢？」  
「至少在周边诸国承认送往法国的最后通牒之前，让她活着吧。」  
「有可能在公开场合时改口吗？」  
「这家伙的完全记忆能力可以正确记录自己的发言，只要读取出来就可以了吧。可信度上是无法怀疑的。」  
茵蒂克丝清楚地理解发生在面前的对话，可是即使她悄悄地后退一点，靴子和修道服也已浸入海水中了。  
骑士团长直截了当的说道，  
「那是长期的方向，短期来说，要怎么处理呢。」  
哼，琪雅莉莎哼了一声，  
「让她睡吧。」  
茵蒂克丝根本没有抵抗的余地。  
骑士团长的拳头，击在了她的腹上。

## 3

对上条当麻眼前「新生之光」的魔法师雷莎的阻击好像信号一样。  
城市里巨变发生了。  
身着银色铠甲的集团，开进到大街上。  
以伦敦各处的英国清教的设施为中心，夜晚的城市不断地发出断续的闪光与爆音。大概重武装的骑士正在和神父与修女们交战吧。  
对魔法和超能力毫不知情的普通人们，对如何看待这样的光景呢。  
至少他们不会去冒险确认。  
警官们使用巡逻车筑起路障，不自然地封锁住现场，驱赶靠近的市民。而对抵抗的人，则毫不留情地按倒在地上拘捕起来。  
「……即使用『驱散闲人』，也无法蒙混的状况呢。」  
在大楼的一角隐藏身形的欧莉安娜，好像呻吟一般低声说道。



「原本英国的魔法事件众多，因为准备了各种大规模的隐藏方式。不过也已超过了饱和容量了吧……」职业的魔法师所说的话的意思非常单纯。

「骑士派」的政变大致已经完成了。和其他的大城市一样，英国首都伦敦的机能，已经完全被「敌人」夺去了。

「可恶，这样的混乱下，救护车也不会来了吧。」

上条抱着失去意识的雷莎，说不吉的话。

「看来只有和『必要之恶教会』的人去会合了。其中应该会有使用回复魔法的魔法师吧。」

「嗯，可是……」

欧莉安娜欲言又止。

一直和上条一起活动的茵蒂克丝，现在前往弗克斯东的欧陆隧道爆破现场行动调查活动去了。并且，是和身为政变主谋的第二公主琪雅莉莎和骑士团长。

不可能什么事都没有。

茵蒂克丝也让人担心。

「……不尽快给这家伙治疗的话。」

上条看着怀里的雷莎，震耳的爆炸声从远方传来。

「问题并不只有一个啊。」

「是啊……」

上条和欧莉安娜相视着点点头，离开了大楼的阴影。

他们的目标是位于兰贝斯区的英国清教女子宿舍。

根据欧莉安娜的说法，在这次骚动里，大半的「清教派」魔法师正在一面零散地交战拖延时间，一面转移教会和宗教设施里真正重要的书籍和灵装，开始撤退。即使去英国清教的教会，遇到魔法师的可能性也很低。

而且欧莉安娜的身份是「做了某些交易，暂时加以利用的有实力的罪人」。

也就是说她还没有被信任到可以得知英国清教的紧急避难通道的程度。

「……可是，那里的女子宿舍，应该还有殿后的人员，为了重要资料和灵装的转移拖延时间。只有在接触后拜托她们了。」

不过，现在还有一样东西阻拦着上条他们。

巨大的河。

横断伦敦东西，河面宽二百米以上的壮大河流。要前往英国清教的女子宿舍，必须要跨越河上的桥。

「可恶，那银色的铠甲……是『骑士派』吗？」

在桥的入口旁边，停着辆卡车。车厢里乘着七八个身着重型铠甲的人。不是知道是在运送人员的途中，还是打算在这里设立检查站……总之不对付他们的话，就无法过桥。

欧莉安娜观察了一下骑士们的情况，默默地从怀中拿出速记簿。

「这孩子的样子看来不能支持得太久了。」

她看了眼昏迷的雷莎，然后转向骑士方向。

「干掉他们。」

「能行吗？」

「你就不能说拜托你了吗。」

欧莉安娜笑着回答道，不过她的笑脸里透着一丝紧张。

欧莉安娜原本是运货人，逃走的专家。擅长用烟雾裹住敌人后逃跑。不可能惯于正面对付全副武装的八个骑士这样的战斗。

可是，欧莉安娜说「干掉他们」。

为了让抱着重伤的雷莎的上条尽快赶到桥的对面。

「把那孩子送到女子宿舍后。就马上前往兰贝斯区的滑铁卢车站。」

「为什么？」

「欧洲之星（译注：是一种高速列车）的线路，是通过多弗海峡直达法国的。虽然现在海底隧道被爆破了，不过还是可以到达隧道入口的弗克斯东。」

「你……」

「从伦敦到弗克斯东的直线距离是一百公里。要救禁书目录的话，这种距离也不可能跑到……对『骑士派』的家伙也是一样的。他们在支配英国全境后，肯定会马上进行人员与物资的调动。所以，你要在那时候，混上『骑士派』开动的欧洲之星。」

上条点点头，再次看向桥的方向。

即使能够突破那里，事件也没有结束。在女子宿舍周边，一定也展开有「骑士派」的刺客。而且，在解决了雷莎的问题后，就要接着前去救出茵蒂克丝——即是要潜入掌握了这个国家的，政变主谋第二公主的身边。正是有几条命都不够的状况。

可是，

（只有干了）

上条看着怀里昏迷的雷莎，心想。

（正是因为这种绝望的状况，才不能放弃）

就在这时。

上条的耳朵和身体，同时捕捉到了吱吱的震动。欧莉安娜看来也感觉到了，她露出惊讶的表情环视着四周。

这时，又一次震动传来。

这次比刚才更明显，上条向震动传来的方向看去。

他突然发出呻吟般的声音说道，

「不会吧……」

「接下来问题是母亲和我的姐妹了。要杀掉她们吗。卡提那是只有王族才能使用的。那么，为这个使用权加上限制比较好。」

琪雅莉莎一面从欧陆隧道的出口走到地上，一面说着。

「已有在温莎城将母亲软禁的报告传来了，莉梅艾尔姐姐会在哪里呢。那个人对他人的不信任已是生存本能了。没有跟着来这里，恐怕也是察觉到了杀气吧。那个女人是绝不会把自己的藏身处告诉别人的。」

「……再加上，她一直隐藏身份前往城市中呢。不知道她是第一公主而藏匿她的人，也是有一定潜在数量的。」

「不过，十有八九是在伦敦及近郊吧。」

这时，第二公主看了看四周，她不快地动了动眉，

「有能力的第一公主先不管她，无能的第三公主到哪去了？」

「有关这一点……」

骑士团长用指向马车群。

在主族乘坐的和护卫与仆役乘坐的马车队列中，有一辆消失了。

从状况考虑的话，应该是第三公主薇莉安乘走了。可是即使得出了这个答案，琪雅莉莎仍然一副惊讶的表情，

「……那个妹妹，是怎么察觉到危机的？我还以为她是相信人多于怀疑人的性格的。」

「——」

骑士团长好像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在他开口前，琪雅莉莎说道。

「是吗，是吗。姐姐是头脑，我是军事，而那家伙是仁德，已形成了固定的形象了啊。就算她本身无身，身边聚集一些优秀的人材还是没问题的。」

她一面说着，一面走向与停着马车的地方相反的方向。在那边，被认为是让薇莉安逃跑的数个佣人被全副武装的骑士包围着。

「看来没有近卫侍女与武装侧近的样子。要是『圣人』西尔维娅在的话，倒是会有点棘手。」

「……薇莉安公主特别讨厌持有兵力，这里都是平民出身的一般佣人。」

「哼。所以你心软了？不管身份与工作如何。她们察觉了危险放走了我的妹妹，没有饰过的理由。」

「可是」

「反正，薇莉安往哪里逃走了，你已经这么『问过』了吧？她们也什么都没有说。不然的说，你也不用报告说行踪不明了。」

在挤在一起的佣人们面前，琪雅莉莎把剑从鞘中拔了出来。

没有剑尖的剑。

「这把剑因为这个形状，被称为慈悲之剑……不过真是如此吗。我看反而是不能把人立刻杀死的，残酷的形状呢。」

人们看着举起的剑，屏住了呼吸，有人发出了响亮的口水吞咽声。

第二公主根本就没有打算逼问。

只有杀意而已。

这时，

骑士团长挡在了惊惶的佣人面前。

琪雅莉莎看着无言地站在自己面前的男人，动作停了一下。

她的话几乎是从小牙缝中迸出来般，

「你在干什么」

「请把剑收起来」

「我没有听你的必要」

「那请连我一起处死吧」

毫不迟疑的话语，让琪雅莉莎肩头一颤。

嘿嘿，她笑了出来。

可是，在骑士团长背后看到她的笑容的佣人们，却发出了短促了惨叫。那笑容就好像要告诉人们，人是可以笑脸传达恐怖的事实一样。

「……真是不老实呢」

好像打心底高兴般，她看着骑士团长隐藏在阴影中的面孔。

「你现在是这么想的吧。对我来说，自己还是必要的人。就算要妨碍第二公主，身为国家元首的我的自由，都要坚守自己的底线。所以才挡在他们之前。……很出色的交涉术。的确从现况来说，佣人无所谓，可是不能夺走你的性命。」

「……」

「可是，给我记住」

第二公主的笑容扩大到极限。

剑身映着月光，照出她裂着嘴的表情。

「母亲和姐妹的话，情况就不同了。在将她们处刑的时候。如果你再做出相同的举动，我会毫不留情地处死你。这是比你的生命更重要的事。」

「……我明白」

骑士团长用抹杀了感情的语调回答道。

「我只是劝告您控制不必要的杀戮……对真正必要的行动，我没有阻止的理由」

「那就好」

第二公主将卡提那一世收回鞘中，耸着肩离开了。骑士们也随着骑士团长的视线，撤开了对佣人们的包围。

骑士团长看也不看全身松软的佣人们，说道，

「走吧」

「……骑士团长大人，我们没有关系。可是，可是，薇莉安公主……」

「快走！！」

骑士团长爆发般叫了出来，佣人们好像疑惑一般沉默下来，她们再一次低头行礼，跑进阴暗的森林中。

没有一个骑士对独自一人站在原地的骑士团长搭话。

骑士团长最后都没有看一眼佣人的去向，好像发泄般低低说着，

「……要想阻止我的话，就带『那个男人』来吧」

上条当麻和欧莉安娜·汤姆森看着巨大石桥的入口处。

那里站着 一个全高超过四米，用石头拼成的巨人。不，正确来说是混凝土和水泥块的集合体。上条认识它。可以用一切物质作为材料的泥巨人，和操纵它的魔法师。「泥巨人爱丽丝……是雪莉操纵的吗！！」好像回答上条一般，泥巨人发出一声吼叫。这不是爱丽丝的声音，爱丽丝没有发声器官。这声音是从操纵泥巨人的，有着狮鬃般金发的魔法师的口中直接发出的。「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随着雪莉忘我的怒吼，爱丽丝猛地动了。爱丽丝的巨体冲向在石桥入口处阵脚大乱的骑士们。只一击就让搭乘了银色铠甲的卡车爆炸了，橙色的火焰和骑士们一起向四周飞散开来。可是只是这样无法打败身经百战的骑士。「——」爱丽丝抬起巨大的脚，向着翻倒在水泥地上的一个骑士，无视他用来防御的战锤猛地踩了下去。轰的一声，冲击甚至传到了远处的上条和欧莉安娜脚下。周围的骑士为了救助同伴刺出剑与长枪，爱丽丝被无数的利刃贯穿，可是它毫不在乎地不断向倒在地上的骑士踩去。雪莉的怒吼更响亮了。「对了，那家伙……！！」上条当麻想起了雪莉·克伦威尔的魔法名的意义。差不多二十年前，她失去了叫爱丽丝的挚友。因为政治上的原因。那时直接下手的就是「骑士派」的人。经过漫长的时间，这个伤痕多少有些愈合了。可是这时她的面前再次出现了「骑士派」，和那时一样，同样因为政治原因而施暴的英国骑士们。一次可以原谅。可是可以容许两次同样的事吗。眼前就是现在雪莉的回答。「可恶，完全失去理智了！现在虽然靠着爱丽丝形势是一面倒，可是如果雪莉本人被盯上的话，马上就会被逆转了！！」「……不妙呢。」欧莉安娜喃喃道。上条再次把视线落在怀中的雷莎向身上。「怎么办？要帮手吗？这样下去雪莉会——！！」「笨蛋，正相反！！」欧莉安娜叫着打断了上条的话。「那个魔法师只是在想着尽量多杀一个敌人！就算自己被杀也无所谓！！放着不管的话，别说『骑士派』，就连城市都会被破坏！！」上条的身体僵硬了。欧莉安娜的脸上比刚才更加紧张，「你赶快趁着混乱，过桥去女子宿舍吧……大姐姐我来插入『骑士派』中。想办法把被泥巨人吸引了注意的家伙打倒，同时伺机让那个魔法师回复理智！！」「那做不到吗！只靠一个人！！」欧莉安娜看了眼上条怀中昏迷的雷莎，然后认真盯着上条，「这只是工作分配的问题。比起身为罪人的大姐姐我，受到一定信任的你来把『敌方』的魔法师少女带到女子宿舍，更能保证接受到回复魔法的治疗。再说，你的右手不适合集团战吧。」可恶，上条恨恨地道。虽然想阻止欧莉安娜，可是，也无法对雷莎见死不救。「拜托你了，欧莉安娜。」他们再一次对视着点了点头，从阴影处冲了出去。因为泥巨人爱丽丝的闯入，骑士们稍稍离开了桥的入口。抱着雷莎的上条，就从他们的身边冲上了石桥。虽然有数人注意到，可是欧莉安娜和爱丽丝挡住了他们。上条咬牙听着背后传来的爆炸声与震动，在桥上全力奔跑。石桥有二百多米。虽然两手上抱着的雷莎越来越重，可是上条总算拼命跑过了桥。这时，变故发生了。河的对岸，爱丽丝挥动巨大的手臂。数名银铠的骑士被打飞出去。同时，他们折断的剑和长枪飞舞到空中。职业的魔法师应该会注意到。断裂的枪中，有一根是被称为Brionac（布里欧纳克）的灵装。折断的枪在空中咻咻地旋转。它的尖端上，雷电一般的闪光迸裂开来。无声的强烈光芒炸裂了。那是有如光线炮一般的五道光线。白色的闪光时而直射，时而弯折，一瞬间飞过河面，刺向兰贝斯区。低沉的震动同时钉住了上条的精神与脚步。「城市……！！」上条不由得停下脚步，看向远处。虽然不是很清楚详细状况，不过并没有出现大楼倒塌，粉尘漫天的情况。稍稍安心的上条松了口气，不过马上他楞住了。他发现，在远处，铁道用的陆桥毁坏了。桥的结构正在崩坠坠落。被扯断的电线噼噼啪啪地冒出火花。「可恶……」欧洲之星。联接茵蒂克丝等待着的，一百公里外的弗克斯东的铁道的电线。「怎么办。畜生！！」

对第三公主的追踪工作开始了。

原本，王室及其护卫的马车，为了防止各种事故，都有探知位置信息的标准装置。骑士团长蹲在路面上，一面用手抚摸一面低声念着什么。立刻，好像涂上了夜光涂料一样，数条发光的线条显现出来。那是马车的车辙。「距离在两公里左右。时速大概五十公里。从方向看是沿着山脚走，可能是想经由多弗去坎特伯雷吧。」「原来如此。那里是英国清教表面上的根据地。知道『王室派』与『骑士派』两方都不能依靠后。便奔往『清教派』的据点去了吗？」琪雅莉莎轻笑着，「无谓的小聪明。」「要追吗？」「在那之前先确认一下。提供马车的佣人，也知道这种程度的探测系统吧。有是诱饵的可能吗？」「她们虽然见过魔法，不过是无法使用的。根据报告她们都是民间出身。」「那么，如果发现是诱饵的话就要你的脑袋。」第二公主一面用轻松的语调说道，一面用视线威慢骑士们。她走向停着众多马车的一角。不过她乘上的不是王室专用的豪华马车，而是历战的骑士惯乘的战马。「出发吧。没有陪着那个无能的妹妹浪费的时间了，速速杀了她，巩固新体制的基础。虽然不认为法国会有迅速的行动，不过如果被钻了空子就没趣了。」可是，骑士团长没回答。他好像听到什么响动的狼一样，忽然抬起头来。「怎么了？」「飞机。」面对琪雅莉莎的质问，他简短地回答。她望了望了四周，没有看到机影。这时骑士团长无言地指向自己的耳朵，看来是真的听到声音了。「可是，真是奇怪。现在我们应该已经掌握了一切民间与军用的交通机构。英格兰地区的机场应该全部被封锁了，没有跑道能够使用才对。」第二公主伸出右手，骑士团长轻轻地掷过一只双筒望远镜。接过望远镜的琪雅莉莎再次向扫视四周，然后在一个方向停住了。「有了，在低空飞行。差不多贴着地面了……为了避开雷达吗。」望远镜的狭窄视界中，确实出现了距离地面五米左右飞行的巨大飞机。貌似是运输机的样子，主翼上装着四个螺旋桨。琪雅莉莎放下望远镜，笑道，「如果不是『骑士派』的增援的话，那就是敌袭吧。」「可是，跑道应该全部封锁了！如果被强行突破了的话，没有报告的话也太不自然了！！」「再确认一下灵装的通信状态。有可能是被切断了真正重要的通信。然后接收了假情报。」第二公主把望远镜扔回骑士团长。「说到跑道的问题的话。你看。机体下装着浮筒。是水上飞机。可以从湖面或海面上起飞的……说起来，因为飞行爱好者的活动，伦敦的海德公园的湖上停泊着海难救助用的救生机吧。」「击落它吧。」骑士团长直言道。「迟了，已过来了。」强风袭向阴暗的森林。这架救生机与其说是在飞，不如说是用螺旋桨飞行的气垫船。贴着地面高速移动的救生机子弹一般插入「骑士派」集团的侧面。这时，机侧的滑门打开了。然后，从中飞跃出的人影，正落入「骑士派」的正中。救生机的时速在五百公里以上。从上面落下的话，应该会画出打横着落地的轨迹。普通人的话，一定会在地上拉出道血痕吧。不，变成一朵半径数米的血花也不奇怪。可是，这个人却轻柔地落在敌阵之中。简直有如羽毛一般。不是演武一般简单易懂的格斗表演。这样的动作，自然地传达了身负超越常人的体术的武者，在构筑眼前所发生的现象的每个小动作中，使用了何等恐怖的技术。突然地袭击让周围的骑士们慌忙拔出剑来，而站在中心的人影毫不在意地盯着琪雅莉莎。「圣人吗。」被注视着的琪雅莉莎静静地说。「这么说，开着那个的是天草式了。」「……有话之后再听你说。」被大量骑士包围的神裂火织把手伸向刀柄。「虽然不认为能简单地收拾一切混乱，不过先击倒主谋吧。」琪雅莉莎用随意的语调说道，「恕不奉陪。」听到第二公主的话，骑士团长好像护住马上的琪雅莉莎一般，走上前一步。「我来对付吧。」琪雅莉莎哼了一声，握住军马的缰绳。慢慢地调转马头。看着她追着第三公主而去，神裂的眼光变得凌厉起来。她把手放在刀柄上，慢慢地，吐出悠长得不得自然的一口气。「那么不厌其烦地劝诱，是因为知道会有这种结果吗。」「希望你做为贵妇人生活的愿望绝不是假的。」骑士团长的眼神里混着复杂的感情。「不过，看来已经迟了。既然你做为敌人站到我的眼前，就只有不留情地打倒你了。」

神裂火织是「圣人」。

拥有世界上仅有二十人的才能或身体特征的人，出生时就拥有与「神之子」相似的魔法记号，因此获得并能自由操纵那种力量的人。

大多数敌人，不用拔刀便能打倒了。

用以钢丝进行中远距攻击的格斗术「七闪」，或者挥动七天七刀的刀鞘，便能击飞大多数的魔法师。

(……对手是「骑士派」的领袖，骑士团长，不可能简单地击倒)

神裂注视着骑士团长的举动，往轻轻握着刀柄的手指里注入力量。

(看来必须拿出全力，如果能不杀死他的话……用刀鞘打晕他，然后尽快去抓住第二公主！！必须马上解决这场愚蠢的叛乱！！)

然而，

刹那间，

骑士团长的身体好像突然放出了什么看不到的东西。

他的身影从神裂火织的视线里消失了。

与此同时，咻的破空声在神裂的正后方响起。

「！？？」

神裂立刻将刀鞘挥向身后，并摆出防御姿态。

骑士团长只不过是一脚踢出。

可是，「圣人」神裂的身体，却连同防御的刀鞘一起被击飞了。而骑士团长紧接着握拳击击中身体后仰失去平衡的神裂的腹部。呼的一声巨响响起。神裂的身体好像全垒打一样飞出十米，撞上了护卫用的马车中的一台。被复数的灵装保护的马车被撞得粉碎，神裂的身体滑落到地面上。系在马车上的马受惊逃开了。

「咳……，什么……！？？」

(虽然知道不可小视……可是，这力量究竟……！？)

包括圣人在内，血肉之身的人类的力量是有上限的，可是他明显突破了这个界限。

(难道，是像后方的AQUA那样……高速安定线……！！)

呼吸困难的神裂脑中浮出疑问，不过现在没有冷静思考的余裕。

骑士团长跳起五米的高度，用双脚向神裂踏来。

「！？？」

神裂立刻滚向一边，可是即使以圣人的运动能力，也无法逃进安全圈，虽然避开了直击，可是向四周飞溅的水泥块击打在神裂身上。神裂喷出鲜血滚倒在地上，骑士团长站在落地处静静地俯视着。那不是认真观察的样子，那表情反而像是在说着没有着急追击的必要一般。

「为什么一脸意外的表情。」

面对全身发出警戒，连指尖，发尖都紧绷着的神裂，骑士团长缓缓张开双手。那样子并不是表示还有余裕，反而好像是失望一般。

「我是三派阀的一角，『骑士派』之长。所谓『圣人』，也不过是『清教派』的一员，不可能与我对等的战斗。」

「！？？」

神裂没有回应，而是突然放出七根钢丝。

七闪。

「……以前，曾在多弗被老友突然痛揍了一拳。」

骑士团长动也没动。他手伸向空中，将飞来的钢丝全部抓住，然后强行拧断了。没有使用道具，甚至双手都没用到。

「后来，我就很注意警戒这种奇袭了。」

骑士团长低声说着，将拧断的钢丝「扔了出去」。钢丝虽说锐利，可是普通地扔出去，应该是没有任何威力的——可是受到直击的神裂，却好像炮弹一样向后面飞去。

「咕，咳……！！！」

她猛地撞在一棵树上，才停了下来。

被拧断的钢丝，已失去了原貌。被握力捏溃的金属丝，已变成了一块金属块。骑士团长扔出的就是这个。

「要站在我的面前的话，最少也要是『清教派』的领袖。」

骑士团长一面活动着手指，让关节发出噼啪噼啪的声音，一面静静地说道。

「不。单纯的实力上来说『清教派』还不够。『王室派』虽然应该尊敬，可是从暴力来说我更强些。老实说吧，你还不够格。」

咚的轰鸣声响起。

骑士团长身影消失的同时，已经出现在神裂的正面。她刚向旁跳开，骑士团长便一脚将大树踢飞出去。为这样的威力而战栗的神裂的手无意识地动了，她的手伸向刀柄。

(糟……？！)

让神裂背上冒出寒气的原因，并不是自身生命的危机。

手动起来，当神裂浮出这个念头时，她的右手已猛然将刀从鞘中拔了出来。真说的「唯闪」。连一神教的天使都能斩杀的必杀一击。正确地放出袭向骑士团长的脖子。

他没有防守，没有武器，西装上也没有灵装的效果。

随着咯的一声。

骑士团长单手抓住了神裂的刀身。

这次，神裂的全身被恐怖以外的困惑包围了。

骑士团长对着定住的她说道，

「你知道当镇压英国时，『必要之恶教会』的老手们为什么不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抵抗，就马上潜入暗中等待机会吗？」

他只手抓着刀刃，一只脚离开地面。

「因为他们很清楚。只要在英国国内，正面对敌的话，绝对无法胜过『骑士派』。」

咚的一声。

骑士团长踢中了神裂。巨大的力量让神裂放开了七天七刀，远远地飞了出去。

「由卡提那和四文化构筑的我国……不，『全英大陆』，由于本身受特殊的十字教规则束缚，只有在这个领土上，王才是天使长，骑士才是天使……不过只要身处国中，单纯的力量的总量就是完全不同的。想杀我的话，至少要把我引出英国国境外。」

「……」

意识朦胧的神裂，看到骑士团长将七天七刀随手扔到地上。

「对我们『骑士派』来说，因政治原因而由亨利八世分离独立的英国清教，并不值得信任，只是加以利用而已。北欧，凯尔特，查理曼，日耳曼，统合了这一切的骑士道，统一的思想正是我们的真髓……你刚才使用的似乎是用复数的术式进行迂回来伤害天使的攻击，不过这种程度连迂回都称不上。」

神裂想站起来，可是双脚完全没有力气。

特殊的环境，会有特殊的状况。可是这次和以前遭遇的敌人完全不同。即使是使用不完全显现的天使的「神之力」，并将天使作为象征的后方的AQUA这样的强敌。也曾与他打成「平手」。

可是对骑士团长却完全无法做到。

甚至连力量都不被承认。

「还要打吗？」

骑士团长眯起眼睛。

他的表情好像很无趣的样子。

「不管怎样，圣人的程度是无法杀死我的。」

骑士团长随意地走向拼命挤出力量的神裂，说着。

「而且，我还没有拔『剑』呢。」

他再次将神裂踢飞了。

用的不是格斗技，而是踢足球一样的姿势。

神裂的身体飞到空中，然后滚倒在地面上。

骑士团长看都不再看一眼，转身向周围的部下下达指示。各自骑上军马或乘上马车追赶第二公主。

骑在马上骑士团长，看了一眼神裂的方向。

看到完全失去意识的她，他仿佛很失望地说道，

「所谓圣人，也不过如此吗。」

8

第三公主在马车里。

她现在乘坐的不是王室专用的马车。不过这辆豪奢上略有不足的马车上，施加了许多功能性和实用性的设计。是护卫用的马车。

没有车夫。

用魔法的方式制造的这辆马车，只要设定目的地的话，两匹马便会自动地接到命令，自动奔跑。对不擅长乘马的薇莉安来说，这是值得庆幸的功能。

总之要赶快，满心焦急的薇莉安连点灯的余裕都没有。在几乎一片漆黑的马车中，只有自动操纵用的灵装在发着微光。

(去坎特伯雷大教堂……)

薇莉安想到前方十公里左右那座庄严的大教堂。

(总之先逃到那里，还有『清教派』的人在的话，至少请他们救救让我逃走的佣人们……！！)

可是，这愿望无法实现了。

忽然，拉动马车的两匹马骚动起来，各自向不同的方向跑开，马车被这狂暴的力量扭动而翻倒过来。随着哐啷的巨响，第三公主失去了意识。

「呜……」

听到微弱的马嘶声的薇莉安醒了过来。

在翻倒的马车中，自动操纵用的灵装发出与平常不同的高警戒的红光，

装在马车一角的通信用灵装传出声音来。

「放弃吧。不管是你老老实实出来，还是躲在那里面，反正都是一死。有什么不甘心也放弃吧。不过祈祷就随便你了。」

「……！！！」

熟悉的姐姐的声音，让薇莉安愣住了。

通信用的灵装，继续传出琪雅莉莎无情的声音。

「三」

倒数。

可是这并不是向薇莉安做什么要求。

「二」

反正都是要下杀手的。

也就是说，这不过是在折磨薇莉安罢了。

「一」

薇莉安做出了决定。

从常识考虑，虽然翻倒了，可是有一定程度灵装保护的马车应该还比较安全。薇莉安和姐姐不同，完全不能使用攻击性的魔法。

「零」

可是，薇莉安却突然把手伸向车门。

她把翻倒的车上，变得好像潜水艇舱门一样的车门打开。用全部力气探出身去。

立刻，马车受到了某种巨大的力量。

破坏的力量将防卫用的灵装和马车一起击得粉碎。好不容易爬上马车的第三公主也滚倒在地上。连确认自己是否四肢完整的余裕都没有。

「依靠坎特伯雷大教堂也是没用的。明白吗？」

琪雅莉莎的声音传来。

她骑在附近的一匹军马上，俯视着趴在地上的薇莉安。

她的手上拿着一把剑。

看到这把没有剑尖的剑，薇莉尖的表情变得充满疑问。

(……不是……卡提那二世……？)

「护卫用的马车的自动操纵失去控制，不是我们做的手脚。而是你的目的地，坎特伯雷那边，隐蔽了自己的座标信息……知道理由了吧，你被舍弃了。」

「……！？怎么会……怎么会，难道……！！」

「『王室派』和『骑士派』都已在我手中。所以『清教派』不打算庇护你了。看来，很明显，你一个同伴都没有了呢。」

第二公主的背后，复数的光源接近过来。那是点着灯的马车和军马。之前一直保护着薇莉安的数十名骑士，已经成为第二公主掌握的力量。

倒在地上，因为恐惧无法动弹公主，被骑士们包围了。

其中的一人，骑士团长对琪雅莉莎说道，

「已打倒圣人，没有妨碍了。」

「哼，那么，还有一件工作要交给你」

琪雅莉莎的话让第三公主肩头一震。

骑士团长看着琪雅莉莎。对着露出询问般表情的骑士团长，第二公主说道。

「之前我已说过了吧。第三公主的时候，我不会再听你废话。」

「……明白了。」

一面回答，骑士团长从马上下来。

薇莉安无法相信。

他的确是琪雅莉莎的直属。听从命令的决定是当然的。可是，骑士团长不是昨天或今天才认识的人，而是相互熟识了十年以上的。

依靠他保护的次数已经数不清了。

在夜宴会上，他常在暗处护卫。数次政治婚姻没有实行，恐怕也有他在历史看不到的地方尽力的关系吧。不会简单地斩杀的。对并非头脑或军事，而是以仁德为形象的第三公主。她强烈地期待着。

搞不好，骑士团长只是演戏而已。

假装杀掉自己，瞒过第二公主，再悄悄把自己放走的作战。

这种想法，与其说是乐观，不如说是逃避现实了。

然后，无法逃避的绝望，将这念头一瞬击得粉碎。

「……用剑斩首会损伤剑刃。把王公贵族处刑用的斧头拿来。尽可能的重才能漂亮地切断。即使受死，公主也还是公主。让人民看到脏污的首级，是公主的耻辱。」

骑士团长对部下提出的要求，让薇莉安喉咙都嘶哑了。

「……呼……」

她张了张口，可是什么都没说出来。

全副武装的骑士拿来了一柄斧头。长一米左右的单刃斧，吸收了无数鲜血的斧面，看起来无比厚重。

骑士团长沉默地接过斧头，再一次看了看周围。

昏暗的道路的左右全是森林。没有任何光线。除了他们以外再没有其他人。

骑士团长闭上眼睛，叹了口气。

他露出好像在期待些什么的神情。

接着变为好像有一些失望的神情。

「开始吧。」

他睁开眼，低声道。

呛地钝重声音响起，骑士团长把斧头担到肩头，然后高高地举起来。

「呜，呜啊啊……。呜啊啊啊啊啊啊！？」

无法言语的薇莉安，趴在地上大叫出来。

可是骑士团长的表情没有动摇。

他用挥起的处刑斧，对准薇莉安的脖子。以他的技术，即使不特地按住薇莉安，也能准确的斩首。

只有琪雅莉莎这时用仿佛有点忧郁的语调说道，

「想求救也无所谓，反正有这么多人听着。不过，不会有人回应你的。」

这句话，最让薇莉安感到痛苦。

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多有力量的人，却没有一个为薇莉安站出来。被拿着各种武器的骑士们包围的薇莉安是如此孤独。有如显示坠落的王家的末路一般的，压倒性的孤独。

她的眼里溢出泪水。

是因为恐怖？悲哀？还是屈辱？

骑士团长的眉头好像反映他的心情一般，一瞬间动了动。

「……永别了。最后和你约定一件事。我会好好对待你的首级。肌肉和皮肤都会保持得和生前一样……不，会比生前更美地参加演出。那样，看到那首级的民众，想必会同情你吧。」

说完这最后的话，骑士团长挥去一切迷茫，将双手紧握的处刑斧，向第三公主薇莉安挥下。

迷茫会给她多余的痛苦。

同时

轰的一声。骇人的冲击袭击了围成一团的「骑士派」。

成排的骑士被扫倒，骑士团长手中的处刑斧被击碎了。

这一瞬间  
被轰飞的骑士中，有数人呆然地低声道，  
「……回来了吗」

这一瞬间  
骑在马上第二公主琪雅莉莎，手持着卡提那一世，仍保持着悠然的态度，说道，  
「回来了吗」

这一瞬间  
随手扔掉破碎的斧柄，望着正面的骑士团长，面对眼前出现的强敌，浮现出笑容大声喊道  
「回来了吗！！」

然后，复数的口同时张开，  
人们，或者说，所有人都说出了那个名字  
[[[威廉·奥维尔！！]]]

第三公主薇莉安，还不能理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原本趴在地上的身体，正浮在空中。不，不对，在是某个男人手臂中。只手抱起第三公主的强壮男人，另一只手握看巨大的剑。这把有着三米以上的长度，过于巨大的武器被他轻易地拿在手中。

大剑的侧面刻着的文字是「Ascalon」。

而在根部，还装着什么。

那是本来应该装在白金汉宫的走廊上，本来应该永无天日的一个纹章。蓝色的底色上叠着绿色，由龙，独角兽和Silky组成的，一个佣兵纹章。

薇莉安认得这个。

她知道这个男人的名字。

「没事吗？王国的公主。」

他用短短的语言表达了最低限度的礼节。佣兵不喜欢多说废话。听到这干脆的话语，第三公主终于理解了事态。

这个温暖手臂的主人，为了薇莉安站了出来。

即使「王室派」，「骑士派」，「清教派」全都舍弃了她。

只有佣兵站了出来。

「……好慢啊……」

在这个事实面前，从薇莉安的眼睛里，泪水不断地流出来。

不过已经与之前完全不同了。

流泪的理由完全改变了。

眼睛里竟然能流出这么多泪水来，让她感到吃惊。

她没有压抑心中喷涌而上的情感，一面流着大颗大颗的眼泪，一面用全身的力气喊道，

「太慢了啊！这笨蛋佣兵！！」

于是，羊和公主一起被送到恶龙的住所，  
公主悲伤于自己的命运时，一位骑着马的流浪骑士出现在她的身边，  
带着一支枪与圣剑的，骑士中的骑士，  
他的名字叫做圣乔治。



——War\_in\_Britian.

一辆马车正奔驰在没有路灯的阴暗森林中的道路上。装着古老的车灯的马车，就好像是从画册中跑出来的似的。而在车里，也正乘坐着英国的女王与最高主教这样与画册题材相合的人物。

不过，她们正处于在可以四人对坐的马车中，被五十以上的拘束具固定在椅子上的状态。实在不是可以读给睡前的孩子听的内容。正加上她们是正在被押送往被政变征服的伦敦这一事实……可以说已进入了恶梦的范畴。

艾莉莎德和萝拉并排坐在一起。押送他们的骑士之一，坐在她们的对面。「……结果，『骑士派』几乎都在第二公主琪雅莉莎手里了呢。真是，女王陛下的人望真是意外的低呢。」「你还不是不一样，领袖被捕了，也没看到一个来救人的『必要之恶教会』的魔法师。也不知道是单纯被抛弃了，还是背叛了你了信赖。」

擅自期待对方的援兵的两人，发出了期待落空的叹息。就好像举手招停的士却被无视地从面前开过时一样。萝拉扭着被拘束的身体，发出咯嚓咯嚓的声音。「呜吶。不过，居然使用这种强调胸部的上下缚法，真是专业呢。不过可别太小看我这个英国清教的最高主教了！！」「……胸垫又不会痛的，无所谓吧？」「混蛋！！我这可是真家伙！不是这个意思，拘束具的历史就等于是狩猎魔女的历史。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所开发的拘束具和拷问具全与我们息息相关。那么你以为我会不知道解除方法吗？」

这种危险的对话，不禁让押送的骑士紧张了起来，不过女王用冷漠的口气说道。「反正你解不开吧。」「啥」

「我认识你太久了。表现虚荣心是可以啦，不过已经可以看到你失败后慌慌张张的样子了。所以在你让周围的期待膨胀起来之前先泼盆冷水。算了吧。只要三十秒你就会一面把拘束具弄得吱吱响，一面受不了袭向全身的感觉而呜呜叫着放弃了。」

「做，做得到啦！！我可是英国清教的最高主教，『必要之恶教会』的领袖哦！？对付不了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魔法怎么行。」

「原来你有这种压力啊，我明白我明白。」

「啥，啥，好，好吧！！那就让你看看！SHOW TIME！！」

被五十种拘束具固定在椅子上的萝拉大叫道，她那异样的长的金发开始亮了起来。莫非想用头发把锁打开吗，押送的骑士把手伸向腰上的剑，不过情况有些古怪。用声音来表现的话。就是从噤哩往啪啦！！变化的感觉。使用说明性的语言的话，就是让人睁不眼睛的金黄色闪光充满了车厢，好像要爆炸的感觉。骑士不禁叫了出来。「咕啊啊啊啊！？你这是想脱缚吗，这简直就是爆——！！」「少废话！！只要能把拘束具全解开就是我赢了！！」

紧接着，随着呼的一声愉快的炸裂声，马车从内部爆炸了。巨大的冲击使拉车的两匹马发出咻咻的悲鸣，车夫也被爆炸一下扔到了附近的湖里。残骸像花瓣一样四散飞去，在失去车轮的马车中心，萝拉·史都特两手叉腰矗立着。「嗯嗯。有『发夹』的抑制，这种程度很正常。」

「……原，原来如此。我算是知道你有多脱离常识了。」

仍然被拘束具固定在椅子上的女王翻倒在地上，好像呻吟一般说道。「不过，能解开束缚的话就行了。快打开我的拘束具。在其他的骑士发觉异常而来增援之前，尽快离开这里……」

「噢……要解开你的拘束具吗？」

「……喂」

艾莉莎德背上冒出冷汗，谨慎地问道。「你明白现在的状况吗？那骑士的话是真的话，现在英国全境都已经因政变而被镇压了。我那个主谋女儿琪雅莉莎也和学园都市绝交，还有可能向法国发射导弹。可以阻止的起死回生的一手……」

「可——是——，我的心被女王陛下无情的话语刺伤了哦——嗯，对了。对我说『真对不起最高主教大人，请给我这个渺小的人『清教派』的建议吧』的话来安慰我的话，我可能可以恢复冷静的判断哦——」

「混，混蛋……！？」「艾莉莎德的脸上冒出青筋。在这里吵架也无济于事。将国运置于自尊之上是英国女王的义务，就先答应她的要求吧……女王胃部附近的部分，好像都能听到啪叽的声音。这时，椅子似乎是无法承受萝拉引起的爆炸一般，噼啪噼啪地出现了龟裂，接着，束缚女王的椅子和拘束具都破开了。」

「……」「……」

艾莉莎德和萝拉一时陷入了沉默。不一会，女王慢慢地站起身，啪啪地拍掉豪华的礼服上的泥土。然后伸手拿起落在马车残骸里的一样东西。「哎呀，卡提那二世竟然在这种地方。」

「等一下！得忘形是我不好，不要用国宝之剑对着我啊！！」

「没关系没关系。这原本就是没有杀伤用的剑刃和剑尖的礼仪用剑啦。……只不过拥有可以切断次元的破坏力而已放心吧。」

「会死的！！不过被一世夺去大部分力量后还有那种威力吗！？」「女王没有再对缩起身体发抖的萝拉认真，她把卡提那二世放回鞘中，受不了似地叹了口气。「可是，反正也是要去伦敦的，你真是做些多余的事。要闹起来的话，等进了首都后再说不行吗。」一面说着，艾莉莎德看看四周。「马车被毁坏的话，只有用脚了。」

「……我有个好主意。」

萝拉慢慢站起来，看向黑暗的远处。从那里，好像车头灯的小亮点靠近过来。艾莉莎德一脸惊愕。「你，你，莫非要用传说中的那个吗！？」「宾果！顺风车大作战！！那个寂寞的卡车司机！能载美丽的大姐姐一程吗！！」

萝拉伸出翘起拇指的右手，抛出个媚眼。立刻，卡车在她面前五十米小心地停了下来，然后慢慢转了个U字，用熟练的车技离开了。萝拉保持着抛媚眼的表情，说道

「干掉他吧。」

「白痴，那才是司机的正确判断。」

女王的眼神好像在说这没用的废物，接着她突然发现马车残骸中的灵装，似乎是骑士用来通信的。「原来如此……手持阿斯卡龙的威廉·奥维尔回来了吗。」

「罗马正教的后方之AQUA呢。作为『清教派』来说感到感觉复杂，不过那个不会被『骑士派』之类的组织左右的佣兵，对第三公主薇莉安来说可是最强的王牌呢。有起死回生的感觉吗？」

女王随手扔掉通信用的灵装，喃喃说道，

「……能有那么简单吗。」

「虽然我不想打扰你沉浸在只有自己才能理解的大有深意的台词里，不过具体该怎么做？不会说真的要用走的穿过这森林吧？」

「哼，难得的气氛被你破坏了。」

艾莉莎德看看四周。发现了拉车的两匹马。马身上还带着断裂的拉车具，女王将其取下，然后轻轻地跨上没有鞍具的马背。

看着在马背上收起为了车夫准备的过长的马缰的艾莉莎德，萝拉一脸不满。「噢噢……？我可不会骑军马这么粗鲁的事。」

「走吧，目的地伦敦——」

「别一脸笑容地想把我丢下的样子啊！！等等等等，这样下去真的只剩我一个人了……就不能载我一起吗！！」

上条当麻总算到达了英国清教的女子宿舍。虽然是初次进入的建筑物，不过没有仔细观察的余裕了。这个女子宿舍已是转移了全部最低限度的物品，大量人员已逃走的情况了。剩下的只有为了拖延『骑士派』追击的职业战斗人员。这让想请求她们救助本来是敌人的「新生之光」的魔法师雷莎的上条感到相当不安。不过，「哎呀，好久不见了——」

「噢，奥索拉！？应该最逃跑的战斗能力为零的你为什么在这里！？」「大家都是分散逃跑的，我没有跟上哦」

让人甚至感到有点迟钝的修女，是上条的熟人奥索拉，擅长解读魔道书中的暗号的年长巨乳女性。她看着上条怀中昏迷的雷莎。「哎呀。和平常一样的展开呢。」

「……虽然听不懂你说什么，总之交给你没问题吧。」

OK——，回复魔法是吧。这个修女虽然不擅长需要随机应变的战斗，不过似乎很适合需要慢慢来的工作。虽然专业不是回复魔法，不过将断裂的血管连起来这样的急救还是做得到的。

「不过你拿什么谢我呢……」

「知道了，我也来做殿后，帮忙大家脱逃。」

上条轻轻握着手回答道。因为幻想杀手可能妨碍术式，上条暂时离开了奥索拉。他在失去照明的路上，遇上了留下来殿后（现在是一脸紧张）的修女。

金发碧眼的修女特地用日语向他搭话道，「包括你进来的后门，几乎所有的路线都被『骑士派』堵住了。看来只有强行突破了……你能帮助吗？」

「作战计划是？」

「使用所有的远距离炮击打乱『骑士派』后，全员各自逃走。可能拖延不了什么时间，不知谁会抽到『下签』呢。」

真是草率的作战呢，上条想。「不过，『骑士派』那些家伙，掀起政变究竟想干什么啊。现在不是正为物资的补给而困扰吗，竟然进行自我孤立……」

「根据窃听的各种情报，他们似乎是看上了海洋资源。」

修女说道，「原本英国的自给率就不低。虽说生活方面会出现不少弊害，可是饥荒是不至于发生的。女王为了避免民众因不满而发生暴乱，行动一直很谨慎，不过第二公主琪雅莉莎看来想采用完全不用的强硬方法呢。」

「使用国家武力，进行强行镇压吗。」

「食粮方面，最有悬念的鱼类有一半需要进口，不过启用封锁中的港口的话，总能有点办法。不管怎样，一般人是不

会冒着『以百人为单位被屠杀』这种的风险去进行暴动的呢。一般来说，大多数事情都是可以在剑尖下忍耐的。」

「可是，问题不光是食物吧。石油和铁之类的金属怎么办？」

「他们认为可以从海底采掘吧。原本英国就是被海这个天然防壁所保护的岛国。为了提高这个防壁的效果，在海底下了不少工夫。琪雅莉莎和『骑士派』可能打算秘密地在海底建设大规模的采掘设施吧……」

可是真有这么容易的话，女王也不会因为欧陆隧道的爆炸而焦虑了，修女说道。

她转换了话题，回到作战计划，「突然包围女子宿舍的『骑士派』后，我们就会前往预定的会合地点。你还是去滑铁卢车站比较好……大致的情況我們都知道了。没关系，使用欧洲之星的线路的话，还是可以直线前往禁书目录所在的弗克斯东的。」

「……那很困难了吧。」

上条一脸苦涩。一面想着茵蒂克丝的面容，他一面说道，「刚才，高架铁道和电线已经被战斗的流弹破坏了。电车大概动不了了吧。」

伦敦到弗克斯东的直线距离超过一百公里，不是能用双脚到达的距离。不使用列车是没办法的。「那也不一定。」

修女说道，「就算卡提那一世在手，『骑士派』的总帅第二公主琪雅莉莎不需要进入特定的要塞，现在的弗克斯东也是无防备。为了与我们『清教派』进行总体战，『骑士派』也一定会运送人员与物资，筑固防御体系……也就是说，无论如何都有开动那列车的必要。」

「那么说……？」

「有在发生停电事故时，牵引列车的内燃车辆。就算无法使用电线，也可以开动。『骑士派』应该也可以用起重机越过高架铁道断裂的地方吧。你只要混进那里……」

有去弗克斯东的办法了。

修女的话让上条的右拳自然地有了力量。

看着他的样子，修女轻轻地笑了。

「……不过，一切都要以逃离了这里为前提呢。」

「很好……只要目的明确，就等于已经赢了。」

一面说道，上条和修女开始了战斗准备。

英国南部，弗克斯东，那个男人来到了这里了。

威廉·奥维尔。

看到手持名为阿斯卡龙的灵装，为了第三公主而赶来的这个男人，第二公主琪雅莉莎露出轻轻的笑容。

不被组织所左右，「为了英国」的话，有时会毫不犹豫的打破「王室派」使出的计谋的令人忌讳的男人。

在部下为这个男人出现而大喊时，她在心里想着。

（阿斯卡龙？基于圣乔治的传承的圣剑灵装？）

琪雅莉莎很清楚。

这个男人原本就很擅长控制水。佣兵时代已是如此，在成为「神之右席」后，这个力量进一步进化，若不能使用压倒性的力量的话反而奇怪。

（为什么要特意准备这种东西？这个弗克斯东是港口城市。附近的水源取之不尽。他擅用的水多的是。为什么要依赖阿斯卡龙这种一目了然的兵器？）

然后她知道了。

这个佣兵不使用水的理由。英国与学园都市之间，一直都建立着沟通渠道。因此，当然接到过司掌「神之力」的后方之AQUA这个人，攻入学园都市却败北而去的报告。

（他负伤了。所以操纵不了水。这才不得不依靠阿斯卡龙这种夸张的灵装。可是，失去一定力量的「普通的圣人」水平，现在的骑士团长足够对付。这不是理论，而是通过与极东的圣人战斗后得出的实证。）

对照了事前得到的情报与自己亲眼确定的情报，琪雅莉莎笑了。

她做出了总结。

（……现在可以杀得了他。用我们的手，将这个令人忌讳的男人）

【待续】

## 后 记

一册册地追着看的读者，好久不见了。

一口气看了十九册的读者，初次见面。

我是镰池和马。

这是第十七卷。这卷的内容全是一直以来总是零零星星出现的英国。从「王室派」，「骑士派」，「清教派」，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等组织构造，到英国本地的魔法结社，再加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形形色色的内容。

说到英国的话，就离不开公主与骑士。

圣乔治其实是实际存在的圣人的英语名。卷首插图与本文中使用的故事，在灰村先生的帮助下，进行过「基于实际存在的传说，为了更生动英国骑士的形象，进一步加以充满绘画故事味的变化」的设定的。

于是（本编中也通过某个角色之口稍稍言及）史实中的圣乔治的剑，并没有阿斯卡龙这样的名字。骑士和公主们的服装也是特地设为「更有绘画故事味的」。毕竟是「在作品中登场的绘画故事中的故事」而已。

在此感谢画插图的灰村和责任编辑三木先生，帮助我进行卷首插图这种特别的尝试，感谢不尽。

也感谢各位读者。有了大家的支持，镰池才有不断写下去的动力。

本册就此闭卷了。

可以的话，第二十册也请大家支持。

那么就此搁笔。

下次就是骑士与佣兵的战斗了！！

镰池和马